

《如果你註定變成回憶》

作者: 八運當令

Powered by [紙言](#)

1.1

『哎呀，等我變身先！...我覺得呢個人相當有嫌疑...即刻轉身射個三分波啊，又反超前一分喇！（哎呀！）...雞蛋六隻，糖呢就兩茶匙，仲有啲橙皮添...』

電視廣告的人聲儼如一種催眠藥，閉目坐著的我一邊聽著，頭一邊垂得更低，只要再過一會，我便會與周公遇上。

「陳美堅...」朦朧間，我聽到有人喊起自己的名字，神智立即清醒過來。

「陳美堅，請到櫃台拎藥。」醫務所內，櫃位中的姑娘再一次喚起自己的名字。

我的名字很奇怪吧？作為女生，名字當中竟然有個十分男兒氣概的「堅」字。這名字是爸爸給我取的，意思非常簡單直接，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兒美麗和堅強。

樣子美不美這回事...見仁見智吧，但自問尚算是一個堅強的女孩，至少我自懂事以來便沒有在人們面前哭過，就連躲在一角獨自飲泣也是少之又少。

可是，今天的我竟然有種欲哭的感覺，因為....我昨天失戀了...

不，從來都沒有戀過，又怎算失呢？

只怪自己一廂情願。

中一那年，是我首次接觸戀愛的一年，單戀也算是戀愛的一種吧？只是愛的形式有點不一樣而已。

當時我喜歡上了鄰班的一位男生，是一見鍾情，假如現在有人問我：到底喜歡他些什麼？

答案是不知道。

感覺就是感覺，喜歡一個人並不需要理由。

一直以來，我們都是普通朋友的關係，心裡卻期盼著，對方終有一天會察覺到自己的心意，或許他也會喜歡上我，最終二人會走在一起。

可惜事與願違，我暗戀他已經兩年多了，直到昨天放學的時候，我親眼目睹他牽著了另一位女生的手，那時候，我終於明白經常掛於人們口邊的心碎，是一種怎樣的感覺。看著自己喜歡的男孩被其他女孩佔據，並展露出從未於自己面前呈現過的幸福神色，失落感席捲心頭。

放學的時候，我走到位於地下的音樂室，裡面非常幽暗，我摸黑走到了鋼琴旁邊，用自己於讀小學時被逼習來的鋼琴技巧彈奏了一下《我的野蠻女友》的主題曲。

這是我十分喜歡的一首歌，每逢不開心的時候，我都會聽。

坐在鋼琴前，無論彈多少遍，始終未能把歌曲的前奏彈好，因為我總是無法彈出正確的音，可能是單方面失戀以致的心浮氣燥，令我無法專注起來的關係吧。

說穿了，只是自己的彈琴技巧太差勁而已。

「依啊～！！！」經過了許多遍的失敗之後，我怪吼了一聲，猛力地把琴鍵亂按了一番後便奪門而去。

回到家後，一直提不起勁和垂頭喪氣，就連家人都能感受到籠罩於自己身上的那股負能量。

翌日起床後，仍是悶悶不樂，很想逃學，加上完全沒有為是日的英文測驗作任何準備，於是我假裝生病，前去醫務所看症，換取一張病假紙，自製假期一天，好讓自己留在家中治癒一下情傷。

曾經聽人說過，時間是一種毒藥，也是一種解藥。

這句話的意思，我漸漸明白了。

#####

體育課。

「你尋日無野呀嘛？」在籃球場熱身的時候，有人問我。她是我的好姊妹陳君詠。

「無事，只係有少少唔舒服者...」伸展著筋骨的我淡淡地回應。

心想無謂解釋太多，否則會再一次勾起才放下不久的傷感。

「你而家個樣都仲係好似唔多妥咁啲...」君詠一臉若有所思：「唔...係唔係變緊做女人呀？」

君詠定是以為我感到不適是因為月經的來臨，第一次月經來了，便意味著女孩子正式成為女人。事實上，我還是個女孩子。

「邊係呀，我唔似你咁早熟囉！」我說。

記得我們仍是中一生，正在上家政課的時候，君詠的姨媽首次到來，當時的我便是其中一個「親眼」見證著她成為女人的人。

「你都快啲加入我地女人既行列啦！」說話的是另一名女生，她叫陳莉娜，是我的另一名好姊妹，她去年的這個時候便已經成為女人了。

先澄清一下，我們三人並不是有血緣關係的親姊妹，只是情同姊妹而已。我們同班已經三年了，加上大家同是姓陳，所以學號十分相近，很多時候三人都會被編排於一起進行小組活動，日子久了，大家便逐漸成為了很要好的朋友。

「我先至唔想呀，每個月都搞到咁唔方便...」我回應。

聽媽媽講過，每一次月事，肚子會出現一種十分奇怪的痛，痛的程度因不同人的體格而異，有些人會感到若無其事，有些人則會感到痛不欲生，甚至要留在家中休養。加上月事來潮時間不準確的人是難以預測什麼時候會流血，所以要經常穿戴衛生巾，雖然至今我仍未穿過，卻能夠幻想穿上後的感覺定

是十分侷促和不自在。

體育課的節奏異常輕快，感覺份外輕鬆，下堂的鐘聲於晃眼間便已響起。

在更衣室內，剛做完運動的大家兩邊臉上都浮現出一抹紅暈，一眾女生們都毫不忌諱地脫下了身上的運動裝，露出了一身白皙的肌膚和婀娜的身軀，假如男生們現時闖入了這個校園禁區，兩邊鼻孔定會當場噴出血來，然後當場斃命...

被我們圍打至死。

這時，君詠突然伸手想要觸向我的乳房，於是我立即擋開了她的淫手。

「你個度大左好多啲！」君詠說，她指的是我的胸部。

「邊...邊有呀...」我感到異常尷尬。

這陣子，胸前那兩塊肉的確變大了不少，我一直對此感到非常惆悵，故只好經常穿起冷衫，以作遮掩。

「唔使尷尬啫，我媽咪話女仔喺發育既期間，個胸係會變大，正常架！」君詠一副老氣橫秋的模樣。

君詠是三人之中最成熟的一位，也是身材最豐滿的一個，可能是因為她比我們都早熟吧。一頭長髮的她擁有一身古銅膚色，樣子標緻，性格帶點倔強和野性，十分懂男人心的她很能與男生相處，屬硬朗型女生，內外的條件均是非常吸引，故身邊一直不乏追求者。

「哇！君詠你個胸圍咁軟咁舒服既，仲要係粉紅色添，好靚呀！」莉娜毫不避忌的用手指篤著君詠的胸，雙眼更正在發光。

莉娜的樣子是十分甜美，擁有一雙像洋娃娃般的大眼睛，膚似玉雪，屬弱質女流型。嬌滴滴的她無時無刻都散發著一種惹人愛憐的獨特氣質，莫說是男生，即使是作為女生的我望見她，也會有一種很想前去保護她的感覺。

而我嗎，由於擁有接近三百度的近視，所以經常掛起一副黑框眼鏡，頭髮長度剛好及肩，總括來說，我是於一般男孩子眼中不太起眼的那種女生。

「哇！」脫下運動短褲之後，我驚叫了一聲，因為我望見自己的大腿間沾有了一點點的血絲。

「咩事！？」君詠和莉娜雙雙回頭。

「我...」我錯愕的望著自己那條被染紅了的內褲。

君詠走過來視察了一下：「哦...流血者，恭喜晒！」

我真的不明白到底有什麼值得恭喜。

「咁而家點算呀！？」原來第一次遇上這種事真會感到不知所措。

莉娜說：「等君詠陪你去訓導處拎免費巾啦，之前都係佢幫我問架。」

穿回校服後，君詠便陪同我一起到了訓導處，向老師索取衛生巾也實在太難為情了，假如這件事是由我來獨自應對，真的不知道應如何開口，幸好君詠經驗豐富，於她的相助下，我成功取得了人生中的第一片衛生巾，不用錢的。

二十四小時內，我經歷了失戀，也正式成為了女人，彷彿有種一晚長大的感覺。

1.2

每逢週末，我都會到街上為舅舅那間新開張的麵包店派發傳單，既可打發一下時間，又可賺一點零用錢，何樂而不為？

某次，我如常地拿著一疊厚厚的單張在街口派發，站得有點久了，感到口乾了，於是打算回店舖拿點喝的。

沿途上，

我隱約聽見遠方傳來了熟悉的旋律，聽真一點，原來是教人十分懷念的富豪雪糕車的音樂。記得自己還是小學生的時候，每當聽到了這首音樂，便會跟媽媽嚷著要吃雪糕。

現時年紀雖然尚小，卻已經開始懷緬過去，嚮往小時候的歲月了。

來到雪糕車的旁邊，我買了一杯雲呢喃味的軟雪糕，然後一邊細味著從前，一邊蕩回店舖去。經過便利店門口的時候，一名身穿西裝的男人突然從裡面衝了出來，更不小心碰撞上了一名綁著兩條辮子的小女孩，把她手上那杯剛買回來的富豪雪糕弄跌了在地上。

小女孩一臉無奈地望著地上那正在慢慢溶化的雪糕，而男人則頭也不回的跑到了對面馬路。小女孩雙眼開始泛起淚光，然後隨即放聲嚎啕大哭，正當我打算上前安撫之際，一名便利店的男職員從裡面走了出來，他半蹲在地上輕撫著小女孩的頭以作安慰，並用紙巾為女孩拭去了臉上的淚水。

接著，男職員返回到店舖內，然後又再次折返回來，我發現他手上多了一枝甜筒。他將甜筒交給了女孩，在她耳邊細語了幾句後，女孩臉上隨即回復了燦爛的笑容，不再哭了。

站在一旁的我目睹了整個過程，心想這位男職員的人品也挺不錯喔...

望真一點，發覺一臉正氣的他原來也挺帥，相由心生，果然沒有錯，所以呢，我的樣貌...理應是長得不錯，可是卻一直沒有男孩看上自己...

男職員跟女孩道別過後不經意地望向了，然後二人的目光接上，他的一邊嘴角向上微揚，微笑了一下後便逕自回到店內，而依然呆站著的我，心中竟湧現了一絲絲的悸動...

似曾相識的感覺，但，我竟然有點害怕去承認...

因為這是一見鍾情的感覺。

#####

星期一，回到學校班房的時候，君詠和莉娜正在某個角落處細語聊著。

莉娜望見我後立即向我招手，像是有喜訊要宣佈一樣：「Maggie你過黎呀！」

同學和朋友們通常都會稱呼我的英文名－

Maggie，取這個名字，是因為其發音跟自己的中文名字十分相近。

「咩事咁開心？」我走了過去，除下了背包。

莉娜：「君詠又有拖拍喇！」

君詠才剛回復單身不夠兩天，現在竟又再有新戀情了。不過，我早說過，她是最早熟的一個，今次已經是她的第五次談戀愛了，而我和莉娜的戀愛經驗則仍然是零。

「係！？咁咪好囉...」我回應。說話時，語氣雖帶恭喜，心中卻存有半點妒忌。

莉娜：「個男仔咩人黎架？」

「佢大我地一年架...」君詠一臉含羞答答。

「係咪佢主動追你架？」莉娜問。

君詠點頭，然後莉娜又急不及待地問：「點識架點識架？」

「有一日我漏左本書喺音樂室，放學去拎番既時候，見到佢自己一個喺度彈結他，之後....咪就咁識左囉。」君詠說起跟愛人邂逅的經過，顯得有點難為情。

「識彈結他咁有型？靚唔靚仔先？」莉娜一副十月懷春的模樣。

君詠說：「佢今日放左學都會留喺學校練結他，到時去望下咪知囉，順便介紹埋俾你地識！」

.....

放學後，君詠領著我們到了位於學校地下的音樂室，只是站於門外，已經聽到了裡面傳來的結他聲和打鼓聲。

推開門後，裡面有三位男生，兩個拿著結他，一個正在彈著鋼琴。

「阿朗！」進去後，君詠立即飛撲到其中一名男生的懷抱裡：「我好掛住你啊！」

相信不用介紹都能知道，這個阿朗就是君詠的新男友。

阿朗身型高瘦，而且十分帥氣...這點是一定的，因為能被君詠選為男友的人一定是位帥哥。

「我帶左朋友黎睇你地呀。」

然後，她向男生們介紹了我和莉娜，而阿朗亦介紹了他們幾位男生的名字，另一位拿著結他的叫逸臣，坐在鋼琴邊的叫潮達....

聽到「潮達」這個名字的時候，我情不自禁撲嗤的一笑，心想這個名字真是奇怪，爸爸希望我美麗堅強所以才把我的名字取為美堅。潮達...難道他媽媽希望自己的兒子將來成為潮流達人嗎？

我完全無法理解這名字的由來。

由於潮流達人一直都坐了鋼琴那邊，以側面對向我們，故一時未能看清他的容貌。

「阿達！咪彈住啦，過黎同靚女打下招呼先啦。」阿朗把潮流達人拉了過來。

「嗨！」他走過來跟我們打招呼的時候，我呆住了...

他的樣子有點眼熟...好像是前幾天那個很有愛心的便利店職員耶...

不是好像，肯定就是他！

因為我認得他的笑容，只有一邊嘴角向上微揚，令我怦然心動的善良笑容。

想不到原來大家是於同一所學校讀書，更沒有想過今天竟然會再一次碰面。不過，他好像完全不認得我...

也對，像我這種那麼平庸的女生，他每天在街上隨時遇上好幾十個。

「我地練多陣就走得架喇，不如陣間一齊去麥記食啲野囉？」阿朗問。

「好，當然好啦。」愛得癡纏的君詠向我們打了一下眼色，想要我們一起跟去。

就是這樣，我認識了幾位比自己高一個年級的師兄。

屬於我的愛情故事，這裡可算是個正式的開始。

1.3

某星期五，雨一直下個不停，天空一片陰霾，頭頂彷彿被一幕沒有盡頭的黑布籠罩著一樣，造成了強烈的不安和焦慮。

平時我總會隨身攜帶一把伸縮雨傘，怎料昨晚整理書包的時候卻忘了將雨傘放回原位，而碰巧今天竟下起傾盆大雨，人倒霉的時候，總是無法躲過厄運。

回家的路途上，雖已盡量走在簷蓬底下，但身上校服仍然被雨水打濕了一大片。

「吃噏～」正在巴士站排著隊的我打了個噴嚏，身子冷得不斷在抖。

「嗨！」這時候，有人從後輕拍了自己的背包一下。

我回頭，發現那人正是潮達。

「你咪係君詠個朋友Maggie？」他說。

他記得我的名字，我很高興。

「係呀...咁啱既...」我盡量掩飾自己的害羞。

「我平時都係喺呢個站等車架。」

「嗯...」我點了點頭，不知道應該講些什麼。

「吃噏～」我又打了個噴嚏，今次更噴出了一抹鼻涕...

真丟臉，幸好並沒有濺到他身上。

我立即除下背包想要拿出紙巾，卻發現紙巾已用完。

過程中，瞥見潮達一直瞧著我的胸部，這時才發現原來自己的上半身已變為了透視裝，裡面的黑色胸圍更是原形畢露，尷尬得面紅耳熱的我頓時將背包擋了在胸前，然後又連環打了幾個噴嚏。

我從未試過如此狼狽和失儀。

這時，潮達從他的背包裡掏出了紙巾和一件灰色冷背心，然後遞了給我。

「啊...唔該！」我接過了紙巾，望著那件冷衫，感到有點愕然，到底是...

「件衫...？」

「借俾你著呀，你全身都濕晒，遮得前面都遮唔到後面啦。」他臉上依然是掛著那個招牌笑容。

「吓...咁...」感到有點不知所措的同時，又感到了幸福。

「得啦，著住先啦。」他將冷衫硬塞到了我手上，二人的手輕輕觸碰了一下，這是我們的第一次身體接觸。

「嗯...唔該...」那件冷衫暖暖的，應該是從他身上殘留下來的餘溫。

穿好衫後，巴士剛好來到。

可能是下雨天的關係吧，車上的人擠得滿滿的，只剩下某處前後座的二人座位，他說：「你坐後面啦，坐倒後車會好易暈架。」

我照著做，同時感到窩心，這個男生也太體貼和細心了。

簡直就是...殺死我的溫柔。

我跟他對著坐，卻一時想不出話題，於是二人默然地對望，氣氛變得有點尷尬。這種時候，我唯有以手掩口打個呵欠，然後順理成章的垂下頭裝睡。

返家的車程大約有十五分鐘，大約隔了幾分鐘，我微微的張開了眼，透過旁邊的玻璃窗偷看著他的倒影，卻發現他竟然也睡著了，而且還正在打著鼻鼾。車子轉彎的時候，他差點便倒進了鄰座那個胖漢的懷裡，望見如此滑稽的畫面，我差點兒便笑出了聲。

車子又再猛晃了一下，他立時回過神來，我立即低下頭，然後繼續裝睡。

這個叫潮達的，原來也挺可愛。

之後，我竟然真的不自覺地睡著了，再次抬起頭的時候，原本坐於對面的潮達已經不在，他已經下車了...

不知道為何，心裡竟有種妥悵然若失的感覺...

是不捨得的感覺嗎？

還是對於錯過了說再見的時機而感到可惜？

兩者皆有。

我只知道，自那一天起，每隔一會，潮達的樣子便會浮現於自己的腦海中，偶爾更會夢見自己與他在巴士站邂逅。每日乘車回家的時候，都會期待他再次出現，然後親手還給他那件冷衫。

這是迷戀的感覺。

不過，還未弄清楚某些事情，我會盡力把這種感覺壓抑，因為我不想再一次喜歡上名草有主的男生。

很傻的想法是吧？

不過，這是曾經青春過的最好證明。

如果可以的話，每個女人都會希望自己一直傻下去。

#####

三個星期後，星期五，晴天。

我如常地在巴士站等車。

「嗨！」後方傳來了一把熟悉的渾厚男聲，今次不用回頭也能知道，他是潮達。

夢境成真了，誰會明瞭這種難以按捺的興奮？

「乜咁啱既...」我回頭向他揮了一下手，卻不敢看著他的眼睛。

他微笑，然後再沒有講話。

再次跟他見面時要講的對白，我早就擬定好，更已經在腦中綵排過不下十次，而此時卻心如鹿撞，像是發台癩般忘記了台詞。

首先應該是問他住在那吧，然後再隨意聊些無關痛癢的話題，例如今天天氣很好，巴士為何那麼久還未到站之類的...

對了，最要緊的事，還給他冷衫！

我立即從背包裡拿出冷衫，然後遞了給他。

「哦！？」他怔了一怔，看似是忘記了曾經把冷衫借出這回事。

「還翻俾你...」我說。

他摸了摸自己的後腦，說：「係喎，我自己都唔記得左添，唔該。」

接著，二人又再陷入了沉默。

雙手橫抱於胸前的他正在哼著歌，其旋律十分耳熟，應該是《我的野蠻女友》的I Believe。

「我的野蠻女友？」我問。

「係呀！你都識呀！？」遇到知音人，他露出喜悅的神情。

「識呀，呢套電影咁紅，同埋首主題曲咁好聽。」

「即係你都有睇過？」

「有呀！」

「全智賢當時真係好靚呀，簡直係女神！」

假如他說別個女生是女神的話，我定會嫉妒，假如是全智賢的話，相信任何一位女生都會輸得心服口服。

「係呀！佢真係好有氣質，樣又靚，演技又好。」我說。

「哈哈！估唔到原來女仔都會咁鍾意佢...」他笑得很開懷：「係呢，你知唔知《I Believe》呢首歌其實係有國語版？」

「係咩？我唔知呀，因為我好少聽歌...」

「你可以上網搵黎聽下，幾好聽架！」

「嗯...我一陣番到去聽下呀！」

找到了共同話題，感覺相當不錯。我們一直聊個不停，直至巴士到來。

上車後，由於全車滿座，我們只好站著，巴士開始行駛不久後，車突然剎停了一下，我雖是握緊了扶手，但這一下衝力也太突然了，於是整個人如同失去了重心般挨了到潮達胸前...

鼻子不小心撞上了他胸前那兩塊厚實的胸肌，潮達身上雖有股臭汗味，但我並沒有感到嘔心，反而是慶幸自己能有機會嗅到他的體味。

站穩了後，我連忙彈開：「啊...唔好意思...」

那一刻，我感覺到自己的心跳正在不斷加快，更是臉紅耳熱，而他卻表現得若無其事。

「我好細個就開始學彈琴架喇...除左彈琴，其實我仲識得彈結他。」他說。

「哦...原來你識咁多野架...」他主動地聊起有關自己的事，實在太好了，感覺上，彼此的距離將會一步一步地拉近。「點解會去彈結他既？」

「因為...彈琴同彈結他其實係兩種好唔同既野黎，彈琴只可以坐喺度，彈出既音比較柔和，感覺上會少左一份搖滾既澎湃，但係彈結他就唔同喇，唔使坐喺度彈，只要有支結他喺手就可以隨時隨地都彈得，加上結他彈出黎既音可剛可柔，作起歌上黎感覺都會唔同啲。」

「哦...」對音樂一竅不通的我聽得一愣一愣，只是覺得懂得作曲的人很帥。

在車上，我們又聊了很久，原來他比自己早一個站下車，大家居住的地點算是相隔不遠。

劇本中的對白都幾乎講過了，只有一句話始終未能說出口...

「你有女朋友嗎？」

主動問對方有否談戀愛，也太進取了吧？對方定會以為眼前這女生想打自己的主意。

最後，我選擇將這句話藏於心裡，因為我不想捨棄女生那應有的矜持。

感情事有時就是那麼矛盾，既想防守，又想進攻，卻又怕攻不來，賠了夫人又折兵，進退兩難，假如我是男生的話，直接說一句我愛你便是了。

#####

同一晚，我收到了君詠的電話。

「Maggie！我就黎生日喇！」電話另一邊的君詠表現得相當興奮。

「我記得呀。」我卻淡然得很。

「咁星期六你得唔得閒？」

「應該得既，做咩？」

「阿朗話識得人喺迪士尼入面做，我地可以唔使錢入去玩！當係同我慶祝生日啫，我諗住叫埋你同莉娜去啊。」

聽到了後，第一時間聯想起...

那麼，潮達會去嗎？

她說：「另外兩個男仔都會去啊，三男三女啱啱好，莉娜頭先都應承左會去，而家差你咋！」

「好啊，唔使錢既話，我緊係去啦！」既然壽星女誠意拳拳邀請，那我只好應約吧。

說穿了，其實醉翁之意不在酒。

之後，君詠跟我於電話中間聊了一會，我決定鼓起勇氣，問了她一個問題：「你知唔知另外兩個男仔有無女朋友？」

一向十分機靈的君詠定能洞悉我提出此問題的動機，而我已經作好了被她取笑的心理準備。

「聽講...叫阿達嗰個男仔...好似無。」君詠竟出乎意料地認真，竟沒有取笑我想要試探軍情或是什麼的。

甜蜜會讓人變得鬆懈，原來是真的。

潮達是單身的，那就好了，至少我能夠確定今次絕不會是詐糊。

迪士尼嗎...

說不定屬於我的童話故事會在這裡誕生呢...

在咖啡杯中被他擁住，浪漫滿瀉的感覺...

在睡公主城堡裡獻出初吻，好像會比較難忘呢...

想著想著，我來到了迪士尼的夢鄉。

1.4

星期六。

這天，興奮的心情老早便把我從床上喚醒。

出門前，我站在衣櫃前不斷左挑右選，替換了好幾套衣服，仍然未能拿定主意，畢竟這次算是自己與潮達的第一次約會，當然不可以失禮。

應該穿那一件好呢？到迪士尼玩機動遊戲的話，穿連身短裙好像不太適合？天氣這麼熱，也無理由穿長褲吧！穿印有卡通圖案的上衣，會否顯得自己幼稚？紫色上衣配黑色短褲，顏色會否太沉？

潮達看似會喜歡一些具陽光氣色的女生，那麼，就穿淺色的吧。

決定了，上身是背心配以一件薄料的淺色外套，下身是短褲，鞋的話...穿平底的吧，雖然我更愛穿涼鞋，但是第一次約會便露出腳趾的話，感覺好像不太好呢...

題外話，個人而言腳趾是一處頗為隱私的地方，絕不能隨便給別人觸摸，就連家人和好朋友都不可以，除非...對方是自己的男朋友吧。

.....

太陽開始下山。

君詠約了大家於迪士尼的正門等候。

最早到達現場的人是我，不久後，君詠和阿朗亦雙雙來到，他們手牽著手，偶爾會來一個蜻蜓點水式的接吻，幸福滿瀉，對仍是單身的我完全視若無睹。順道一提，聽說君詠於前幾天收了一份很特別的生日禮物，那是阿朗特地為她而寫的一首歌，還自彈自唱，有夠浪漫。

其他人也陸續到來了，最令我在意的當然是潮達，今天的他穿了一件白色恤衫和牛仔短褲，更刻意改變了一下頭髮的造型，想不到穿上便服的他竟是那麼帥氣和時髦...

又提升了，於心目中我所給予他的分數，只差一點就接近滿分。

大家寒暄了一番之後，便跟隨著阿朗進入迪士尼了，他的職員朋友向門口處的工作人員展示了一下工作證之後，一行六人便全數免費入場，假如每張入場票價值四百塊的話，這便已經省回了接近二千塊了。

這是我頭一次感受到「出外靠朋友」這句話的重要性。三位女生當中，君詠是最擅於交際的一個，見識和朋友圈子都比我和莉娜廣闊，男性朋友亦比較多...

而我嗎...自問不善辭令和害怕應酬，身邊的朋友九成都是女性。

這就是性格差異的分別了，而性格往往能決定一個人的命運。

進場不久後，一直走在後方的潮達輕輕拍了我的手臂一下：「嗨！」

這是我們的第三次身體接觸。

「嗯！？」我感到興奮不已，他終於按捺不住要跟自己講話了。

可是，他沒有說話，只是指了一下我的手臂，我歪頭一看，竟發現衣袖上有一攤散發著異味的白綠色污漬，看真一點，那是...

雀屎！天啊，為什麼這種倒霉的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咦～好核突啊！咩黎架！？」相當嘔心，我有種欲哭的感覺。

女孩子最害怕就是看到蛇蟲鼠蟻，其次就是令人作嘔的東西，例如嘔吐物和糞便。

望著自己心愛的襯衣被弄髒了，淚水不斷在眼眸裡亂晃，我極力把情緒壓抑，才以致沒有當場灑淚，因為我不希望潮達覺得自己是個愛哭鬼。

我連忙拿出紙巾想要抹去污漬，這時，潮達示意我將外套除下：「乾紙巾抹唔乾淨，前面有廁所，不如你除左佢，我幫你去用水洗下啦。」

我只好乖乖的照著辦，此刻的我更加想哭，他的關懷備至實在讓我感動。

大約兩分鐘後，潮達從洗手間出來了，然後將外套還給了我：「嘩！乾淨架喇，我落左少少洗手液...」他將衣服拿到鼻子前嗅了嗅，樣子十分陶醉：「香噴噴！唔臭架！」

「唔該...」我接過了襯衣。心裡感到好笑，他是故意裝模作樣來哄我開心嗎？

把衣服穿好後，潮達與我並肩走著。沿路上，我們間中會閒聊一下。

閒逛了一會並玩了迪士尼唯一一個可被稱為刺激的機動遊戲 - 飛越太空山，君詠提議不如先行用膳。

接著，一行人走進了迪士尼餐廳。

坐在對面的潮達點了一份串燒雞肉配冷烏冬，而我則點了一份炒飯。

「咦...個雞肉係熱，但個烏冬係凍，乜你唔覺得個配搭好怪架咩？」君詠向潮達問了一個我也很想問的問題。

潮達只是搖了搖頭，然後阿朗代答：「佢份人好鍾意忽冷忽熱架，所以唔會覺得怪。」

大家隨即笑了幾聲，而我卻在想，他對另一半的態度會否同是忽冷忽熱呢？

用完晚飯後，剛好是迪士尼煙花匯演的時間，現場景色很美，只是人有點多，附近有點擠逼，站在後面的人常常碰撞到自己的身體。

煙花放完了，大夥兒逛了一下樂園的四周，時間很快便已經來到晚上十時，不久後有人感到睏了，於

是大家都同意離開。

阿朗護送君詠回家，這是理所當然的事，由於另一位名男生跟莉娜住得很近，於是二人結伴一起回家，兩對男女各自散去，只剩下潮達和我。

在地鐵車廂內，潮達看了看手錶後，說：「原來而家就快十一點...」然後，他講了一句我意想不到的說話：「不如我送你翻屋企？」

當然是好，但是...太突如其來了，我竟不懂得如何反應。

這時，我摸到了自己的身後像是沾了些黏稠的不知名液體...

不會吧，又是雀屎！？

我嗅了嗅自己的指頭，竟嗅到了一種中人欲嘔的腥味，於是立即除下外套，查看那到底是什麼...

「噢～！今次呢啲又係咩黎架？」我看到衣服上沾了些白色的黏狀液體。

「哇！呢啲係...」潮達看了看後，露出了異常震驚的神情。

「係咩黎架？」我問。

他拿走了我手上的襯衣：「無無無...又係雀屎黎者！你隻手有無掂到？」

「有呀，好臭啊！」我幾乎想吐。

潮達見狀立即取出了消毒紙巾為我清潔：「一陣落車去洗吓隻手...」他一邊細心地為我的手進行清理，一邊說：「件外套俾我幫你搞啦，因為呢種雀屎要用特別既方法處理...」

「哦...」基本上，我並沒有留神於他所說的話，因為...嚴格一點來說，我跟他正在手牽手。

腦裡幾乎一片空白，望見他表現得如此著緊，少女的內心幾近溶化。

一日內連中兩次雀屎，也許是值得的。

「你有無玩MSN，我聽日洗完之後，約你出黎再還翻件衫俾你啊！？」他問。

「有！」我有點捨不得讓兩手分開，但潮達遞給了我手機，示意我將自己的MSN電郵地址輸入到內。

就是這樣，我們交換了聯絡方法。

他陪我走到家的樓下，我們便分手了。

也許這個童話故事的發展帶點滑稽成分，且欠缺了一點夢幻的感覺，但是，我卻相當滿意。

1.5

翌日下午，當我打開MSN的時候，竟收到了「Chiu·達」傳來的文字訊息。

「你件衫我已經洗好喇，今日就可以拎俾翻你。」

「其實我都唔急既...」

然後，視窗裡一直出現「輸入中...」，過了幾分鐘，對方仍未有傳來任何文字，其實他言下之意是否想於今天將衣服還給我，順道見一下面？

眼見「輸入中...」再沒有出現，於是我又說：「其實我一陣都得閒既，你係咪可以出黎？」

然後，我跟潮達展開了第一次的單獨約會，見面地點是位於家附近的某個大型商場。

.....

來到商場的時候，發現潮達比自己更早便到了。

「嗨！」站在前方不遠處的他向我揮手。

「唔好意思，要你特登出黎...」我說。

「唔緊要，我一陣其實要喺附近學結他，順便者。」他把裝著外套的紙袋遞給了我。

「嗰篤雀屎真係好臭，一日中兩次，嗰日真係好黑仔...」我拿出了外套並放在鼻子前嗅了嗅，上面殘留著香鮮的檸檬味。

「其實...有件事...唔知應唔應該同你講好...」他摸著腦袋，一臉難為情，欲言又止，神色有點怪異。

不是吧...難道他想在這種時候向自己示愛？

「咩事？」我戰戰兢兢問道。

「其實你最尾中嗰篤...並唔係雀屎。」

「吓！？咁係咩黎？」我心感愕然，不是雀屎，那可以是什麼？

「算啦，都係無野喇...」他表現得越來越尷尬。

「我想知啊，你講啦。」我催迫著。

「係...啲野...」他說得非常含糊，我聽不清楚。

「邊啲野話？」我再問。

「我話係男人既個啲野黎...」他稍為將音量提高了。

「個啲野！？」單純的我不明所以。

想了想後，我突然驚叫了一聲：「吓！？」然後指著潮達的下體說：「唔係嘛，個啲野！？」雖然我很單純，卻知道男人的下體會射出一種「體液」，只是從來都沒有見過。

潮達點了點頭。

被嚇至花容失色的我連忙鬆開了手，衣服被拋到了在地上。

會不會只是個玩笑而已？但是他有必要這樣做嗎？

我完全無法接受，剛才還把它握在手上，更用鼻子嗅了一下...

在迪士尼裡遇到了變態佬嗎...早前從報章中得知海洋公園裡有女生又是遇到了類似的情況，想不到今次主角竟然換了是自己...

難怪當晚看煙花的時候，總覺得後面那個男人的感覺怪怪的，原來他正在自己身後...

為什麼這種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自出生以來，我從未感到如此委屈，感覺像是被侵犯了一樣。這件事實在太污穢了，是我人生中的一大污點。

我哭了，十分罕有地，在公眾的場合。

「嗚...」我不斷嗚咽著，淚水一直在流。

潮達彎身拾起了那件我原本十分喜歡的外套，途人紛紛向我倆投放著怪異的目光，他們定是以為一對小情侶正在鬧分手，男的將女的弄哭了。

「早知就唔講啦...」潮達摸著腦袋喃喃自語，然後向我遞上紙巾並安慰我說：「對唔住...係我唔好。」

他真傻，根本與他無關，他何必道歉。

「咁件衫唔好要喇，我一陣陪你去買過件新啦！？」說罷，他想要將襯衣掉進旁邊的垃圾桶。

「唔好！」我拉著了他的衣袖：「由佢啦，我要翻...我喊完就無事。」

相信任何一個女生都一定不會再穿這件髒物吧，但我竟然不捨得就此將它丟掉，為什麼呢？

「咁...」他看了看手錶：「哎咗...我都夠鐘去學結他喇。」

「咁你走先啦，我無事架喇。」哭過，將情緒稍為發洩後，感覺好了點。

望著潮達那不斷走遠的身影，我明白為何自己堅持保留著這件被褻瀆過的衣服...

是因為他吧。

捨不得丟掉的，是他為自己付出的那份心意。

我知道自己並不是童話故事中的公主，他未必會看得上自己，所以我更希望保留著這份載有污點的回憶，讓自己永遠都記得，這位白馬王子曾經為自己做過一件這樣的事。

1.6

自從跟潮達交換了MSN後，我每晚都會守在電腦前，等候著螢幕上的一下震動。

「登登登～～～」視窗出現了幾下震動，他終於找我了。

我們每一晚都會隔著螢幕聊天，有時談談學業，偶爾討論時事，間中更會聊聊音樂。

言談間，潮達對音樂的強烈熱誠，就連我這個門外漢都能感受得到，他說畢業之後會努力賺錢，希望能於短時間內擁有屬於自己的Band房，下班或者假日的時候，會與志同道合的音樂人一起來Band，直至時機成熟的時候，更會將自己所創作的歌曲自薦到唱片公司，望有天能夠得到賞識，然後勇闖樂壇，擠身於香港音樂人的行列。

夢想非常宏大，只是聽著便已經感到熱血沸騰。有夢想的人，頭上會彷彿多了個光環，而我的頭上明顯是暗淡無光。

一直對音樂不感興趣的我，為了跟他拉近一點點的距離，竟開始接觸本地的流行曲，這下才發現，原來某些歌很能演繹出自己心裡那說不出的感覺，當中的詞更彷彿度身訂造般貼切。

轉眼間，今個學年原來已經來到了一半，再過幾個月，便要成為高中生了，對於選科感到有點困惑的我請教了一下作為學長的他。

他說假如選理科的話一定要有良好的數學底子，否則之後定會感到十分沮喪；不抗拒背誦和對歷史有興趣的話才考慮一下文科，不然走入文字地獄會有種生不如死的感覺；商科是比較特別和具趣味性的一科，實用性最高，因為所習得的知識跟現實商業社會的運作是環環相扣，而他原來也是一名商科生。

聽完了解釋，權衡了各樣因素之後，於選科方面我已下了決定，就是商科...事實上，潮達才是最主要的考慮因素，做這個決定，是為了能與他擁有更多共同的話題。

「對了，之前的學校旅行，你地到了那裡？」我問。

「大澳。」

「那應該挺好玩吧？其實我也很想去，因為我從未去過...」

「老實說，不太好玩。因為大澳只是一條漁村，沒什麼玩的，只有逛。」

「那也不錯喔，我去海洋公園而已...」

「今次沒有再被雀屎擊中吧！？」

「我本來已經忘記了這件事...你卻突然提起，我有點想嘔...」

「哈哈...」

突然，他問了我一個這樣的問題。

「你有沒有想過配戴隱形眼鏡？」

「沒有，聽聞經常要清理，看似有點麻煩，所以一直沒有配。」

「不麻煩的，很方便，其實我一直也有用隱形眼鏡。」

「原來你也有近視？」

「對呀，我中一便開始使用隱形眼鏡！你不覺得一整天戴著有框眼鏡，感覺有點不舒服？鏡片既容易被弄髒，也要經常隨身攜帶一塊眼鏡布。」

「覺得啊...」

「那不如試用一下戴隱形眼鏡吧！」

「但是隱形眼鏡這玩意...我又不懂...」

「你明天放學後有空嗎，陪你一起到眼鏡店看看？我跟某間眼鏡店的老闆是認識的，假如想買既話，可以便宜一點！」

「那好吧。」

因為他，我的人生彷彿慢慢走進了另一個層次，以前不曾想過會接觸的東西，現在竟慢慢融入於自己的生活裡。

我們的關係，亦師亦友，雖然並不是什麼大知識，但他確實教會了我很多。

#####

翌日放學後，我獨個兒來到了音樂室門口，滿心期待地等候著約會的展開。

突然，有人從後彈了自己的bra帶了一下，「啪」的一聲。做出這種行為的人，相信只有一人，就是我那位十分豪放的好朋友。

我回頭一看，果然是君詠：「你喺度做咩？」說罷，她又再伸出手來想要重施故技，於是我連忙掩護。

「無...我...」我緊張得不斷語塞，像是做了虧心事般：「我黎搵老師咋嘛。」，

一段還未開始萌芽的愛戀，最好不要太快讓它曝光，否則會對這段姻緣造成不利...

星座書是這樣寫的。

「唔...」君詠露出了狐疑的眼神：「你講大話，你一定唔係黎搵老師！」

我還未想好如何應對，身後便出現了另一把聲音：「嗨，行得喇。」是潮達。

我望望他，然後看看君詠，感到有點難為情。

「哦...鬼馬喇你，原來約左人...」君詠取笑我說。

然後，她與潮達寒暄了幾句後便識趣地先行離去了。

.....

潮達帶我來到了位於灣仔的一間眼鏡舖，首先是驗眼，然後視光師向我解釋了配戴隱形眼鏡和清洗的方法，由於自身散光度數並不高，所以店內有現貨能提供給自己即場試戴。

可是，我連續試戴了接近十分鐘也無法將其成功戴上，眼睛都現出紅筋來了，想不到這麼一小塊的透明東西竟是如此難搞。

「都係戴唔到...」再試了一次，結果還是失敗，我感到相當氣餒。

這時，坐在一旁的潮達親身示範了一下配戴方法，他除下了自己現正戴著的隱形眼鏡，其動作有點駭人，彷彿用手指將自己的眼球搓挖出來一樣。

然後，他一邊手撐開眼皮，一邊手慢慢將指頭上的隱形眼鏡放入眼內，一下子便成功了。

「好簡單架咋，再試下啦！」他說。

若不是因為他，我早就放棄並轉身走了。

我深呼吸了一下，然後鼓起勇氣再試。

這次終於都成功了！指頭上那片隱形眼鏡神奇地被套入了眼裡，視野突然變得清晰起來。接著，我很快便將另一邊的都戴上。

望著鏡中的自己，竟有種眼前一亮的感覺。

這時，我瞥見身旁的潮達正托著腮子，眉頭微微皺起的望著自己。

「唔好睇？」我問。

果然五官不標緻的我還是架上一副眼鏡比較適合。

「唔係...」他搖了搖頭，然後一臉認真地說：「你戴得好好睇。」

心花怒放的感覺。

他又說：「信我，以後就戴隱形眼鏡啦，唔好將自己既天賦埋沒。」

這是對我的讚美嗎？這個樣子的我真的好看嗎？

被甜言蜜語沖昏了頭腦的我一時無法理性思考。

最後，我買下了兩年用量的隱形眼鏡。

從那天開始，我開始慢慢找到了屬於陳美堅的美。

1.7

中三的學年終於完了，暑假亦也來到了。

以前我是十分期待暑假的來臨，今年卻有種莫名的失落感，因為不用回校上課正意味著能與潮達見面的機會將大大減少。

八月的天氣實在太炎熱了，真不明白為何那些男生仍能於烈日當空之下跑跑跳跳，連冷氣房門都不願踏出一步的我，則只是慵懶的躲在被窩裡看小說漫畫。

「哇家姐，你受左咩刺激，最近個樣唔同左既？」說話的人是年紀比我小兩年的妹妹，美妮。

「點唔同法？靚左定差左？」躺在床上的我問。

「如果我話靚左，你係咪會借你新買嗰條裙俾我著先？」

「好....」我裝了個鬼臉：「難喇！」

美妮跟我感情要好，自小無所不談，關係猶如知己。

最近，我除了會使用隱形眼鏡，更十分罕有地掛上了耳環，前幾天還弄了個負離子直髮，頭上少了一種亂翹翹的感覺，形象立時變得更爽朗清新。

自己的吸引力稍微提升了，這一點其實不用旁人來証實，只因最近走在街上的時候，投在自己身上的異性目光確實是比以前明顯地增多了不少。

假如潮達望到了現時的我，又會有何感覺呢？

想到這，我不禁歡喜得嘖嘖的笑了幾聲。

#####

開學前兩日，MSN視窗突然震動了幾下，是潮達。

「有空嗎？」

「嗯！」

「我有個問題，想請教一下女生的意見。」

「什麼事？」

「一個女生如果收到男仔為自己寫的情信，會有何感覺？」

「唔...那要看到底那位女生喜不喜歡那個男生。」

「應該喜歡的。」

「那一定會非常開心。」

「那就好了，其實我打算寫一封情信，卻又不知應怎樣寫，所以想請教一下你。」

寫給誰的情信！？

「其實我也不懂...」

內心如被針刺了一下，正在隱隱作痛。

「你能否講解一下，作為一個女生，會希望於情信裡看到些什麼就可以了。」

要讓喜歡你的我去授教如何跟別個女生示愛嗎...這種事未免太殘忍了吧。

「其實無什麼特別，要視乎你跟她的關係到底是怎樣...不過，字眼上可以表達得婉轉一點，大多數女生都會喜歡聽到對方讚美自己，或者一些深情的說話。」

此刻，我像是將自己的心愛的東西向別人拱手相讓一樣。

「直接寫我愛你的話...好像不是太好？」

假如你示愛的對象是我，我不會介意你如此直接。

「嗯...可能將對方嚇怕。」

我已經想不到可以作什麼補充。

「多謝你！」

「不用客氣...」

跟我說多謝的人，應該是收信的那位女生才對啊...

我曾經幻想，那封情信會不會是寫給自己的呢？

但是，試問世上會有人問對方想收一封怎麼樣的信嗎？

不，我相信不會有...

除非那人是個大傻瓜。

#####

九月一日。

新的學年又開始了，卻彷彿有種一切已經來到了尾聲的感覺。

君詠，莉娜和我終於要分道揚鑣了，三人選讀了不同的科目，走進了不同的班房，但我堅信這無損三人之間的友情。

小息的時候，我和君詠站了於走廊上聊天。

「你同你個潮達搞成點啊？」君詠問。

我沒有回應，只是苦笑了一下。

「咩啊咩啊？有秘密聽？」莉娜剛從文科班房走了出來。

「關你咩事，八卦！」君詠連環偷襲了莉娜兩次，「咁」「咁」的兩聲。

這時，地面那一層出現了一個熟悉的身影，那人正是潮達，他身旁站著了一位長髮女生。二人看似正在散步，走了一會，潮達坐了在一張石椅上，然後那個女的竟繞到了他身後為他搥背，而潮達則露出了一副十分享受的模式...

接下來發生什麼的，都不清楚了，因為我已經轉身返回到了班房。

望著自己喜歡的男生跟別個女生卿卿我我，儼如身處於一個不斷下沉的島嶼上，一直期待著不存在的人來拯救自己一樣...

絕望的感覺。

潮達寫情信，一定就是為了她吧。

我啊...真是命苦，為何自己的愛情線會是那麼坎坷，往往神女有心，襄王卻無夢。

1.8

自從知道了那位長髮女生的存在後，我不斷叫自己抽離，叫自己將迷戀抑壓，但是談何容易，迫自己不要再喜歡一個人，是一件比考試更艱難的事。

我們依舊每天都會透過MSN閒聊，不過，我對他的態度已經逐漸變得冷淡。

跟他斷絕來往，自問無法做到，因為我並不是個絕情的人；跟他表明自己的心意，更加做不到，因為我害怕一時衝動會令自己失去一位難得的男性知己。

於是，我只好裝作若無其事。

再過幾天便是一眾中五生最後一天回校上課的日子...對啊，原來不歡樂的時光也會過得很快。

換言之，我和潮達將不會再於學校裡碰面，在巴士站等車的時候，他也不會再忽然出現於自己的身後。

『登登登...』螢幕出現了震動，是他。

「嗯？」我回應。

「我的學期就快完結了。」他說。

「對啊，考試有信心嗎？」

「一般而已...」

「加油！」

「多謝...你那邊情況又如何，那些會計題目現在懂了吧？」

「懂得，用了你上次教我的方法，現在都明白了。」

「那就好了...」

「如果能升進大學，有沒有想過會讀那一間？」

「有機會的話，當然是想選讀港大或中大，你呢？」

「KLT」

「九龍塘？城市大學？」

「嗯...」

「也不錯喔，能坐地鐵直接到達，交通挺方便...其實我想問你再借一下討論區的帳號，因為我想要下

載的檔案，要高級會員有資格下載...」

「名稱：Maggie1031，密碼：TC025」

「感激！」

然而，他永遠都不會知道KLT其實並不是KowLoon Tong...

而是Kin Love Tak。

TC025 也不是單純的一組密碼，而是我的一句心底話...

TC025，倒轉了便是520CT...

我愛你...潮達。

就算 我最愛你 情願好好遮蓋 化作了密碼 不公開

如若我也有權愛，同樣我也有權揀怎樣愛。

#####

中五生最後一天回校上課當日。

君詠哭得雙眼都變腫了，她說阿朗即將要離開學校，以後不可以再無時無刻見面，於是表現得十分難捨難離。

天啊...到底她上學是為了讀書，還是為了談戀愛？

我只好安慰她，這又不是異地戀，想要見的話，隨時都可以約出來見面啊！

其實，我是在安慰別人，還是安慰自己呢...

明年今日，讓同學們於校服上簽名留念和派發紀念冊的人將會是自己，不知道那時候的我又會有何感慨呢？

中學生涯應該沒有留下任何遺憾吧！？

不...是有的，至少我第一時間便想起了臉上掛著招牌笑容的那位他。

.....

往後的日子裡，我們均忙於應付考試，我跟潮達在MSN中聊天的頻率開始遞減，由一天一次減少至

一星期一次，再由一星期一次減少一個月一次，至今已經兩個月沒有找過對方了。

掛念他，卻又不敢打擾，死纏爛打亦是毫無意義。

其實，只要我按下滑鼠的按鈕，震動一下他的螢幕，這段關係的熱度或許會再次提升，但我並沒有這樣做。

彼此的距離逐漸被拉遠，他彷彿慢慢地走出了我的生命。

也好，至少我不用再每一晚都急著趕回家，打開電腦，然後一廂情願地作無謂的等待。

這只是自欺欺人的想法，騙得了自己的心，騙不了自己的感覺。

其實...我一直都在等...

「登登登 ~ ~ ~」

訊息視窗上的人並不是潮達，我再一次感到了莫名的失望。

#####

七月十五日，會考放榜當晚，坐在電腦前的我鼓起勇氣詢問了一下潮達的近況。

「考試成績如何？」

「只有12分，還差兩分才能升上中六...」

「那麼你有何打算？」

「還未決定...」

「嗯...」

我們的對話就只有這五句。

於往後的日子裡，大家再沒有找過對方了。

#####

九月一日，新學年又再開始，升上中五，我已經是一名不折不扣的高中生。

在學校的走廊上，身後突然出現了一把聲音：「嗨！」

這把渾厚，卻帶點嘶啞的聲音，我決不會認錯，但怎麼可能！？

我回頭一看，出現於自己眼前的，果然是我心中所想的那張面孔...

「你點解會喺度既？」我一臉難以置信的望著潮達。

「翻學囉！」久違了，他的招牌笑容。

「翻學！？你唔係話自己得12分，唔夠分升中六架咩？」我既驚又喜。

「係啊，我重讀嘛，今年同你做同班同學啊！」他的嬉皮笑臉，我又愛又恨。

原以為走進新班房之後，便會有一個新的開始...

也許，新的故事經已展開，但女主角仍然是我，男主角依舊是我很喜歡的他。

2.1

上天安排潮達再一次出現於自己面前，不知道是恩賜，還是懲罰。

難道他是我的真命天子，所以老天爺要為這段姻緣製造多一次機會？

那麼，假如我不努力爭取，再一次讓這段天賜良緣無疾而終的話，豈不是有違天意？

想到這，心裡下了個決定，一定要找個機會跟他表明自己的心意，即使被拒絕都不要緊，至少...我曾經爭取過。

但是，作為女生的我，又可以怎樣去爭取呢...

.....

再過幾天便是我的生日，又老一歲了...

有位同學曾於課堂上問，到底人生是一個成長的過程，還是逐漸邁向死亡的過程，老師回答這是一個哲學性的問題，對於仍是中學生的我們而言，這課題有點深奧，還說待我們加入社會大學的時候，自然會有答案...

回來正題吧。

潮達說他為我準備了一份生日禮物，我說不用那麼客氣了，但他卻堅持要送，並約了我明天放學後於音樂室等他。

口雖是婉拒，心卻是期待，原來我都是口不對心的女人...不，是女仔才對。

翌日，我準時到達那個我們初次邂逅的地方。推開門，裡面的燈都是關著的，四周漆黑一片，於是我伸手按下燈掣，打開了最前方那排淡黃色的燈。

突然，清脆的琴聲於室內悠悠響起...

只是聽著音樂的開端，便認出這是《我的野蠻女友》的主題曲...

我回首一看，只見胸前掛著木結他的潮達坐了於鋼琴旁邊，優雅的彈起琴來...

將前奏彈完之後，他隨即翹起二郎腿，然後開始彈結他，並開口唱起歌來...

「I Believe 沒有回應的時候 只不過 正好妳在電話中

I Believe 語音信箱的沉默 也是一種 其實妳在傾聽我

雖然不曾說 相信妳正在懂 就算牽的不是我的手 我真的不難過

不知道在高興什麼 妳的笑容 有時候也寧可 當作妳在為我加油

不知道在妄想什麼 只告訴自己 *I Believe* 妳總會看到我

在某個時候 想讓妳陪伴的是我』

難道...這就是他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為什麼...為什麼他要這樣做...既然他已經心有所屬...

這樣會令我產生誤會啊！

「你唔係想話我知...剛才既演奏就係你所講既生日禮物嘛？」我感動得雙眼泛起淚光。

「係呀！」他那副真誠的臉，令我覺得可惡。

很討厭，他真的很討厭！竟然用自己的才華來俘虜女生的心，最討厭的是，我已經徹底地被他俘虜了...

「生日唔係應該唱生日歌架咩？呢首歌入面啲歌詞咁愁，感覺好似唔係幾啱啲...」

他支吾以對了一會後，才開口說：「咁...見你之前話幾鍾意呢首歌，但我又唔識唱韓文，所以咪唱國語版，我演繹得還可以嗎？」

「唔...幾好。但我都係覺得原唱好聽啲。」我回應。

但你的歌聲比原唱更能感動我，說真的。

「咁呢層當然啦...」他顯得有點難為情，一直敲著自己的腦袋。

「多謝你...」我微微彎身，對他鞠了個躬，以示感激。

對我而言，這是意外收穫。

之後，我們一起乘搭巴士回家，行車途中，我瞥見行人路上有一個綁著馬尾的女生坐了於行人路上，附近更圍著了一班男學生，而那個女生的身影有點像我的妹妹美妮...

車駛過的時候，我望到了她容貌，她果然是美妮！

我連忙於附近的巴士站下了車，然後跑了過去看看到底是什麼狀況。

在場有三個跟美妮年紀相若的男學生，看他們的校服，應該是附近的某間男校。

最令人在意的，是站在美妮旁邊的那位長髮女生，她身穿我校的校服，我認得她是當日在學校裡為潮達搥背的那個女孩。

「美妮！？發生咩事啊？」我上前扶起美妮和拾起她那掉到了地上的小提琴盒。

「佢頭先撞跌我，唔認不特止，仲屈我要向佢道歉...」美妮指著其中一個男生說，這時，我瞧見她的右邊小腿像是被擦傷了，還正在流血。

已經把情況搞清楚了，原來是一班幼稚的男生正在欺負弱小。

「搞錯啊！係咪男人黎架你地！？」我想要裝兇將他們嚇退，但看似不管用。

「你地就搞錯啊！撞到人都唔講對唔住！」其中一人駁斥，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樣。

從沒見過有人可以如此厚顏無恥！

「阿哥！」長髮女生突然喊道。

「潮敏！？你點解會喺度架？」身後的潮達回應。

阿哥？潮敏？

潮敏一臉憤憤不平：「班男仔想玩野，想恰我個朋友啊！」她所指的朋友是美妮。

然後，潮達收起了平時那副和藹的面孔，雙手握拳，手指咄咄作響，慢慢地走到那班男生的面前。

「咩啊？嚇鬼啊！？我大佬係化骨龍啊！」男生們不甘示弱。

「化骨龍？咁又點？咁你又知唔知我係邊個啊！？」潮達看似毫不將這個名字放在眼內。

「我識你老鼠！」男生應道。

接著，潮達拿出了手機，打了一個電話。

「喂阿龍！？你啲人搞事，而家搞到我個妹啊！」潮達跟電話另一邊的那個人說。

潮達沉默了兩秒，然後將電話遞給了其中一個男生：「聽電話啦，你地大佬有野要同你地講啊！」

男生接過了手機並聊了幾句，過了一會，他恭恭敬敬地將手機還給了潮達，還向我和美妮說了一聲對不起，然後就如見鬼般拔足跑走了。

「無事嘛？」潮達向我們慰問。

「點解佢地聽完個電話之後，好似好驚咁既？」我不明白目前的狀況。

「係囉，邊個係化骨龍？」潮敏問。

潮達說：「佢係同我一齊玩音樂既朋友。」他瞧見美妮腿上的傷口，立時大為緊張：「哎咗！你隻腳流血啊！」

「係喎，哎呀...好痛啊！死喇今次，行唔到喇..」美妮的演技真是浮誇，這種皮外傷，對於這個自小便經常通街跑的頑皮小鬼來說，根本不算得是些什麼。

「阿妹你自己番去先啦，我要送人地番屋企啊。」潮達。

「唔使咁麻煩啦，我一個人搞得掂架喇...」我說。

「又書包又小提琴，咁多野你點拎？」

美妮突然插口：「係囉，我隻腳又傷左，你要扶我架嘛，佢咪幫我地拎野囉！」說罷，她一臉鬼馬的向我單了一下眼。

「行得！」潮達逕自將美妮的書包和小提琴拿起，整裝待發。

.....

回家的路上，美妮一直對潮達問東問西，又問他有沒有女朋友，又問他跟我認識了多久...就像岳母見女婿一樣，而我則一聲不響的在旁聽著。

「送到黎樓下得喇，阻住你啲時間好似唔係咁好...」我說。

「唔差在啲少少時間啦，上埋樓先啦。」

「你住幾多樓？」步入升降機後，他問。

「26」我答。

「吓！？乜唔係27咩？」他怔了一下。

奇怪，為何他會以為我是住27樓呢？

升降機爬得越高，我的心情便越焦急，因為有一件事，我很想再確定一下...

「我想問...」才剛開了口，突然覺得接下來所要說的好像有點多餘。「頭先個女仔真係你個妹？」

「係呀，唔似樣呢？」

「嗯...」

「因為佢似阿爸多啲，而我就似阿媽多啲...不過，我真係估唔到原來我地兩個既妹妹係識得...」

美妮不懷好意地笑著說：「呵呵...係喎，就好似我都估唔到原來你地係識得一樣...」

這時，我跟潮達四目交投，正當他想開口說話的時候，「叮！」的一聲，升降機門打開。

同時，我的心扉再次被打開。

到家了，站在門外的潮達跟我道別。關門的時候，他像是有話想說，卻又突然將話吞回到喉嚨裡。

「再見。」最後，他只吐出了這兩個字。

今天，我總共收到了兩份生日禮物，一份是他預先準備好的，另一份是他毫不知情的。

同一晚，我將「I Believe」設定為手機鈴聲，一邊躺在床上聽著，一邊凝望著高懸於夜空中的月光...

「謝謝你啊月老！」

2.2

今年秋季旅行的地點是赤柱，假如無法於原校升讀預科的話，這次將會是自己最後一次參加本校的旅行。

前幾天，君詠跟我說她與阿朗分手了，分開的原因是由於大家都變了心，走進了新環境的阿朗結識了新女伴，而君詠亦與她班上的某位俊男展開了新戀情。

回想當日Last

Day的時候，君詠如送夫出關征戰般哭成淚人，幾個月後的今日卻春風滿面地挽著另一位男生的手臂。

到底是他們面對愛情的態度兒戲，還是愛情本身就是那麼不牢固？

「你覺唔覺得莉娜最近有啲古怪？」燒烤的時候，坐在旁邊的君詠趁莉娜離座的時候問道。

「咩古怪？」我問。

「佢最近識打扮左。」

「有咩咁出奇喎，女仔間唔中貪靚下好正常者。」

「唔會無端端走去扮靚既，佢一定係有豔遇...如果唔係因為潮達，你都唔會無緣無故走去整負離子同埋戴隱形眼鏡啦，係咪？」

她說的又好像有點道理。

「但係我又唔覺佢最近有同男仔行埋喎...」我說。

「你唔覺，但我覺啊，你睇吓個邊。」君詠指向莉娜身在的方向。

我回頭一看，發現手拿燒烤叉的她，身旁幾乎都是女生。

「有咩睇？」

「咁明顯你都見唔到？」

「你想話莉娜佢...搞基？」

「唉...你仲未明？」君詠露出了無奈的模樣，然後又說：「佢隔離咪企左個男人囉！」

她指的是郭sir。

郭Sir

是本校的中文科教學助理，大約二十來歲，比我們年長十年左右，文質彬彬，渾身散發著濃烈的文學氣息。掛著一副無框眼鏡的他稱不上為英俊，卻有一種能將一眾少女迷倒的魅力...

我和君詠明顯是例外。

「唔係呀嘛？」我說。

「肯定係，女人既直覺唔會錯。」君詠語氣篤定。

#####

自從那天之後，我開始留意著莉娜於學校的一舉一動，君詠所言果然甚是，因為每逢午飯時間，她都會借問功課為由，特地走到教員室找郭sir，而每當我提起郭sir，她都會表現得相當雀躍，憑著種種表現和蛛絲馬跡，我幾乎肯定莉娜是喜歡上了郭sir。

讀書時期，情竇初開的無知少女戀上年輕男教師，尚可以說得過去，但男教師搭上女學生，那可就另作別論了。

某日放學，經過我家樓下的公園的時候，我瞧見一男一女正在盪著鞦韆，起初不以為意，但那個女的背影非常眼熟，好奇心驅使之下，我走到另一處能看得比較清楚的位置，這下才發現原來那個女的是莉娜，男的竟然是那個郭sir。

不是吧！？是我眼花嗎？

再看真一點，二人的手原來是牽著的，莉娜更是一副幸福滿瀉的樣子。

突然，郭sir望向了這邊，我立時繞到草叢堆後以作掩護，生怕他們會察覺到自己的存在...

這是自然反應吧。

雖然，害怕被別人發現的人應該是他們二人才對。

莉娜上身多穿了一件白色T-Shirt，相信是用以掩飾學生的身分吧，二人跑到我家樓下的公園幽會，其實也很合理，因為此處離學校頗遠，碰見熟人的機會能大大降低。

不知道是他們不夠運抑或是我倒霉，今天竟然被我無心撞破。

最後，我當然沒有現身，也沒有將此事告訴給任何人，除了君詠。

晚上，君詠打電話來的時候，我將這件事告知了她，她的反應竟是十分淡然：「其實我一早都估到佢地會撻著架喇...」

老早猜到又不講出來？

「你千奇唔好話翻俾莉娜知啊！」我擔心莉娜會覺得自己多管閒事。

「得啦，我咪話係我自己見到囉，佢地做得出就預左有一日會俾人知...不過估唔到個郭sir原來鍾意食嫩菜...」

「但係...師生戀啲...唔知佢地最後會點呢？」

「係點都無咩所謂啦，最重要係兩個人曾經真心鍾意過對方，兩個字，enjoy！」

enjoy不是一個字來麼？

「即係你都覺得咁樣無問題？但郭sir大我地成十年啲...」我說。

「我又唔覺有咩大問題啲，你話一個十五歲既男仔，同一個五歲既女仔拍拖就話有問題者，但我地都已經係高中生啦，已經可以獨立地思考，雖然差兩年先夠十八歲，但都係半個大人黎啦。」

是嗎...我始終覺得有點不妥，到底是自己的思想古老，還是君詠過於開放？

然後君詠又說：「《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衰十一』呢條例，你應該聽過啦？」

「聽過。」

「咁你知唔知點解呢條條例既成年定點位要設定喺十六歲啊？」

「吓...唔知啲...」

「係因為大家都認為，一個十六歲既女仔已經有足夠既心智去接觸性愛，既然性愛都可以，咁即係意味住我地已經係成年人黎啦！？兩個成年人相愛，有咩問題？」

她說的言之鑿鑿，我頓時覺得整件事好像變得合理了一點。

「講開又講，唔知阿郭sir咸唔咸濕架呢，唔知莉娜隻豬俾左佢未呢...」君詠說得陶醉，而我則沒有她那麼好氣。

她的寶貴貞操早已於一年多前贈給了阿朗，某程度上，阿朗已經觸犯了「衰十一」條例，但君詠當然沒有舉報他，而阿朗現今當然仍是逍遙法外。

有時候我在想，到底現今世代應如何看待「貞操」這回事呢？

有人說，假如十八歲時仍是處女的話，就會被視為老處，那我豈不是即將要變成老處？

如果可以的話，我當然希望將自己的第一次留給將來的老公...

很保守對吧？

不完全是。有這種想法的原因，是因為我接受不到當初跟自己那麼親蜜，那個與自己睡在同一張床上的人，有天會成為在街上碰面時卻假裝不認識的陌路人。

假如能夠肯定某人就是陪伴自己一生一世的人，我不介意現在就將第一次交給他。

假如...愛情能有保證這回事的話。

2.3

「登登登 ~ ~ ~」某一晚，MSN傳來了震動。

這個時候找自己的人，不用看都知道，一定是潮達...

果然是。

「今個星期日有沒有空？」他問。

「有啊，什麼事？」

「一整天都有空？」

「對啊。」

「我想去一個地方，但沒人陪，如果你有時間的話，能否陪我一下？」

樂意至極。

「可以，但你想去哪？」

「我想到東涌那邊。」

於是，我跟潮達展開了不知道是第多少次的約會。

星期日那天，我穿了一身輕便的運動裝，比原定時間早了十分鐘到達東涌地鐵站。

「嗨！黎左好耐喇？」潮達總是在我身後出現。

「唔係啊，啱啱到左無耐咋。」我說。

「咁我地行咯！」他嘴角向上微揚。

然後，我跟他來到巴士站，上了一輛十一號巴士，可能是因為他給予了自己足夠安全感的關係吧，心想只要一直跟著他便可以了，所以一直沒有留意那一輛巴士的目的地是到那。

「你想去個地方唔係喺東涌咩？」車行了大約十分鐘，我開始感到有點奇怪。

「一陣你咪知。」他沒有望向我，只是一直望著窗外的景色。

其實我只是隨便問問而已，去哪裡都沒有關係，只要有你在就行了。

車一直在搖晃，頭感到有點暈眩，於是我閉目養神，不經不覺間，竟然睡著了...

不知道過了幾多分鐘，車終於停定了，潮達搖醒了仍在熟睡中的我：「到喇！」

下車的時候，我望向頭頂上的大型展示牌，上面竟是寫著：

『終點站 - 大澳』

「吓！？乜我地係去大澳咩？」我心感驚訝。

「係啊，驚喜呢？你之前話過想去嘛，而家咪帶你黎。」他說。

不只驚喜，還有感動...和浪漫。假如我是一名男生的話，此刻定會毫不猶疑，伸手去牽起對方的手。

星期日的大澳，人很多，更有點熱，只是走了一會便已經汗流浹背，但完全無損我興奮愉快的心情。

大澳雖是一條漁村，景色卻是十分幽美，還有種於市中心裡找不到的風土人情。

望著清澈的藍天，嗅著混雜了海水味的清新空氣，吹著幽幽的海風，有種度假的感覺。最重要的，還有幸福的感覺。

沿途上，我們進行了「掃街」，嚐了很多地道美食，由於選擇良多，而我們又希望全部都試食一下，所以每到一間食肆和街邊檔，都只是點了一人的份量，然後兩份吃...

補充一下，飲品是點兩份的。

街邊的咖喱魚蛋，特色雞蛋仔，汁燒墨魚，焗芝士大蝦，冰涼豆腐花...我們吃了很多很多，感覺相當滿足，肚皮也撐得滿滿的。

接著，潮達帶我來到了文物酒店稍作歇息，途中不忘拍照留念，吃飽後再走進如此舒適的環境，置身於有冷氣的地方，假如眼前擺放了一張床的話，我定會立即攤下去然後睡個兩小時的午覺...

「呵啊～」糟糕！打呵欠的時候，我竟然忘了以手掩著口，蚊子都全飛出來了。

他好像看到了自己的醜態耶...

會不會減分呢，在他的心目中...

「呵啊～」又來了。

.....

最後，臨離開前，我們坐了船出海看中華白海豚。

船開了到海中心，卻一直沒有任何發現，莫論是中華白海豚，就連蝦毛都沒有發現一隻。

整個船程維持了大約十五分鐘，沒有看到中華白海豚，潮達感到有點失望，他說上次來的時候確實是看到的。

我告訴他，即使看不到也不要緊，因為我今天已經感到很滿足。

是真的，我真的沒有感到可惜，數量稀少的中華白海豚雖與自己無緣，但至少我遇到了身旁這萬中無一的白馬王子。

坐回程巴士的時候，他累得一上車便呼呼大睡，更不斷在車上打鼻鼾，而我則仍然精力充沛，因為意猶未盡的我一直在回味今天所發生過的事。

是次大澳之旅，無疑是我去過最難忘，最開心的一次郊遊，希望下次再到此遊玩的時候，我們再不是以同學的身份，而飲品亦不用再點兩人的份。

2.4

「聽講呢個女仔同郭sir拍拖啊...」

「唔係掛...」

「係啊...有人話見到佢地喺街度手拖手...」

小息的時候，幾個迎面走來的女生指著身旁的莉娜竊竊私語。

面對著流言蜚語，一直沉默不語的莉娜顯得垂頭喪氣。

望著她，我竟覺有點心虛，但我絕對可以用自己的人格作為擔保，當日她跟郭sir在公園幽會的事，除了君詠之外，我沒有向第三個人提及過，而一向守口如瓶的君詠亦決不會將此事對外宣揚。

謠言逐漸被散播開去，聽說現在連校長都已經聞悉了此事，而莉娜的情緒則一天比一天低落，作為朋友的我只能叫她堅強一點，雖然於道德層面上我並不認為她應該繼續堅持下去。

幾天後，郭sir便再沒有在學校裡出現過，有人指他就師生戀一事引咎辭職，亦有人指校長為保學校聲譽，已經立即將郭sir開除。

真相是如何，沒有人知道，除了莉娜本人。

「郭sir自己辭職架？」課室裡，君詠這樣問她。

伏在書桌上的莉娜沒精打采的點了點頭。

「其實你地而家係點架？」君詠又問。

莉娜別過臉的時候，我看見書桌遺落了一滴眼淚：「我地分左手喇...係佢主動提出...」

聲音有點嘶啞，她終於忍不住要哭了。

君詠跟我面面相覷，不知道如何是好，或者我們根本不需說些什麼，什麼都不用做，她需要的只是朋友的相伴，留在她身邊，讓她好好的大哭一場。

雖然我不讚同師生戀，但絕對能理解莉娜此刻的感受。

兩人畢竟是互相深愛著，卻因為愛以外的因素而導致分開，換了是自己遇到相同的情況，也會極不甘心。

假如郭sir對莉娜的愛意是真的話，相信他會比莉娜更不好受，親手結束一段仍在蜜運中的愛戀，當中所承受的苦痛，我曾於愛情小說的字裡行間體會過。

也許他們有天真地想過，彼此會能夠開花結果。無奈地，二人並不是邂逅於合適的時間。

但是，那總好比在對的時間遇到錯的人吧...

能夠於錯的時間遇上對的人，這代表著我們仍是十分青春。

#####

聖誕前席，班上的同學約了我一起去看《變形金剛》，同行的三男三女當中，有兩對是情侶，只有我跟潮達仍是以單身的身份出席。

習慣了早到的我於開場前十五分鐘便已經來到了戲院門口，意想不到的，是潮達竟然比自己更先到。

「嗨！」他跟我打招呼。

「唔似你喎，竟然早到咁多？」我說。

「諗住早啲出黎去睇吓結他嘛，點知間鋪頭今日休息喎...」他回應。

「咕嚕咕嚕咕嚕~~」我的肚子突然怪叫了幾聲，由於是看早場的關係，本打算完場後才吃點東西，怎料肚子卻提早響起了警號。

他彷彿正在強忍著笑，他定是聽見了...剛才我肚子裡的打鼓聲。

丟臉死了！

「不如陪我去宜家傢俬個邊食啲野，順便行陣咯？反正仲有時間。」他看了看手錶後說。

「哦！」我唯唯諾諾的點了點頭。

由於太多人排隊的關係，潮達吩咐我先站到一旁，然後由他前去買點吃的。過了大約五分鐘，他捧了一份熱狗和兩份雞翼回來，來自雞翼的淡淡香草味直撲入鼻，單是嗅著便已經令人垂涎三尺。

我的胃口彷彿突然變大了一樣，把雞翼都吃完了，肚餓感仍未消除，望著潮達手上那個熱狗，我情不自禁的嚙了嚙口水。

這時，他竟然將熱狗分成兩半：「我有啲飽，不如你幫我食一半？」

為了表現出矜持，我先是婉拒，但幾番推卻之後，最後還是將那一半的熱狗拿了在手。

吃飽後，潮達說一起到樓下的宜家傢俬逛逛，順道消化一下。

我們一邊逛，一邊在聊著將來會如何佈置自己的房間。

「我同阿妹一定係同房，所以一定要有張碌架床。」我說。

「唉，我就唔想喇，而家我都訓緊碌架床，我訓上格，阿妹訓下格，有時真係好唔方便。」

「我都明既，始終男女有別...」

「一來啦...等到第時再大啲，如果我帶女仔翻屋企既話，阿妹佢訓喺下格床感覺會好怪。」

「咁又係...」

來到了某張大床的時候，潮達坐了到床邊，我亦跟著坐下，這是到宜家傢俬必做的指定動作吧。

怎料，我跟他竟然心有靈犀地同一時間往後躺下去，二人相視，然後一笑。

自己喜歡的人正躺了在自己身旁，心裡彷彿有隻頑皮好動的小鹿正在不斷亂衝亂闖...

嚴格一點來說，這是我們的第一次同床。

躺著的時候，我的目光雖是對著天花，卻從眼角中隱約看見身旁的潮達臉上是掛著微笑。

是因為跟自己有著同樣的感覺嗎？

睡在同一張床上，距離又再拉近了的感覺。

這時，二人的手背不小心輕輕觸碰了一下，我並沒有將手縮開...

然後，他又再用指尖有意無意的碰了我的手背一下，我不敢輕舉妄動，因為...我生怕將戀愛的節奏打亂。

心跳越來越快，呼吸開始變得急促，自己可以做的，只是靜靜的等候著擦出火花的瞬間。

「好！」潮達突然從床上彈了起來，然後看了看手錶：「夠鐘，我地過翻去戲院咯！」

「嗯...」我察見自己的手提袋原來沒有被關好，於是連忙把拉鏈拉上。

他竟然一臉若無其事，但我並沒有為此而失望，反而是感到興奮，因為剛才的感覺就如坐過山車般刺激。

.....

《變形金剛》，男生應該會比較喜歡吧，作為女生的我真的不懂得欣賞，還是一些靜態的愛情電影比較適合我。

那一晚回到家後，我從手提袋中找到了一封信，一封不知名，而且還是用手寫的信，上面寫著：

「先問你一個問題，還記得我倆的第一次見面是在那嗎？」

答案是學校的音樂室。

也許你會認為一見鍾情是一件很傻的事，但因為你，我甘願做傻瓜。

本以為你會察覺到我這個傻瓜的存在，所以一直都沒有跟你表明心意。

其實，我留級的原因，是為了拉近我倆之間的距離...音樂室的生日禮物，是希望讓你夠傾聽我的心聲。

我曾經下定決心跟你正面表明心意，可是天意弄人，我親手寫的那封情信竟然放錯了位置，放到了27樓的那個信箱內。你的住址是我之前托阿朗向君詠問的，不知道是君詠說錯，還是阿朗聽錯，以致寫給你的第一封情信陰差陽錯地寄失了...

一直以為自己所做的一切嚇怕了你，以為你逃避我，後來卻發現原來全都是誤會。

如今我親手將情信奉上，很想再問一次，於之前那封寄失了的信所提及過的問題...

你...可以成為我的女朋友嗎？

等你的答覆。

阿達」

.....

看完之後，淚水自兩邊眼眸湧了出來，而嘴巴卻是笑著。

原來，這就是他一直以來的心意...原來，我們一直都錯過了對方...

如果世上真有愛神邱比特的存在，他未免太頑皮了。

遲來的春天，總好比沒來。

「我願意」臥於床上的我竟開心得大叫了出聲。

屬於我的戀愛季節，終於來臨了。

2.5

翌日早上，當潮達於MSN中上線的時候，我向他傳送了震動。

「什麼事？」他回應。

「好啊！」

「什麼好？」

「你的字寫得很醜...但文筆不錯。」

然後，「輸入中...」出現了很久，他仍未作出任何回應。

於是，我忍不住要再發給他一個文字訊息。

「你為何不回應？我說，我可以成為你的女朋友，你只需要答『哦』，除非你想食言？」

「哦！我還以為...你會拒絕我。」

「那是因為...我需要時間考慮...那封信，到底你是在何時放下去的？」

「宜家傢俖，一起睡在床上的時候，我偷偷地放入去的！」

「哦...難怪當時手提袋的袋口被打開了！」

「幸好當時沒有被你發現...」

「傻瓜！」

不選擇於昨天給他答覆，是因為今天的日子是十二月十三日，假如月份有十三月的話，我定會選擇於十三月十四日跟他開始，就當是我對愛情的迷信吧。既然沒有第十三個月，那麼就將日子都減一吧，而且十三是蘊含著特別意思的...

那首我很喜愛的歌，那首我總是無法把鋼琴前奏的十三個音順利彈好的歌，他為我彈了一整首。

往後的日子裡，1213將會變成我倆的愛情密碼。

由一見鍾情，演變成暗戀，單戀，希望幻滅，然後重現，曖昧，直到最後相戀，整個過程總共花了接近兩年的時間。

應有的幸福時光被錯過了嗎？

話不可以這樣說，假如沒有了那些兜兜轉轉的過程，沒有了誰曾經被錯過，沒有了這麼具戲劇性的發展，回憶便不會那麼深刻，更不會有一種一切得來不易的感覺。

不過，有一件事情，我還是相當感興趣，假如住在樓上的是一名女生，收到了一封沒有上款的情信，會有何反應呢？

#####

有情人終成眷屬，有人祝賀，卻也有人反對。

每天放學，步出校園範圍之後，我便會跟潮達手牽著手，跟他一起等巴士，一起回家。

某天，潮達送我家樓下的時候，竟然遇見了我家的嚴父。

父親瞧見了潮達，頓時板起了臉，當時我已經心知不妙。

他是一名生意人，更是個十分典型的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父親，思想有點傳統，甚至比我的更傳統，他曾經講過我和美妮須滿十八歲才可以談戀愛，卻一直沒有解釋過原因。有次媽媽跟他吵架的時候，曾經罵過他佔有慾強，對啊，他的佔有慾真的很強，強得連女兒的戀愛權利都想要一同干預。

晚上一家人圍在一起用膳的時候，父親突然問我：「個男仔幾多歲？」

他指的是潮達。

「同我同年...」我不敢與他對視。

被他這樣一問，相信美妮和母親都知道我正在拍拖了。

「開始左幾耐？」父親又問。

「一個星期...」

「記唔記得我同你地講過啲咩？」父親以嚴厲的眼神望著我和美妮。

父親的威嚴令飯桌的氣氛變得肅穆，女人們全部不敢作聲，包括媽媽。

他繼續說：「人一拍拖就會無心向學，現階段你要做既係讀書，而唔係拍拖！」

「哦...」我微微的垂下了頭，望著眼前那些自己喜歡的餸菜，食慾突然大減。

「而家呢個世代既男仔無個靠得住，全部爛泥扶唔上柄，等你大啲，阿爸再介紹過第二啲男仔俾你識啦。」

他的言下之意，是要我跟潮達分手。

我反駁說：「阿達佢好有夢想架，佢對於音樂...」

還未說到一半，父親便打斷了我話：「而家咁既時勢，玩音樂邊會有前途，有夢想又點？夢想可以搵食咩？可以養妻活兒咩？」

他根本不明白，簡直是蠻不講理。

「我唔食喇...」我十分晦氣地拋下了碗筷，逕自跑了入房間，期間我聽到他跟媽媽說假如我繼續跟潮達在一起的話，便不要再給我零用錢。

一肚子悶氣的我躺了在床上，心中感到極不甘心，為何讀書和談戀愛不可以同時進行呢，明明兩者就沒有衝突，但我知道自己一定說不過他，因為父親實在是太大男人了，總是以為自己的所思所想才是正確，有時候我真的很佩服媽媽，竟可以忍受了他這麼多年。

想著想著，我竟然睡著了，醒來的時候已經是夜深。

潮達啊...我很想念你，不知道現在的你睡了沒有？

假如你現在就躺了在我身旁，多好。

2.6

今天，是一年一度校際流行曲歌唱比賽的舉行日子，身為音樂狂熱分子的潮達當然也有份置身其中。

他既是參賽者，亦是表演者，於比賽中場休息的時候，他上台自彈自唱了一首英文歌，作為女朋友的我當然老早便來到了禮堂現場，在台下為他打氣支持。

表演完畢之後，正當我打算上前跟潮達打招呼的時候，一位女生比我更早一步走到了他面前，我認得，她是本校的學生會副會長，其樣子甜美，身型窈窕，是不少男孩眼中的女神級人馬。

二人有說有笑，交情看似不淺...

我記得潮達曾經講過他們以前是同班同學，當年各為男女班長的二人更一度被視為金童玉女，他還說假如不是遇到了我的話，說不定有天真的會喜歡上她。

雖然他當時只是在說笑，而我亦聲稱不會在意，但試問有那個女生聽到了這種事後能夠完全無動於衷？

望到了他們並肩而站的畫面，心中有點不是味兒。

「嗨！」潮達望見了我，於是向我招手。

我感到有點不好意思，他和副會長的交談彷彿因為我而被打斷。

她向我點頭示好，而我亦對她報以微笑。

「我同你介紹，佢叫安瑩，我地以前同班架，之前同你講過既呢！？」潮達向我介紹。

「Hello！」我有禮地向安瑩打了一聲招呼。

「呢個係我女朋友美堅。」然後潮達竟然於老師面前牽起了我的手，他真大膽，假如被他們發現有人在校內公然手牽手的話，定會被領到訓導處，然後灌輸一堆「中學生不應談戀愛」和「學校不是用來談戀愛的地方」之類的忠告。

不過，這都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留意到當潮達說完女朋友三個字之後，安瑩的臉上閃過了一下失望。

「咁唔阻你喇，我去後台睇吓有咩要幫手先。」安瑩說罷，看都不看我一眼便轉身離去。

女人的第六感告訴我，安瑩是喜歡潮達的。

不知道為何，面對著她，心中竟生了一點點的自卑和難以言喻的不安。

即使現正跟潮達十指緊扣著的人...是我。

#####

「唔係嘛？就係呢條友啊？」

「估唔到佢啲口味原來係咁差...」

在小食部排隊的時候，站在後方的幾位女生正在高談闊論著。

起初我不以為意。

「好一般咋喎，點睇都係你好啲啦！」

「我覺得佢地一啲都唔襯囉！」

單以她們的談吐來判斷，她們的年紀應該不比自己小，應該是比自己更高年級的預科生。

「你睇吓佢，無波無樣無籬，成陣娘味！」

「係喎，成個村姑咁。」

她們所說的話頗為人身攻擊，而且越說便越過分，任誰聽到了這種話也會感到渾身不自在。

「都唔明阿達點解揀佢唔揀你。」

直至聽到潮達的名字的時候，我才意識到她們口中一直所針對的人，原來是自己。

我不敢回頭，只是一直裝作毫不知情，心裡想著付完錢後便盡快離開這裡。

她們一直在批評，我的內心一邊激動得在抽搐，既感到憤怒，同時又感到害怕。

在收銀處付完錢，轉身離開的時候，我瞥見身後那幾個女生對自己露出了非常不屑的神情，最令我感到驚訝的，安瑩原來也在場，雖然她剛才一直沒有發聲，但我肯定她和那幾個女生是一夥的。

大概明白了，安瑩定是將我視為情敵，對自己懷有恨意，而她身邊的這些朋友則刻意在我背後說一些人身攻擊的說話，想藉此令我感到難堪。

感覺十分委屈和無辜，到底我得罪了她們些什麼？

這件事，我並沒有跟潮達提起過，因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那些刻薄傷人的話，不斷在心裡徘徊，一字一句，一直揮之不去。

#####

晚上，在家裡用膳的時候，父親不斷在講述姑媽的女兒如何為了拍拖而跟父母反目，大伯的二女是如何被前男友騙財騙色，那個誰的現任男友是如何不中用等等...

每句話都是含沙射影，簡直就是一種精神上的折磨。

今晨在學校裡才飽受過別人的惡言中傷，回家後又要面對父親的單單打打，心裡所積聚的悶氣和委屈已然到達了臨界點...

跟潮達在一起，到底有什麼錯？

我終於都忍不住，哭了出來，於眾人的面前。

父親見狀，立即收了口，沒有再講下去。

為洩心裡不甘，我將餐桌上的部分碗碟掃到了在地上，「咯啣咯啣」的器皿爆裂聲隨即響起，碎片和飯鏟落滿了一地。

母親和美妮被我的反常舉動嚇得愣住了，一時不敢反應。

我沒有拭去臉上的淚水，也沒有想過要抑制自己的情緒，原來毫不留情地釋放自己的情緒，感覺是那麼痛快。

我一聲不響的返回到房間，換上了上街的衣服，身上只帶了手機和銀包，便逕自奔了出家門。

每個人都總試過有離家出走的衝動，本應輕鬆愉快的圍在一起食飯，卻受盡了語言上的攻擊，再不離開現場的話，我定會被逼瘋。

在街上漫無目的遊盪著的我致電了給潮達。

「堅堅！？」這個暱稱只能夠出自他的口，換了是別個他這樣稱呼自己，我定會請對方吃最拿手的窩麵...

兜搥窩面。

聽到了他那把佻皮的聲音，情緒立即變得好了點。

「你得唔得閒？」我說。

「準備食飯！」

「哦...咁無野喇，你食飯先啦。」

「你而定喺街呀？附迎咁嘈既？」

「嗯...」

「呢個時候你唔係應該喺屋企架咩？有事發生？」

我沒有回應。

「你喺邊呀，不如我落黎搵你！？」

「唔好喇，你食飯啦...」

我總是口不對心，明明心裡就很想見到他。

「我已經換緊衫喇，你講我知而家喺邊？」

「商場...」

那個我們第一次單獨約會的地方。

.....

「嗨！」潮達來了，我還未開口說話，他便立即將我抱入懷，我最需要的安全感，他總是能夠給我。

他那暖暖的身軀包圍著我，立時讓處於崩緊狀態的我感到了無比放鬆。

不用再故作堅強了吧，在他的面前。

我再一次落淚，比剛才更沒有保留地哭了起來。

他沒有追問剛才到底發出了什麼事，只是不發一語，並將我抱得更緊。

過了一會，他輕聲地在我耳邊說：「肚唔肚餓？」

我點了點頭。

「不如上去我度食飯？」

「吓！？唔制！」

這豈不是變成見家長？假如潮達的爸爸媽媽不喜歡自己那怎麼辦？我不想再被別人用說話單單打打。

「放心啫，我屋企人好易話為，黎啦！」

我還未來不及表態，他便已經牽起了我的手，往他所住的方向走去。

既然暫時無家可歸，加上哭了一場之後，肚子真感到有點餓。換了是以前的自己，定不會隨便上男生的家，但現正領著自己走的人是潮達，心裡竟浮現了一個從未有過的想法...

就算下一站是天涯海角，我也願意跟著走。

.....

「阿媽，我帶左朋友番黎食飯。」甫入家門，潮達便往屋裡大喊。

我戰戰兢兢地踏入了眼前的陌生環境，只見廳中坐著了一老一幼，其中一人是潮敏，而另一人應該是

潮達的媽媽。

「堅姐姐！」潮敏望見了我，像是感到相當開心。

害羞得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我連忙打招呼示好。

「佢係我女朋友。」站在身後的潮達雙手搭了在我的肩膀上。

身體和內心同時顫動了一下...

自己身份被肯定的感覺，原來是這般實在。

笑容可掬的伯母聽到了之後，立即讓出了她原先坐著的那個位子，並安排我坐下：「坐吓先，我去整翻熱啲餸菜。」

原來他們一直都還未吃飯...是在等我回來嗎？

有點受寵若驚。

由於伯母一直表現得十分客氣和友善，我慢慢放鬆了下來，再沒有感到原先的拘謹。他們一家人於整頓飯局中均有說有笑，跟剛才在自己家吃飯時的肅穆氣氛形成了很強烈的對比。

相當美滿的一晚，但有一點卻令我感到在意，就是為什麼潮達的爸爸一直沒出現，也沒有被提起過？

吃過飯後，潮達把我拉進了他的房間，原先卧在床上看書的潮敏立即十分識趣地走到廳裡看電視。

「同屋企人嘈交？」他終於開口問。

「嗯...」我點頭。

「一家人好快就無事架喇！」他總是那麼樂觀。

想起今天在學校裡被惡言中傷，突然感到有點沮喪：「其實...你鍾意我啲咩？」

他怔了一下：「點解咁問？」

「封情信上面你剩係講過話係一見鍾情，但係我身上到底有咩地方吸引到你？」想起安瑩，我再一次感到自卑。

「呢條問題...有啲難答。」他摸著下巴上的鬚根，眼珠一邊在轉。

「即係你鍾意我完全係因為新鮮感，而唔係因為我有任何優點...」我果然是她們口中的三無。

他顯得有點不知所措：「邊係呢...只係...你突然間咁問...有啲難為情者...」

認識了他這麼久，從未見過他表現得如此害羞。

「算啦...我唔迫你喇...」

時候也不早了，聊了一會後，潮達護送了我返家，我一直沒有對他講出在家中所受的委屈，更沒有提及安瑩的事，因為我不想成為是非精，與她們成為同類...

但，我仍然很想知道，到底自己有什麼條件值得潮達去愛。

道別的時候，潮達再一次將我摟入他的懷中：「我鍾意你既氣質，鍾意你既自然，鍾意你夠真性情，鍾意你唔戴眼鏡既時候個樣夠精靈，鍾意你個種唔造作既可愛...」

從沒有想過，氣質這個詞竟可以套用於自己身上，也沒有想過，潮達喜歡自己的原因竟是那麼多...

甜言蜜語，固然喜歡聽，但我更愛聽情深的說話。

我聽得出，他剛才所說的話全部都是發自內心，而不是單純為了哄騙或刻意配合...

那是因為，伏了在他胸前的我清楚聽到了他的每一下心跳...

「撲撲...撲撲...撲撲...」有節奏得猶如摩斯密碼。

我嘗試解讀訊息，它彷彿正在說：以後能夠住在裡面的人，就只有一個人，她叫陳美堅。

我終於明白莉娜當時的感受了，屬於自己的一段愛戀不被外間看好，彷彿面臨著隨時被拆散鴛鴦的危機，原來感覺是這般難受和無助。

但是，潮達的行為和話語讓我感到了安心...或許我不應該感到自卑，不應抱如此悲觀的態度，不應在意別人的閒言閒語...

只要我以後都能夠這樣摟著他，零距離地感受著他的心跳，其餘的一切都變得不再重要。

2.7

女人的眼淚果真非同小可。

自從那一晚在家裡淚灑當場過後，父親便再沒有在就自己談戀愛一事提出過任何的意見。

聽美妮說，當晚我奪門而去之後，媽媽立即跟父親理論了一番，最後更演變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夫妻罵戰，直到我回家前的十分鐘，父親才頹然作出退讓，並說以後不會再管女兒們的感情事，日後發生了什麼事只要不給他麻煩就是了。

媽媽真是偉大，為了捍衛女兒的自由戀愛權利，一向被視為「順得」夫人的她竟挺身而出與嚴父抗衡，並打勝了十分漂亮的一仗。

或者父親其實是有一點點心軟吧，從小到大，我未曾於他面前流過淚，當晚一哭便是接近崩潰的地步，相信他定是感到十分意外，自己心目中那堅強的女兒，原來也有不可觸摸的脆弱一面。

#####

轉眼間，跟潮達在一起的日子已有三個月了，成功渡過戀愛試用期，我說不如慶祝一下，於是他便帶我來到了一間剛開張不久的韓國餐廳用晚飯。他說由於當初追求我的時候，唱的是《我的野蠻女友》的主題曲，它本是一首韓文歌，故今次的慶祝便選了到來韓國餐廳，當作是一個呼應。

他真的是一個傻瓜。

「我有禮物送俾你！」在餐廳裡，我遞給他一個小小的紙袋。

「咦！？咁好...有禮物收？」他望見禮物後，開心得連眼睛都彷彿正在笑。

裡面裝著的是一對迷你結他鑰匙扣，結他的背面刻上了我們的名字，一個印著「達」，另一個則印著「堅」。

「鍾唔鍾意？」我問。

「鍾意啊！」他的喜悅，即是我的滿足。

「但係...我咩都無準備啲。」他生怕沒有禮物作為交換，我會感到不高興。

「唔緊要啦...」我說。

「不過我應承你，以後每個月既今日我都會送份禮物俾你。」

「每個月都送？邊有咁多禮物可以送啊？」

「有呀，以後每個月我都會帶你去一個新地方度試食新野，食遍香港地既美食...假如試無可試既話，我地就再黎番呢間韓國餐廳由頭開始食過...」這時，潮達握起了我那雙平放在餐桌上的手，雙眼綻放著充滿期待的光芒：「好唔好？」

聽完後，我感到相當窩心，因為這份禮物的背後意義異常重大，某程度上，這是一個承諾...

一直陪我走到最後的承諾。

因為香港的美食繁多，一年征服十二間店的話，相信用一萬年也未能完全征服。

旁人眼中的我們，或許是一對情竇初開的無知小情侶，竟然相信世間上有海枯石爛的愛情。

也許，這就是愛情的魔力，也是初戀最美麗的地方。

#####

一個星期裡，我跟潮達平均會見面六天，星期日大家會留在家中休息，可能是正處於熱戀期的關係吧，雖然二人經常纏在一起，但每當分別了不久之後，掛念對方的感覺，又會很快再次變得熾熱起來。

也許生活過得太幸福了，體重竟微微地上升了幾磅，同時亦可能是太快樂了，於晃眼間，時間已經來到了四月尾，距離會考正式開考的日子只剩下數天。

由於潮達已經歷過一次會考，實戰經驗豐富的他於溫習和心理等各方面都比自己更見輕鬆和淡定，有他作為學業上的軍師，應付會考頓時變得事半功倍，戀愛的滋潤，也成為了面對這次考試的一支強心針。

坐在一個陌生的環境裡考試，總覺得少了一份身處於主場時的安全感。身上所穿的不是陪伴自己作戰已久的校服，感覺怪怪的。附近的考生全都是自己不認識的人，孤軍上陣，應考的士氣彷彿被打了個折扣。

整體來說，與當日學校裡進行的模擬考試相比，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感覺，各種因素的影響之下，實力未能百分百被發揮出來。

.....

幾經辛苦，歷時一個多月的會考終於完結，期待已久的暑假正式來臨。

七月裡的某個星期天。

君詠，莉娜和我三人相約到了離島遊玩一下，我們約定了，假若真的要分道揚鑣，就算生活有多忙也好，大家也定要一個月聚會至少一次。

這是我們勾過手指尾的承諾。

這般單純和不含半點雜質的友誼，教日後長大了的我們相當懷念。

在泳灘上，一字排開平躺著的三人，正在享受著日光浴。

「如果今次會考唔得，你地有咩打算？」穿起三點式泳衣，戴著太陽眼鏡的君詠說。

「唉，應該會搵啲野繼續讀吓囉，但係仲未知讀咩好...」莉娜回應。她臉上已回復了昔日的神采，看來先前的情傷已經接近痊癒。

「希望升到中六啦，如果升唔到既話，我或者會重讀。」我說。

君詠說：「我就未必讀喇，大學呢條路真係唔係咁啱我，加上我唔係讀書既材料，讀乜都唔會有結果。」

「但係如果有張沙紙既話，第時條路會易行啲啲。」我回應。

「你屋企環境好就話者，我屋企仲有兩個細佬妹讀緊書啊，仲邊有咁多錢俾我交學費...我呢個做大家姐既無有得揀架喇，疊埋心水出黎做野算...」

莉娜嘆氣了一聲：「咁又係...啲學費幾萬蚊一年咁貴，讀完之後又要自己慢慢還啲，真係唔知要還到何年何月...」

這時，我才知道自己的處境是多麼的幸福，至少學費方面從來不是一個考慮因素。

「你同阿達最近點啊？」君詠拍了拍我的手臂。

「幾好啊...」

現在的我定是一副甜絲絲的模樣。

「莉娜呢？忘記左郭sir未？」君詠又問。

莉娜「嗯」了一聲，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我心想這個君詠真是的...這樣一問，可能會勾起了別人的傷心事，觸碰到人家的傷口。

「係咁問我地，你又點啊？」我問。

君詠回應：「我...都係咁啦，不過又換左對象嚟。」

看她春風滿面的樣子，便知道她最近定是覓得了新獵物...我心中暗歎，她更換伴侶的頻率只能用貨如輪轉來形容。

「咩人黎架？」

「佢...做救生員既，我地既相識過程好浪漫架！」

莉娜說：「救生員？唔好話俾我地知...係因為有一次你游水既時候浸到，然後呢位救生員哥哥救左你，所以就咁一齊左啲！？」

君詠：「正正就係咁樣！點解你會估到架？」

我跟莉娜相視，然後無奈地笑了笑。

「你真係好花心...」這是我的真心話。

君詠反駁：「車...如果唔趁後生花心，唔通等到老嗰時先花心咩...同埋唔試吓多啲對象，又點知咩人先係最適合自己啫...」

雖然我不完全苟同，但聽上去卻好像也有一點點的道理。

跟潮達在一起，我無法花心，因為他實在太完美了，根本沒有誰能夠比得上他。

「係啫，你地知唔知呀，原來電腦科個徐sir係基架！」君詠。

「係啊，我都聽講過！」我感到好笑，原來不只我一人聽聞過。

「依啊...唔係呀嘛？」莉娜彷彿接受不了這個事實：「睇唔出佢咁大隻同咁有型，原來係基啫！？好彩我當初唔係鍾意佢者！」

「哈哈...」

在好朋友面前，我們總是那麼毫無避忌的暢所欲言，回想一下，大家正式成為「女人」好像是於昨天發生的事。

剛升讀中一時，因為未能升上自己的第一志願，感到有點失落；現在中學畢業了，我卻慶幸自己曾就讀過這所學校，因為這個地方，我認識了兩位知己，更遇到了一個很懂得疼愛自己的男生。

炎炎夏日，沙灘上的某把太陽傘下，三位少女的談話說笑聲縈繞了一整個下午。

#####

放榜的日子到了。

過往幾個月裡，心情一直忐忑不安，憂心自己的前景，為自己的後路盤算，然而結果終於都揭曉。

君詠考取了五科合格的成績，如她所言，她不考慮繼續讀書，過些陣子便會正式投身社會。

莉娜的成績比君詠好一點，但考得的分數卻未達升讀中六的水平，於是她選擇修讀其他課程。

潮達第二次所考得的成績不進反退，是否因為要對我作出兼顧而導致分心？我這樣問他，但他卻否認，還說只是因為平時多花了時間於練習結他上，才會引致今次這個結果。

最後，未能繼續升級的他選擇了毅進課程。

而我則比較幸運，能夠順利在原校升讀預科。

就是這樣，大家各自走上了不同的路，展開了不一樣的人生。

捨不得的同時，卻又有點期待，一直以來十分嚮往的大學生活，又邁進一大步了。

3.1

新學年，預科生涯正式開始。

同一所學校，同一個環境，過往的熟悉面孔都幾乎走光了，頓覺眼前的一切變得有點陌生。

人開始談戀愛了，自然比以前更懂得如何打扮，加上跟潮達在一起的這段日子裡，他帶给了我很多的啟發，互相磨合之下，我開始懂得如何體現出自己那溫柔的一面，開始學懂如何跟男生相處，如何當一個善解人意的女朋友。

心智和外觀都變得成熟了，再不是以前那個不懂人情世故的鄰家女孩了，成為了高中生後，身邊出現了不少的追求者，班上的部分男生曾經向自己展開過熱烈追求，但都被我一一婉拒。

假如我沒有男朋友的話，他們是絕對有機會的，但假若我現在還是單身的話，今天或許就不會擁有此等的吸引力，很矛盾。

#####

十一月十三日，不用上學的潮達老早便來到了學校門口。

前陣子，我跟他說最近出現了一位相當死纏的追求者，不知道該如何應對，他說一切交在他身上，還以為他會使出什麼特別招數，原來是每一天特地蹺課，然後守候在門口，接送自己放學，好等那個男的知道了他的存在後懂得知難而退。

這種行為聽起來十分幼稚，但我卻很受落。曾經在某本書上看過，一個人若然是很愛自己，他會將自己那幼稚的一面表露無遺...

我喜歡他每逢經過一些有自動門的地方，他都會舉起雙手，扮作擁有超能力般將那道自動門打開；喜歡他唱歌的時候故意走音來博取自己一笑。

記得有一次，當二人正處於冷戰的時候，為了不甘示弱，他竟故意往自己的身上噴上女人香水，以測試我對他的著緊程度...

他想引誘我開口質詢，為何他身上會有女人的香水味？

他很愛我，我是感覺到的。

「今晚我地去邊度慶祝？」慶祝我們第十一個月的拍拖紀念...

對啊，我們幾乎每一個月都會慶祝一次，畢竟是蜜月期嘛。

「唔...上個月食完法國菜，今個月不如食番啲平民啲既野，食雞煲好唔好？」他說。

他履行了當初的承諾，每個月的這一天都會帶我去吃新菜。

「好啊！」

只要是他坐在我對面的話，其實吃什麼都無所謂。

.....

「你有無諗過自己會出軌？」在火鍋店裡，我問。

「咁你又冇諗過如果我真係出軌，你會點？」他回應。

相處久了，他開始了解我的脾性，每當我問一些假設性而他又不懂得答的問題時，他總會反客為主，讓我體會一下被為難的感受。

「而家係我問你喎！」我說。

「次次都係我答你先，你讓我一次，你答先得唔得？」

「唔...」我認真地想了想，卻一時幻想不到那個情境，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我會從此對男生失去了信心。

「我諗我一定會同你分手。」我說。

「一次機會都唔俾我？」

「唔俾！」

「如果我係有苦衷呢？」

「呢種事仲可以有咩苦衷？」

「可能係我欠下一筆巨債，唔想拖累你...可能係我覺得自己再俾唔到幸福你...又或者有個有錢佬追求你，所以我特登退出，費事阻你發達？」

「乜你咁識為人著想，咁偉大架咩？」

「係架，你同左我一齊咁耐都仲未知我既為人？」他用紙巾為我抹去了嘴角上的污漬。

「我地一齊左一年都未夠喎，同你好熟咩而家！？」我伸手敲了敲他的腦袋。

他是一個怎麼樣的人，我又怎會不清楚？

媽媽教的，女生不可以經常屈服於男生的甜言蜜語之下，否則另一半或許會覺得眼前的自己不矜貴，假如我立即把態度放軟，他定會感到洋洋得意。

「不如你又問吓我，如果係你自己出軌，我又會點做？」他說。

「哦...咁如果我識左第二個，你係咪會即刻同我分手？」

「唔會。」

「點解？」

「因為我唔捨得，我諗我會俾一次機會你，無論你犯咩錯都好。」

「真係咩錯都得？」

「係！」

「咁如果係...捉姦在床呢？」

「唔...咁就要另計...」

「車...咁即係唔係咩都得啦！」

「你講到好似好小問題咁喎！如果你見到我同另一個女仔喺床上面，你又會點先？」

「我一定會剪左你！」這時，我用筷子夾住了他的手指。

然後，雙方都露出了尷尬的神情，大概此時大家都正在幻想有關於性的畫面呢...

然已我跟潮達至今仍未發生第一次，關於這一點，我倒想讚一下他。

聽君詠說，她以前的男友們於拍拖不久後，便會嚷著要跟她發生性行為，但我跟潮達在一起差不多一年了，他卻從來沒有向我提出過這種要求，更沒有對我毛手毛腳...他的定力真高。

試問有那個男生不好色？假如我刻意對他做出一些誘惑的舉動，並主動要求跟他發生那種事，他沒理由會拒絕...

噃，除非他「沒有能力」吧。

沒可能啦，因為擁抱的時候，我偶爾會感受到他的「血氣方剛」。

這段關係至今仍能維持於有愛無性，其實是出於他對我的一份尊重。

#####

前幾天，美妮興高采烈地向我們宣佈她談戀愛了，想不到妹妹竟然比自己更早熟。說真的，美妮真要跟我說聲謝謝，全因為我的眼淚攻勢，「陳家女兒未滿十八歲不允許談戀愛」這條傳統家規才得以被打破，雖然戀情要來的時候，根本沒有誰能夠無法阻擋，但至少我們現在能明正言順地拍拖，以後不用再偷偷摸摸和擔心會被誰來揭發。

晚上八時，我已經連續溫習了兩個多小時，美妮的補習班也應該結束了吧，為何她還未回家呢？

於是，我撥了個電話給她。

「喂家姐！？」美妮所身處的環境有點吵。

「你喺邊啊？你個度好嘈，仲唔翻屋企？」

「我喺樓下間麥記度，阿熙同人地嘈交，我而家好驚啊...」阿熙是她的男朋友，兩人是同班同學。

「唔使驚，有咩事就報警，我而家落黎睇吓咩事！」

然後，我立即趕去現場。

來到的時候，只見身穿校服的阿熙和他的幾位同學被一班大概二十來歲的男生包圍著，那些人不停在叫囂。而美妮則憂心忡忡的躲到了一角。

由於太匆忙的關係，下身只穿了一條平時只會在家中穿的熱褲，我瞥見在場的幾名男生均往自己的雙腿投以色迷迷的目光。

「發生咩事？」我上前牽著美妮的手，發覺其雙手正在劇烈顫抖著。

美妮指著其中一名女生說：「個女仔話阿熙頭先經過既時候摸到佢個胸嗰...之後呢班男仔就喊打喊殺咁圍住佢地，話要還個公道俾個女仔嗰...但係你信我呀，阿熙係俾人屈架！」

我當然相信，印象中的阿熙是一個正氣男生，絕不會做出這種髒事，相信眼前這班人是故意惹是生非吧。

我鼓起了勇氣，走向女事主身旁說：「呢位小姐，其實會唔會係一場誤會？」

「關你咩事啊八婆！」怎料她竟然將我一手推開，我差點便失足往後跌倒，手中的錢包一時握不穩，掉落到人群堆中的地上。

這時，一名挨了在牆邊，叼著香煙的男生緩步走了過來，然後拾起了我的錢包。

他打開一看，然後皺了皺眉。

「你叫陳美堅？」他打開了錢包，指著我的身份證。

「係！」我答。

心想假如他向自己發難的話，便立即打電話報警。

「你係...潮達個女朋友？」他又說。

我愕然的點了點頭。

「原來就係你...」他莞爾：「我叫做阿龍，以前係同阿達一齊夾Band既，而家間唔中都仲會一齊玩吓音樂。」

難道他就是潮達口中的化骨龍？

到底他正在打什麼主意？

還未搞清情況，我不敢輕舉妄動。

「佢地係你朋友？」他指著阿熙一行人說。

「係！」

「咁我諗真係一場誤會...」說罷，他將錢包還給了我，然後一聲號令之下，在場的人紛紛散去，彷彿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一樣。

百思不得其解，剛才不是一直在喊打喊殺嘛，事情為何會突然一百八一度轉變？

起初我並沒有將此事放在心上，後來卻發現最近好像多了一些迎面而來的陌生面孔跟自己打招呼，有些人更會直稱自己作「堅姐」...

很有江湖大嫂的味道。

還是找個機會跟潮達問清楚吧，他與化骨龍的關係...

3.2

平安夜。

原打算與潮達到長洲渡假兩日一夜，但適逢節日，渡假屋的屋租飆升了好幾個價位，由原本過夜一晚的三百多元坐地起價至一千多元，最後我們打消了到長洲的念頭。

「不如黎我屋企食飯，順便過夜？」電話中的潮達說。

「吓...你屋企人喺度...會唔會唔係咁好呀？」

「阿敏佢去個同學屋企度玩，唔會翻黎訓。阿媽又話食完飯之後會去打通宵麻雀，屋企得翻我一個人，唔怕喎。」

「咁啊...」

「唔好考慮喇，本身諗住渡假架嘛，為左慳錢，去我度都係一樣者！你唔想同我一齊倒數過聖誕咩？」

這將會是自己第一次於男生的家裡過夜，假如我一口便答應的話，豈不是矜持盡失？

「我唔係唔想...但係...」

「但係咩？」

「屋企人一定唔俾。」

「無人叫你咁誠實架嘛，你話係上女性朋友屋企咪得囉！」

男人為達求目的，果真會不惜一切編造謊言。

「咁...好啦。」

#####

當晚，潮達的媽媽知悉有客人到來，特地準備了多味撚手小菜，讓我大飽口福。

吃晚飯的時候，我終於問了一個一直都很想知道，卻又一直不敢開口的問題：「係呢...點解每次上黎，都唔見uncle既？」

我瞥見潮達的面色一沉，伯母卻一臉淡然地說：「佢好多年前就走左嚟！」

走的意思，是指不在人世。

「唔好意思...」說錯話了，我尷尬得把頭垂了下來。

「阿達無講過佢老豆啲野你知咩？」伯母問。

我搖頭示意沒有。

伯母又繼續說：「佢阿爸當年都係Band友黎既，喺阿達六歲嗰年就死左嚟...佢咩都無留低啊，剩係留低左支結他俾個仔，可能就係因為呢份情意結，阿達而家先會咁鍾意音樂。」她說起往事的時候一臉若無其事，看似早已對丈夫的死釋除了心結。

原來這麼多年來都是她獨自一人將潮達和潮敏養大，真是個堅強的女人。

這時，我伸手握著了潮達的手，他則向我報以溫柔的微笑。

用完晚飯，幫忙將碗碟清洗好後，伯母便準備出外會她的雀友了。

「訓之前記得睇下啲門鎖好未啊！」伯母於出門前不忘囑咐潮達，然後十分鬼馬地拍了拍我的手臂：「今晚記得玩得開心啲！」

是我會錯意還是什麼呢，總覺得伯母口中的「玩」是別有用意...

.....

這一整晚，我跟潮達都是依偎在沙發上看電視，看膩了之後，便一起來到了電腦螢幕前細賞英格蘭超級聯賽的現場直播。

說真的，其實我不太懂得欣賞這些足球賽事，一班人不斷在球場上跑來跑去，加上我連一個足球員的名字都說不出，所以根本不知道那九十分鐘裡自己看了些什麼...

不過，既然這是潮達喜歡的事，我也不妨嘗試投其所好。

最重要，他彷彿因為找到了一個會跟自己一起看足球的女友而感到自豪和快樂。

我的想法很簡單，只要他快樂，我便心滿意足。

完場的時候，我問了他有關化骨龍的事，然後他向我講述了一個有關於他爸爸的事...

潮達的爸爸叫阿成，當年是一隊樂隊中的結他手，化骨龍的爸爸叫蛇仔明，是一名尚未闖出名堂的江湖小混混，二人識於微時，當幼一同玩樂，一同成長，彼此是好朋友。雖然兩人背景不同，但一直無損他們之間的友誼，蛇仔明有難的時候，世伯總會出手相助，只要是不危及性命的事。當中幫忙最多的就是借錢和到警察局保釋。

有一次，世伯的樂隊隊友因為某些原因而惹上了麻煩，當中更牽涉到有背景人士，在黑道開始稍有名望的蛇仔明於是出面為他們跟對方的老大進行談判，於談判當日，兩邊人馬沉不住氣，最後竟然發生了打鬥，場面一度失控，混亂之際，有人趁機向蛇仔明揮刀想要取他的命，世伯見狀於是第一時間將他推開，並用自己的身體擋下了那一刀，就是因為這一刀，世伯最後失血過多，於潮達六歲的時候便離開了人世。

自己的好兄弟為救自己而賠上了性命，蛇仔明一直深感愧疚，他後來當上了黑道老大，仍不忘世伯當年捨命相救的恩情，為了作出補償，這些年來伯母一家人的生活費都是由蛇仔明一力承擔。

至於化骨龍跟潮達則是因為音樂而結緣，潮達之所以受到化骨龍的照應，當然是因為世伯的事。英年早逝的世伯什麼都沒有留下，除了一支結他，而這枝結他間接令潮達愛上了音樂，也許是冥冥中註定，是天上的世伯希望自己的兒子延續他的音樂夢。

.....

「聖誕節快樂！」凌晨十二時正的時候，我往潮達的臉上吻了一下。

站在廳裡的我們一直相擁著，若不是清楚的他呼吸時的胸口起伏，還以為時光沙漏已因為某些原因而靜止了。

我十分享受當下的感覺和氣氛，

整個空間彷彿只有我倆，沒有任何外間的騷擾，闔上眼的時候，還以為自己走進了世外桃源。

「眼訓未？」潮達於我耳邊輕聲地說。

緊貼在他胸前的我微微的點了點頭。

突然，他將我整個人抱起，把我抱進了他的睡房。

漆黑一片的房間內，他將我放到了在床上，然後慢慢地爬到了我身上，溫柔地吻著我的唇，然後是頸...

感覺非常痕癢，但我竟沒有作出任何反抗，反而是任由他繼續吻著敏感的部位。

吻至耳朵的時候，很癢的同時卻又感到十分舒服，我忍不住發出了呻吟聲，很奇怪，身體從未出現過這種感覺...

很想他一直吻下去，最好不要停下來。

很想親吻他身上的每一處，很想再進一步，很想再將溫度提升，很想讓體內的血液繼續翻騰，很想...完全地把他佔有。

於是，我將自己的唇貼著了他的唇，二人一直在床上擁吻著...

但，這跟平時的吻有點不一樣...

舌頭互相交纏的時候，會有種很想發笑的感覺，為免破壞當前的氣氛，我只好繼續專注於唇舌上的交戰。彼此的距離好像比以前再拉近一點，只差一步，便能夠達至水乳交融的地步。

身上的衣服，內衣，一件一件的被脫去，整個過程沒有半點突兀和不自然。

二人玉帛相見，他仍然是壓了在我上方，雙手不斷往我身上的每一寸肌膚遊走，當觸及至某些重要部位

的時候，我極力地抵著唇，才不至再次發出令我感到興奮害羞的叫聲...

他的動作突然停住，然後我感受到自己的體內多了一種不屬於自己的溫度...

雖然有點痛，卻沒有如傳言中那般不舒服，可能是因為，現時正處於前所未有過的興奮狀態吧。

假如要用文字來形容一下這種痛，大概是身體上的某處傷口被強行撕裂開那種痛吧。

我一邊配合著他身體的推進，一邊含蓄地呻吟著，他的溫柔大大減輕了我的痛楚，緩慢而澎湃的擺動節奏令我逐漸覺得享受。

接近尾聲的時候，身體湧現了一絲絲的快感，彷彿有股電流走遍了全身，最後身體更不自主地抽動了數下。

第一次，感覺還不錯，至少我從此對這種事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3.3

「有異性無人性的人，是最不要得。」

「無論生活有多忙也好，都不要忘記朋友。」

君詠常常將這兩句話掛在口邊。

年廿九，距離正式收爐還有一天，是時候舉行一月一度的好朋友聚會，順道吃個團年飯，於是，我撥了個電話給君詠和莉娜。

晚上，三人來到了一家日式火鍋店打邊爐。

「新年快樂！」三人齊舉起手中那杯無酒精飲品。

「你地啲男朋友呢？唔帶埋出黎？我唔介意架啲。」莉娜說。

「唔啦，話明姊妹團呀嘛...」我回應：「同埋佢都唔鍾意應酬既...君詠帶啦，我地都仲未見過你個救生員男朋友。」

「我諗你地唔會再有機會見到，因為我地已經散左。」君詠。

莉娜對此感到驚訝：「嘩...使唔使快成咁啊？」

「咪係！咁快就玩厭左人地喇？」我說。

「又唔好咁講...」君詠說：「只係大家都覺得無左種新鮮感，然後有共識地分開者。」

「你言下之意...即係有個俾到新鮮感你既人出現左啦，咩人黎架？」我問。

「今次係警察...不如又俾你地估下，我地係點識？」

「查你身份證個時搭訕識？」莉娜取笑她說。

「唔係！」

「問路既時候傾傾下計識左？」我問。

「都唔係！算啦，你地唔會估得到，我開估...係有次我喺街度俾人搶野，佢幫我追左個賊九條街然後幫我搶翻個手袋，我事後先知原來佢係警察...」君詠雙手托著腮子，樣子極為陶醉。

「又係英雄救美啊？」莉娜。

「係囉，咁無新意既...」真是服了她，與另一半的邂逅總是那麼戲劇性。

「咁真係唔知話你好彩定唔好彩喇，雖然俾人搶野，但又因為咁先識到佢。」莉娜。

「有時緣份既野真係好難講！」君詠每當談起降臨於自己身上的緣份，總會表現得興奮。

她又說：「上天安排左一段咁既緣份俾自己，無理由唔珍惜架，係咪先？」

那麼，她與救生員那段，難道就不是緣份嗎？

假如我們附和她，花心就會變得理所當然了嗎？

「係係係...」我和莉娜為免掃她的興，於是齊聲應道。

「唔好剩係講我啲野啦，你地都分享吓啦！阿堅呢！？拍左成年拖喇啲，應該失左身啦？」君詠問。

她總是那麼直接...

「乜你突然問啲咁既野架...」被她說中了，我感到相當難為情。

君詠又說：「你個樣咁尷尬，即係已經失左啦！講開又講，你地知唔知原來制服對於促進性關係黎講係好有用？」

「制服誘惑？」莉娜露出了一臉疑惑。

「無錯！十個男人有九個都係敵不過制服既誘惑！」

「呢方面你又有研究？」我問。

「又唔可以話係研究，我都係睇書學翻黎者。書入面話性生活係維繫一段關係既重要原素之一，當一對情侶拍拖拍得耐左，自然會開始變得乏味，有時係要靠呢啲情趣野去提昇翻段關係既質素。」

「但係你次次都拍得唔耐，都需要靠呢啲野維繫咩？」莉娜認真問道。

「我諗我係屬於另一個層次，我唔係要維繫，而係要精益求精。」

「咁人地咪好快俾你搞到『精盡人亡』？」我說。

聽著說著，三人偶爾笑得人仰馬翻，這一晚，我們聊了很多女人經，十分盡興，也獲益良多。

#####

君詠說的很對，要經營一段良好的關係，協調和有質素的性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潮達生日的時候，我特地為他預備了一份很特別的禮物，那就是...

兔女郎內衣。

記得當晚他看到了自己這一身打扮的時候，先是感到有點震驚，然後便是露出金睛火眼。

說真的，從來沒想過自己竟可以如此豁出去和變得這般開放，在其他人的眼中，這種表現或許會被視為淫蕩，但於我而言，這是愛的表現，因為我只是希望能給予對方多一點快樂和讓他感受到自己的付出而已。

能夠為自己的另一半帶來意想不到的興奮和快感，原來是很有成功感的。

自從我和潮達之間存在了性事之後，彼此的關係彷彿又再昇華了一點點。感覺上，他會比以前更沒有保留地吻我和抱我，而自己亦會有一種「我已經是你的人」的感覺。

那一晚完事之後，我們一絲不掛的在床上互相依偎著。

「頭先切蛋糕嗰陣你許左個咩願望？」我問。

「唔...將生日願望話俾人知，咪會唔靈囉？」他故意往我的耳邊吹了一口氣，令我不禁打了個寒顫。

「乜原來你都信呢啲野？」

「哈...其實生日願望年年都係個啲架啦，但係有一個願望係同你有關既...」

「我！？」

「係呀，我想你可以順利升上大學...不過呢個願望就算講出黎都唔怕，因為我知你一定做得到。」

「吓...你咁樣講，會令我有壓力啫...」

「但都係一種動力。」

「嗯...」

「其實你有無諗過第時想做啲乜？」

「真係未詳細諗啫...但我諗我會有興趣做記者。」

「記者？點解？」

「唔...因為...我好想親身接觸多啲呢個社會，覺得呢個世界有好多值得被關注既事，想盡一分力去同周邊既人分享呢個世界。」

當時我尚未懂得原來這種想法叫作使命感，做人要有抱負，是我從潮達身上學到的。

「唔...都好啫，等我第時玩音樂玩到紅左，你咪可以同我做採訪囉！？」

希望這一天真的會來臨，因為我衷心期盼他能於音樂路上闖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天空。

3.4

數個月後。

十二月，聖誕節快來到了，天氣卻依然炎熱得很，根本一點都不像冬天。

再過幾個月，我便要面對難度指數被譽為「地獄式」的高考。

緊張和不安的心情與日俱增，精神也變得越來越崩緊。考試所附帶的壓力令自己變得前所未有般煩躁，無時無刻都很想發脾氣。身邊的人均對自己寄予厚望，假如是次考試失手而導致無法晉升大學的話，將會造成很多的失望。

為了別人，為了自己，我不斷在鞭策自己，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

今天是十二月十三日，是我和潮達拍拖的兩周年紀念。

前幾天，他提及過這天是一年一度的青年音樂節，一眾玩音樂的年輕人可於九龍的展貿中心裡進行表演和交流音樂，由於有不少著名的音樂人出席，幸運的話，或許會有機會得到他們的賞識從而被發掘入行。

聽說潮達與他的樂團成員會是今次活動的工作人員，有很多瑣碎的場務工作要處理，所以要晚一點才能離開。

他說過黃昏六時左右會來到自修室找我，然後一起去吃晚飯慶祝，於是這天放學後，我獨個兒到了自修室溫習。

黃昏六時，可能是太集中精神和太專注地望著課本了，眼睛感到有點刺痛，於是我閉目休息了一會，隨後更小睡了片刻。

晚上七時，肚子開始有點餓了，我給潮達發了一個文字訊息：「你在哪？」

但他一直未有回覆。

晚上八時，我打了個電話給他，但是電話未能接通，心想音樂活動還未完成嗎？

晚上九時，肚子餓到不行了，於是我到附近的便利店弄了點吃的。

「叮！」想不到這種日子竟是獨個兒站在便利店吃著新鮮出爐的燒賣。

潮達怎麼搞的，到底他身在那裡啊？

我一邊強忍著眼淚，一邊吃著那淡而無味的碗仔翅，乾等了那麼久，心裡感到不快。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的女朋友一直在等他啊？而且已經等了好幾個小時了！

離開便利店之前，我再次撥了個電話給潮達，電話是通了，可是卻沒有人接聽。

算了，我感到有點累，不想再等了。潮達曾講過每個月的這天都會陪在自己身邊的，過往的日子裡，他從未食言過，但是今天卻突然失約...

心灰，意冷。

回家的路上，我從書包中掏出了一份禮物，那是自己親手為他所編織的灰色頸巾，每一針每一線都代表著對他的思念和愛意，花了幾個月時間才完成的心血，今天卻無法把它送出。

心裡不斷安慰著自己，也許他只是在忙，忙著為自己準備驚喜？即使如此，也沒理由連一個訊息都不回覆一下吧？

晚上九時半，甫入家門，手機便響起，打來的人是潮達。

他終於找自己了，我理應是興高采烈地接聽，但望著螢幕上這熟悉的名字，心裡竟生了一種莫名的厭惡感。

「喂！？」我按了接聽。

「兩周年快...」還未等他把話說完，我便向電話另一邊的他大喊：「我好憎你啊！」然後便將電話掛了。

活該！誰叫你一個回覆都沒有，害我乾等了一整個晚上！

說真的，此刻的我十分惱他，將電話掛掉的時候，心頭竟掠過了一絲洩忿的快感。

無論是什麼理由也好，他都不應該忘卻我們之間的約定，明明說好會來接我的，現在已經太遲了，絕不會給他補救的機會，就讓他懺悔一下吧。

關掉了手機之後，我在想：剛才的表現會否有點刁蠻呢？

不聽一下他的解釋便亂發脾氣，會不會很過分？

究竟我是惱他失約，還是想借題發揮，將最近所積累的壓力和鬱悶都發在他身上？

躺於床上的我捂住臉深深的吸了口氣，閉上眼，屏住了呼吸，時間彷彿靜止了一瞬間，無力感始終無法被釋出體內。

半小時後，美妮回到家，身上的衣服更是濕透。

「出面好大雨？」我問。

「係啊...你唔係約左達哥哥咩？佢喺樓下等緊你㗎。」

「吓！？佢喺樓下！？」

「係啊，乜原來你唔知架？我見佢拎住一袋二袋，濕晒身咁，仲以為係你叫佢喺樓下等添。」

望出窗外，發現雨勢頗大，想起他的狼狽樣子，心便開始軟了下來，於是我重開手機...

**『I Believe 當我在妳家門口 下雨了 你看了也會難過
I Believe 妳不說話的時候 也是一種 其實妳在回應我』**

手機電源重啟，潮達專屬的鈴聲立時響起。

「喂！？」我的語氣還是十分晦氣。

「你喺邊！？」他說。

「屋企。」

「哦...對唔住啊，因為個活動遲左好多先完，所以...」

「你知唔知我搵左你好多次架！」

「知...但係有正經野做緊行唔開嘛...唔好嬲啦，好無？」

「你仲唔翻去，企喺樓下做咩啊？」

「我買左你最鍾意食既煎釐三寶同埋泰式串燒，諗住同你一齊食，但係既然你已經翻左去，咁算啦...」

「咩算啊？你諗住就咁算？」

「咁唔係點？」

打從接聽電話的那一刻開始，我便已經原諒了他。

「總之你唔好走開啦，我而家落黎！」

然後，我只拿了一把雨傘和一條灰色頸巾，便急奔到家樓下。

「嘻...兩周年快樂！」潮達看見我的時候立即張開懷抱。

「你唔好誤會！我係睇在啲野食份上，因為唔想浪費，所以先落黎咋！」我故意將他推開，態度依舊倔強。

二人撐著同一把雨傘，然後來到了一張長椅上。

雖然表面上仍是生氣，但我還是挽著了他的手臂，還將那條灰色頸巾套了在大家的頸上。

冷雨夜裡，食物的溫度雖已變涼了，但兩顆相依的心，依舊是暖暖的。

4.1

艱辛的日子真是難熬，但無論日子有多不容易過，也總會有完結的一天。

為考好高考，不知道已拚搏了多少個晚上和生病了多少次，每天都是書不離手，起床後想到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溫習和操練試卷。面對著前所未有過的壓力，這幾個月來一直食慾不振，以致身體消瘦了不少，體重更變得史無前例的輕。

試過有幾次，在睡夢中夢見了自己置身於考場裡，腦海竟然一片空白，寫不出半個字來，驚醒的時候發現兩手的手心正在冒汗。可想而知，是次考試所給予自己的壓力是有多大。

照鏡的時候，發現鏡中的自己彷彿比以前少了一份稚氣，樣子更變得蒼老了點...不，應該說是成熟了點。雖然經歷公開考試是很有效的減肥方法，但我決不會再試第二次，因為這種地獄式的訓練會害死很多腦細胞，說不定已間接令自己的壽命縮短，所以，公開考試就如毒品一樣，可一不可再。

幸好一分耕耘，果真能換取一分的收穫，付出過的努力總算沒有白費，因為我取得了比預期更好的成績。毫無疑問，高考放榜那天，是自己人生中目前為止最光輝的一刻。

雖然一直以來接觸比較多的是數字，但我最終卻選讀了浸會大學的中文系。

為什麼？

也許與自己想成為一名記者有關吧，加上年歲越大便越發覺自己比較喜歡讀和寫，比起置身於滿是邏輯和理論的數字紀元，我更陶醉於透過文字去了解 and 表達現實的世界。

大學三年裡，是學業生涯中過得最充實和最寫意的一段日子，想不到除下了傳統的校服後隨之而來的變化竟是那麼大，在大學裡所做的，所說的，所學和所聞均有著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大學講求的是自律和自發性，雖然自身的身分仍是個學生，但事實上已是個年近二十歲的成年人，裡面的老師再不會義正詞嚴地訓導自己，不會有見家長和罰留堂的環節，也不會強迫自己補課和繳交功課，一切均是由自己作出安排，自己須對自己所做過的事負責，再沒有如父母般的恩師角色從旁提點和督促自己，所以學生們與教師之間會少了一份中學時代的融洽和親切感。

雖然如此，比起中小學，大學這個地方更能給予我歸屬感，所留下的回憶也是最深刻，可能是心境有所變化的關係吧，知道能夠盡情地任性和放縱就只有學業生涯裡這最後的階段，所以更覺要珍惜和把握目前那僅有的時光。

現在我終於開始明白為何父母們會那麼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升讀大學，也許他們會著眼於用十多萬的學費來交換子女將來的更美好前途，但於我眼中，三年光陰所換取的並不只有一張沙紙，當中的得著非三言兩語所能形容。假如人類是一台電腦，如果知識是硬體的話，那麼思想便是當中的軟體，大學的洗禮猶如將裡面的軟件升級至最進階的版本，而這並不是用錢就能買到的，是要經歷過一些事後，靠自己親身去領略和體會。然而大學畢業之後，各人所得到的或多或少，因為每個人均是一台獨一無二的電腦。

另外，最重要的，在這段日子裡我學懂了何謂「態度」，而這態度則驅使了我下定決心去實踐心中的那份使命...

那就是成為一名記者。

於是，畢業之後，我到了一間報社應徵成為記者。最令我意想不到的，竟然是一擊即中，第一次見工便成功獲錄用。

回想一下，才發覺原來潮達於人生的道路上一直比自己走得更前，因為他追求音樂的熱誠正是我剛才所提及過的那種態度，現在的我有種終於追趕上了他的感覺，更開始明瞭他對於夢想的那份執著。

想深一層，要不是他的出現，我或許仍是一個墨守成規的女生。一直躲於蠶蛹裡，沒有機會經歷蛻變。要不是有他的鼓勵和支持，我或不能做回真正的自己，更不會像其他蝴蝶一樣能夠振翅飛翔。

「無論我將來有何成就，你都功不可沒。」於慶祝自己成功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工作兼拍拖六周年的那頓燭光晚餐中，我跟他這樣說。

對啊，晃眼間我們已陪著對方走了六個年頭，熱戀期早已過去，昔日的一對小戀人亦已經長大成人。我們平均每星期大概只會見面一次，不是感情淡了，而是大家都深明愛情只是人生中的一部分，所以二人一直有共識地為著自己的目標而奮鬥，好讓彼此的生命都能夠變得更完整。

成為了報章記者之後，人和事的觸及層面都變得更廣，眼界亦比以前擴闊了不少。第一天正式上班的時候，報社總編輯兼老闆之一的榮哥指我的語文能力和文筆尚算不錯，故暫時先安排自己擔任副刊記者，主要職責是寫一下有關飲食，潮流和香港文化等的新聞稿和文章。

起初以為自己的能力被看小，於是被投閒置散，後來才明白榮哥作出此安排的背後用意，相對於其他範疇，副刊的難度相對較低，亦較容易上手，對於新手而言，此乃最佳的安排。

假如當外勤記者或者狗仔隊的話，體力勞動的要求頗大，加上自身毫無工作經驗的話，只會事倍功半，影響報社的營運效率。任財經記者的話，需擁有一定程度的財經知識，自問對股票和投資一竅不通，相信於初次見面時榮哥便能輕易看得出這一點。當港聞記者，須具備非常敏銳的時事觸覺，隨機應變能力和穩固的實戰經驗，全都是自己欠缺的條件。當娛樂記者，須有良好的人際網絡關係，拚博，善於交際應酬，感覺彷彿要長期戴上面具一樣，所以並不適合性格率直的自己。

冷靜地權衡過各種因素之後，才發現比較靜態和講究文字功力的副刊較適合全公司唯一一名女生的我。

「阿堅，今日出唔出去食飯啊？」說話的人是我的師父澤森，加入了報社之後，我一直都是跟著他學習。他比我年長八年，擁有一頭濃密和自然卷曲的啡髮，樣子有點像金城武。

「唔喇，我今日帶左飯。」我回應。

「係嗎，榮哥今日生日，你係份禮物上面簽左名未？」澤森問。

「未啊，我轉頭簽，搞掂埋呢篇稿先！」雙眼一直離不開眼前的螢幕。

「咁好啦，一陣見。」說罷，澤森便與一眾同事外出用膳。

二十分鐘後，我終於完成手頭上那篇構思了一整個朝早的新聞稿，感覺十分痛快，由於公司內只剩下

自己一人，於是我不顧儀態地伸了個懶腰和放聲地為自己喝彩了幾聲。

這時，我看見近門口處的玻璃櫃上放著一個簽滿了名字的足球，心想這必定是大家為榮哥準備的生日禮物吧，於是我拿起紅色粗頭筆，往足球上簽下了自己的英文名。

.....

下午，同事們都回來了。

「份禮物你仲未簽名啎！」澤森說。

「我簽左啦！」我只顧埋首於工作中，沒有回頭。

「簽左喺邊啊你？」澤森將一份包裝精美並夾有簽名卡的禮物遞到了我面前：「呢份啎！」

「吓！？乜份禮物唔係足球黎咩？」我搔著頭，心感困惑。

「咩足球啊？」澤森一臉茫然地抓著自己的頭髮。

這時，我們同時望向了玻璃櫃上那個滿是簽名的足球。

「唔係呀嘛！？」澤森大驚，比平時遇上了突發新聞還要緊張：「你簽左落個足球度！？」

「係啊...」雖然不清楚目前的狀況，但澤森的表情告訴了我，情況好像有點嚴重。

「咁就大鑊喇，個足球唔掂得架！上面的簽名全部都係英超啲球星黎，全球獨一無二，用錢都買唔到架！」澤森臉上神色變得越來越凝重。

難怪剛才簽名的時候，總覺得球上的那些名字怪怪的，什麼傑斯，史高斯的...

「吓！？無人講過我知既！？」內心猛抽了一下，有種心跳快要停頓感覺。

「咩無呀，上星期食開年飯嗰時咪講過俾你知！」

被他這樣說起，頓覺有點印象，也許當時的我已經累垮了，加上精神狀態不佳，所以沒有將這件事記在心上。

「咁...咁...咁而家點算啊？」我害怕得連番語窒，冷汗直標。

「有乜點算，準備俾人開年都得喇今鋪，一陣見到榮哥好快啲去自首喇，如果俾佢自己發現到...到時仲大件事啊！」

自首嘛...當下真有種淪為了囚犯的感覺，心想自己才剛剛通過試用期，現在卻闖下了彌天大禍，榮哥定會將自己罵到九霄雲外，更可能被氣得立即將自己開除，一想到這，思緒便突然變亂了起來，差點就要哭出眼淚。

#####

黃昏。

榮哥回到公司了。

我拿著那個印有自己的犯罪證據的足球，戰戰兢兢地敲了敲榮哥的辦公室房門。

「Come in！」一聲號令之下，我推門踏進了屠宰場。

「榮哥，唔好意思啊...」除了道歉，我不知道還可以說些什麼。

「咩事？」榮哥只顧簽理桌上的文件，沒有望向我。

「我唔小心簽左自己個名落你個足球度，對唔住...」站在門口處的我，不敢走上前。

榮哥抬頭望向我手上那個異常珍貴的足球，雙眉揚了揚，而我則心虛地往後退了兩步，這是下意識的逃避。

「拎黎睇過？」榮哥伸出手，示意我上前交出足球，我只好乖乖的照辦。

「唔...」他端詳著那個足球，眉頭緊皺，一副很不滿意的樣子。

一臉歉疚的我抵著唇，雖已極力強忍著眼淚，卻仍有一點淚珠偷跑了出來。

「我今日生日喎，乜你咁大整蠱啊小姐？」榮哥的語氣十分平淡，應該是暴風雨的前席。

「對唔住...」我把頭垂得更低。

他站了起來，遞給了我一片紙巾：「你做咩喊？我都無話要怪你。」

出乎意料的反應。

「唔怪我？但係個足球係全球獨一無二架喎！」我百思不得其解，換了是自己的心愛物件被別人弄壞，定會感到很生氣，可是此刻榮哥的臉上卻沒有絲毫怒意。

「哈哈...」手拿著咖啡杯的榮哥仰頭一笑：「獨一無二嘛...個足球而家依然係世界上獨一無二架！唔係咩？」

「吓！？」到底是什麼情況，無罪釋放？

「好小事者，唔好擺喺心到！」榮哥拍了拍我的手臂。

投身社會後，我首次感受到何謂「氣度」。

「哈哈...」背後傳來了幾下笑聲，是澤森：「阿堅，無諗過你真係會咁認真，榮哥咁好人，邊會鬧你啊？」

「你個衰仔，成日喺啲新同事面前破壞晒我既形象！」榮哥假裝著責罵澤森。

澤森聳了聳肩，滿不在乎地說：「玩下咋嘛...」

榮哥：「玩玩玩，你搞噉人地喇！」

澤森見狀立即將手上的那杯剛泡好的熱茶遞了給我，然後一臉誠懇地說：「對唔住堅姐！嚇親你，係我唔啱，請飲茶！」

我接過了茶杯，事實上我並沒有惱他，畢竟對方是教會了自己很多東西的師父，要他倒茶認錯，怎受得起。

榮哥跟我碰了碰杯：「乾左佢啊！同埋下次唔好再簽錯喇，再黎多次既話就無情講架喇！」

辦公室內充滿著笑聲，只有我一人正在哭泣，但，那是歡欣的淚水。

哭笑不得，丟臉死了，都是我身邊一班很壞的好同事害的。

4.2

某天晚上，我留在公司加班，工作至很晚，靈光一閃，才記起原來今晚有個很重要的約會。

前幾天，潮達約了我於今夜見一下面，順道吃頓晚飯，而我竟然差點便將這件事忘記了，看似繁忙緊密的工作快要將自己弄成痴呆。

「弊喇弊喇，遲到喇！」我手望腳亂地執拾著桌上的東西。

「原來就黎九點架喇...」澤森伸了一下懶腰：「咁我都走喇...不如車埋你！？」他幾乎每一晚都會工作至凌晨，今晚已算是提早了下班。

「唔好啦，都唔順路。」我說。

「我去九龍個邊，你去邊啊？」

「觀塘。」

「咁順路啦，都係過海者，跟埋我車啦！」

「咁好啦，唔好意思啊，又要麻煩你。」

於工作上，他已經幫了我許多，現在還要他當上柴可夫，心裡是由衷的感到不好意思。

#####

潮達與他的朋友於觀塘工廠區租了個單位作為Band房，每天下班後，他都會到Band房流連，與朋友們搖滾一整個晚上。

香港地方有限，加上白天要上班，所以大部分像潮達這類的音樂人只能於晚上練習，為免擾人清夢，很多樂隊都會選擇租用工廠大廈的單位作為音樂場地。由於觀塘的工廠大廈林立，租金便宜，地方寬敞，且遠離民居，是作為Band房的其中一個好選擇。

除了工作和睡覺，潮達將大部分的時間都花了音樂上，有時更不惜犧牲我們的拍拖時間，對於此我一直沒有怨言，反而是給予他無限支持。因為，從他的眼裡，我看見了夢想，而堅持夢想的人才是最帥的...

最重要的，他的成功，便是我的夢想。

主流和非主流音樂，潮達均有涉獵，他說多元化會令自己更加容易邁向成功。這些年來他曾經創作過不少歌曲，間中也會將這些原創歌曲和歌詞寄往唱片公司，可惜卻一直沒有任何回音，一直嚐著失敗的滋味...

雖然如此，他心內那團火卻一直燒得很旺，從來沒有減弱過。

.....

澤森的車停定了，而這時潮達碰巧在前方不遠處的便利店內走了出來，身旁還站了個女人。

「阿達！」我衝了上前，撲入了他的懷中。

「你遲大到喎！」潮達輕拍了我的手掌一下以作懲罰。

「車上面個人...係你同事？」潮達望向了澤森身在的方向。

「係啊！佢就係我師父阿森喇！」我回應。相信他對澤森的名字不會感到陌生，因為很多時說起工作，我都會提及到他。

然後，他跟仍然身在車上的澤森打了個招呼。

這時，我發現潮達身旁的那個女人十分眼熟，想了想後，才記起了她的名字，她是中學時代的那個學生會副會長。

「你仲記唔記得佢啊？安瑩呢？」潮達指著她說。

當然記得啦，我怎會忘記她的朋友當日是如何出言辱我自尊。

我點了點頭：「記得...副會長呀嘛？」實質卻有點不想承認。

「係啊！原來安瑩同我地間Band房個業主係識得架，多得佢同個業主傾掂數，我地先唔使俾人加租咋！」

「哦...係咩...」我感到有點不是味兒，卻一時說不出原因。

「你肚唔肚餓，不如一齊食飯啊？」潮達問她。

不是吧，我們難得二人世界，他竟然邀請第三者加入，還要是個女人...

安瑩笑說：「唔好喇，阻住你地撐檯腳...同埋我仲有啲野要做，下次先啦！」

「哦...咁好啦，咁我地搵日再約過啊！」潮達。

跟安瑩道別過後，潮達便把我領到了附近的大排擋。

「今日做野辛唔辛苦？」他手托住腮子，兩邊眼皮都快要掉下來了，白天拚博過後，晚上又要提起結他奮鬥，一定是累透了。

「唔辛苦，你呢？」我說。

他打了個呵欠，我伸手掩住了他的口，以防有蚊子飛出來。

「還可以啦，我諗住過多排就轉工。」

「點解啊？而家翻寫字樓唔好咩？」

「又唔係唔好...不過搵得錢少，同埋無咩晉升機會。」

直至目前為止，他已經轉過了幾份工作，月薪一直維持於四位數字，而我雖是初出茅廬，但第一份工作的起薪便已經來到了五位數字。

「咁你諗住做啲咩？」點好菜後，我問。

「我都未知...而家叻到諗唔到野，聽朝訓醒覺或者就會諗到...」潮達絕少表現得如此頹喪，相信「平衡現實生活與夢想」這一點真的令他感到很苦惱。

「但係其他工可能無而家呢份咁準時放，又或者收工後已經好叻，到時仲邊有精神同時間夾Band？」我用熱水清洗了一下伙計端來的餐具。

「無計架喇，如果真係頂唔順既，咪練少一兩晚囉，再係咁落去既話，我點儲錢結婚...」他一副快要睡著的樣子。

沒想過他那追夢的路途中，我的終生幸福原來也是其中一站呢...

聽見他這樣說，心內的甜意頓時湧現到了臉上，幸好他此時閉上了眼，沒有看到我那難看的羞澀模樣。

潮達一直在打瞌睡，為免把他吵醒，我沒有再講話了，只是往他的額上輕輕吻了一下，作為他背後的女人，能做到的，就只有這些。

「如果要過著每天都吃大排檔的日子，你還會願意跟著我嗎？」他曾經這樣問。

記得當時自己的反應同是在他的額上吻了一下。

我對他的愛，盡在不言中。

況且，我打算將這句話留至最後，於人生中最難忘，最經典的一刻才跟他說一聲...

「我願意」

4.3

星期日。

本應是留在家中休息的我，為了趕下星期的稿，老早便回到了公司加班，下午還要到外進行採訪，相信今日又要忙個大半天了，真的很想躺在家中的大床上，一邊吃著零食一邊看台劇呢...

原來當記者一點都不容易，平均每天工作上最少十個小時，有時回到家仍要對著電腦為稿文進行校對和修改，腦袋總是不停在運轉，想著有關工作的一切，撇除每日的睡眠時間，我的靈魂基本上都是奉獻給了工作。

很久沒有試過自然醒了，真懷念舊時上學的日子，嘻嘻哈哈的又是一天...

想到這，我又不禁打了個呵欠。

「阿堅，下午有咩搞？」澤森問。

「有個訪問要做啊。」我說。

「咁做完訪問之後呢？」

「可能去行吓街掛，因為夜晚我要去睇男朋友表演啊，中間有段空檔，都唔知做咩好。」這陣子，潮達和他的Band友們偶爾會出席由其他年輕音樂人聯手舉辦的搖滾派對，場地是位於較偏遠的工廠區。

「哦...如果無咩特別野搞既話，不如跟我一齊去做下義工？」

「吓...」

「無興趣？」

「唔係...但係我無義工經驗架啲...」

「做義工邊使經驗，有心就得架喇！黎啦，咪當係玩吓囉！」

「咁...好啦。」

完成了下午的採訪之後，我便跟隨澤森和一班義工來到了一條舊型屋邨，主要是探望一下獨居老人，與他們聊聊天和派發一些日用品和乾糧等，過程非常充實愉快，不單認識了一班新的朋友，更沒有想過原來日行一善的感覺竟是那麼棒。幫助了別人，對方的一聲道謝，比起糧單上那堆單純的數字，彷彿多了一份莫名的實在。

天色將要入夜，我們來到了某住戶的大門前，完成這最後一輪的探訪後，是日的義工活動便正式圓滿結束。

澤森敲了敲大門：「陳伯，我地黎左探你啊！可唔可以開門俾我地入去啊？」

可是，我們等了幾分鐘，仍然沒有人應門。

「入面無人？」我問。

「唔係，呢個伯伯好孤僻架，我地上親黎都摸門釘，就算我地點講都好，佢都依然係唔睬我地。」澤森說。

「哦...佢既背景係點架？」我問。

義工朋友翻查了一下手中的檔案後，說：「佢今年六十八歲，以前係一名裝修工人，佢本應生活幾美滿既，但係佢未婚妻喺三十幾年前因為一宗車禍過左生。自從發生左呢件事之後，陳伯既精神就出現左問題，咁多年黎佢一直都收埋自己喺屋企，足不出戶，其實佢都幾可憐...」

原來是痛失至愛，受到如此大的打激，也難怪他會變得瘋瘋癲癲。

「吓...乜原來佢咁慘架...佢呢幾十年黎都係自己一個人住？」

義工朋友又說：「係啊，佢又無仔無女，初初都仲有啲親人黎探佢既，但係後來就無喇，我諗佢地都已經離棄左佢...而家每日都會有姑娘送飯黎俾佢食，同埋幫佢執吓屋咁囉。」

「不如俾我試下？」

然後，我上前敲了敲門，向屋內大喊：「陳伯你好嗎？我都係姓陳架，可唔可以俾我地入黎探下你啊？」

過了一會，大門竟緩緩地打開了，眾人均感到驚訝。

一位滿頭白髮，老態龍鍾的伯伯探了頭出來，掃視著站在門外的我們。

「你好！陳伯！」雖然已感到很累，但我盡量表現得陽光一點，希望自己的笑容能夠打動佢。

陳伯無語，只是慢慢地將大門和鐵閘打開，並示意我們進入屋內。

陳伯家中的環境與一般獨居老人無異，只是廳裡的傢俬擺放得凌亂了點和比較多雜物。入屋後，義工朋友們放下了一些日常用品和食物後便開始嘗試與陳伯溝通，我們問他有什麼東西需要，但神情恍惚的他卻只是一直在點頭，全程沒有回應過半句話。

坐在搖搖椅上的陳伯一直傻愣愣的望著家中那道老舊發霉的牆壁，懷中抱住了一部陳舊的卡式錄音機，手指間斷地按著機上的重播鍵，彷彿想要播放些什麼，卻又無法將其播放。

我仔細看了看，發現錄音機的匣子被打開了，盒帶被退了出來，這樣子當然是無法進行播放。好奇心驅使之下，我取出了盒帶來端詳一下，發現裡面的磁帶都偏離了線圈，亂成一團，就算將它放回到機中亦無法正常播放。

我將盒帶翻轉一看，上面原來寫著了幾個中文字：「結婚進行曲」

「阿堅，你過黎睇吓呢幅相...」澤森指著木櫃上的某個相架：「我諗我明白點解陳伯今日會肯俾我地入屋喇。」

相架內是一張褪了色的黑白照，相中有一男一女，那個男的明顯就是年輕時的陳伯，而那個女的應該就是他當年的未婚妻，望真一點，她的容貌原來跟自己長得非常相似。

「呢個女人唔通就係佢未婚妻？」我問。

「應該係。」澤森取下了相架，繼續端詳著相片：「你個樣同佢生得咁似，陳伯今日係因為你所以先肯打開門，一定係咁...」

原來是這樣子嗎...

雖然傷痛令陳伯將一切都忘記得一乾二淨，卻始終抹消不了他對亡妻的情意。這一刻，我對眼前這位老者生了一種難以言喻的憐憫。

「但係點解佢地得一張合照咁少既？」我問。

澤森回應：「三十幾年前咯，當時科技邊有而家咁先進，有張黑白照留低已經算唔錯架喇。」

靈機一觸一下，心中生了個主意：「丫！我知道陳伯需要啲咩喇，有樣野我諗到想送俾佢！」

翌日，我到婚紗店租了一套婚紗，然後再到了一間朋友有份經營的畫廊，請畫師為自己畫了一幅穿上了婚紗的油畫，最後還特地到了深水步請一些專業技工為我修好了那部「結婚進行曲」卡式盒帶。

緊接下來的那個星期天，我跟澤森一行人再次到了陳伯的家，並將那幅婚紗油畫掛了到原來空空如也的那面牆上。

「你份人原來都幾有意思架咯，咁都俾你諗得到。」澤森說。

「唔係你估！」

一向神情呆滯的陳伯看到了那幅畫後，雙眼立時綻放著光芒，並喃喃地道：「詩穎...詩穎...」

我們查過了，詩穎是她未婚妻的名字。

說著說著，陳伯竟然哭了...

他緩緩地站了起來，握著了我和澤森的手說：「多謝...多謝...」

然後，他再次坐回到搖搖椅上，望著他的未婚妻，展露出燦爛的笑容，就連一班義工朋友都從未見過陳伯笑得如此開懷。

自己成功地為陳伯帶來了希望，我也感動得當場流下了幾滴眼淚...

幫助別人，卻感動了自己，感覺真是奇妙。

自此之後，陳伯每天都可以與自己那位穿上了婚紗的妻子朝夕相對。一邊細聽著那首遲來的結婚進行曲，一邊幻想著二人攜手走進莊嚴神聖的教堂...

讓未完的愛情故事，繼續延續下去。

這位獨居老人的家中，從此少了一份淒美，多了一份溫暖。

從沒有想過自己穿上婚紗的原因竟是為了成全別人的婚禮，也許旁人會認為自己的行為有點傻，但是，太理性的話，世上根本就不會有愛的存在。

4.4

適逢母親節，不少商鋪均擺放出各式各樣的鮮花，更貼著了很多歌頌母愛的大字標題，下班路經街上的時候，我亦買下了一枝紅彤彤的玫瑰，作為送給媽媽的小小心意。

談起媽媽，我發覺她最近變得有點憔悴，頭上的白頭髮也好像多了。聊天的時候，總覺得她的反應變得比以前遲疑，像是滿懷心事一樣。美妮曾告訴我，她晚歸的時候偶爾會發現仍未進睡的媽媽一臉落寞的坐在客廳裡，有時在翻閱放滿了我們家庭生活照的相簿，有時在呆望沒有畫面的電視機。

記得某朝起床的時候，我留意到她鬼鬼祟祟的躲在洗手間的門外，偷聽著正在裡面談電話的父親，那時我在想，難道媽媽懷疑父親有外遇，所以在偷聽？

同一晚，用晚飯的時候，父親的手機一直在響，他沒有接聽，也沒有將電話掛掉，如是者，電話響了很多遍，直到響至第三次的時候，媽媽突然說：「邊個搵得你咁急？二奶啊？」她一邊說，一邊以銳利的目光睥睨著父親。

父親先是怔住，眼睛轉了轉後說：「公司同事黎者。」

當電話再響的時候，我瞥見出現於手機螢幕上的是一個女人名。

「聽電話啦，打左好多次黎喇，可能有急事搵你呢！？」媽媽又說。

「應該係想搵我講工事架者，食飯緊要過工事。」父親故作從容。

「係囉，明知人地一家人食緊飯都仲係咁打黎，啲人咁無分寸既？」媽媽看似在說笑，但我聽得出當中蘊含了不滿和諷刺。

父親的神情變得有點古怪：「丫...係喇，今個星期五我要過澳門開會，所以應該要喺個邊過一晚夜。」

「又開會？呢排開得咁密既？」

「無計啦，今次呢個客幾大下，同埋又要求多多，應酬呢啲野少不免架喇...」

然後，電話再一次響起，他依然不選擇接聽，然後更直接將電話的電源關掉。

此地無銀，作賊心虛，第六感告訴我，打電話來的那個女人一定不是同事那麼簡單，更很有可能是小三。

到底父親跟那個小三是怎樣認識的呢？他有婚外情多久了？

而媽媽又是何時開始知道父親有外遇一事？

關於這一點，不得不在此表揚一下女人。

一般的男人於處理情感方面均是比較粗枝大葉，後知後覺，往往待到問題出現了的時候才意識到問題

的所在。而女人則比較敏感，情感的觸覺比較敏銳，即使只是對方一個簡單而細微的動作，一句普通的說話，或者一個不經意的表情，我們也能藉此分辨出對方的心意到底是如何，甚至能感受到自己的被愛程度。

那怕只是一點點，我們都能嗅出感情腐壞的氣息，於愛情方面，女人的嗅覺絕對比狗隻還要靈敏。

所以，無論父親怎樣去掩飾，都瞞不過這個已經跟他相處了幾十年的女人。

.....

一個月後，父親不在香港的某個晚上，媽媽罕有地約了我和美妮一起到外用膳，那時，我便知道她有事要向我們宣佈。

「阿達對你好嗎？」在餐館裡，媽媽問我。

「好好啊！」我答。

「你地拍左拖幾耐呀？」媽媽又問。

「七年喇。」

「七年之癢啲，有無擔心過？」

「咁又無啲，我地都好穩定啊。」

「咁就好喇...」她臉上的微笑遮掩不住內心的唏噓。

「美妮你呢，同阿熙拍成點？」媽媽問。

「無咩特別呀，都係咁。」美妮說。

美妮和阿熙現為大學同學，他們在一起已經接近六年了，文靜的阿熙一直對美妮愛護有加，而外向好動的美妮雖是經常以粗聲粗氣相待，但我卻能看出，其實她是很愛阿熙的。女人最愛裝兇，裝兇是為了讓自己能經常處於上風，這是欠缺自信和害怕失去對方的下意識反射性表現。

說真的，他們真的很匹配，性格一凸一凹，一人願打，另一人則願挨，就像兩顆兩極的磁石一樣，一直互相牽引。

「有無諗過結婚？」媽媽笑說。

「唔...」美妮頓了一頓，然後若有所思：「都有諗過吓既。」

結婚對於仍未畢業的二人來說，實在言之過早。

「睇黎你地兩個既感情生活都幾好。」說罷，媽媽嘆了一口氣。

這時，美妮和我面面相覷，大家心裡都清楚知道，我們三人當中，感情生活出現了問題的只有一人。

「你地都大個喇，有件事我唔怕同你地講...」媽媽終於講出今晚的正題：「你地老豆嚟出面有第二個女人...」

我們沒有感到意外，因為早有心理準備。

對於此事，起初當然是無法接受，於自己心目中，父親的地位一直都是非常神聖，嫖賭飲蕩吹他一概不沾，是一位既有事業心又顧家的完美男人，怎料他今天卻犯了天下間所有男人都會犯的錯...這屁話到底是誰說的？這種錯，我的潮達一定不會犯。

「我會同佢離婚。」媽媽十分堅定地說。

「可以給他一次機會嗎？或者他會迷途知返呢？」這句話，我只敢在心裡說。

作為子女，我當然不希望見證自己的雙親離婚，他們結婚接近三十年了，一直都是一對十分恩愛的老夫老妻，今天卻邁向離婚收場，任誰也會對此感到可惜。

不過，既然媽媽選擇作出這個決定，背後定是有著充分的理由。一次不忠，百次不用，即使父親最後為了補救而選擇離棄小三，他們二人的關係始終會大不如前，因為背叛是一條往心底紮了根，並永遠無法被拔除的刺...

對啊，女人就是那麼小氣，尤其是認真對待感情的女人。

「如果咁做會令你覺得舒服既話，我支持你。」最後，理性與感情之間，我選擇了前者。

換了是以前的我，我決不會讚成。

可是，如因為自己的感情用事而令她做了個錯的決定，從而毀掉她那應有的幸福的話，我定會內疚一生。

.....

幾天後，媽媽正式向父親提出離婚，他的反應異常冷靜，像是老早便料到會有這一天的來臨一樣，也許當他踏出這錯誤的第一步的那刻開始，心裡便已經作好了全軍覆沒的準備。

最後，父親沒有作出任何表態，沒有同意離婚，也沒有提出會放棄婚外情。他的想法，作為女兒的我十分了解，人總是貪，但是魚與熊掌，豈可兼得？

為免繼續磨蹭下去，媽媽選擇先發制人，於是她暫時搬回了娘家，而我和美妮則留在原有的家...

但，那已經不是一個家了。

經營了幾十年的感情，於一夜之間瞬間崩壞，這麼近距離地見證，儼如親身經歷一樣。

婚姻，可靠嗎？

愛情，還值得相信嗎？

越接近適婚年齡，答案便越變得模糊不清。

4.5

無論生活有多忙碌，也不可以忘記朋友。

週末的時候，我跟兩位好友相約到了一家新開張的中式茶館，打算一起試試新口味。

陪自己到來的人本應是潮達，可是，我們之間那每月一度的試食約定已經逐漸被遺忘，可能雙方都太忙了，有時工作令我分身不暇，有時生活令潮達心力交瘁，大家根本再沒有多餘的力氣去履行兒時的承諾。

相處的日子久了，給予對方的要求亦隨之變得寬鬆，畢竟熱戀期已過，加上大家已為成年人，再不能像以前般嚷著要每晚聊多少個小時的電話，或者每星期見多少次面，也再不能胡亂撒嬌要對方犧牲寶貴的時間來哄回自己。

「喂！諗咩諗到咁入神？」君詠將點心紙遞到了我面前：「睇吓想食啲咩？」

「無...諗緊公司野者。」我回應。

「放左工就唔好再諗工事，放鬆啲啦香港人。」坐在我旁邊的莉娜說。

君詠現職是一名保險經紀，我和莉娜於早前也一同光顧了她，各自買了一份人壽保險。憑著她了得的口才和熱情健談的性格，其事業一直發展得相當不錯，平均每月薪金是自己現有的兩倍以上，聽說她最近還聘請了一名秘書來為自己處理工事上的瑣碎事務。

我們三人當中，君詠絕對可稱得上為女強人，無論是工作，抑或愛情方面。

「我啱啱出左佣，所以今餐等我請，你地兩個千奇唔好同我爭呀吓！」君詠真是豪氣，點的全都是貴價食物。

「你就好啦，愛情事業兩得意。」莉娜嘆了嘆氣。

這些年來，君詠平均每半年便換一次男友，是名副其實的集郵家，對她而言，男人就如消耗品一樣，當他發揮了其功能或者被消耗完畢之後，便應將其捨棄，她的愛情座右銘是「不要將有限的青春浪費於同一個男人身上」。於是，我們給她起了一個綽號，叫作女飛人，因為她「飛人」的紀錄實在相當驚人，至今被她拋棄過的男人...數數手指，應該不下二十個。

據說她現時的男朋友是一名填詞人，對方曾為她填過一份詞，其作品更一度成為過最受歡迎流行歌曲之一。

「講呢啲...你既愛情夠得意，如沐春風咁，點啊？係咪有野要同我地分享先？」君詠回應。

「終於有著落喇？公司同事？」我跟莉娜握了握手，以示恭喜。

以莉娜的條件，要找個男人其實並不是一件難事，可是她總是遇人不淑，一直找不到一個適合自己和懂得疼愛自己的人。

「嗯...」莉娜羞澀地點了點頭。

「快啲從實招來，到底件事係點既？」君詠用筷子架在莉娜的頸旁，假裝威脅著她。

「唔...其實我地...即係...」莉娜一直在支支吾吾，像是有難言之隱。

「吞吞吐吐咁...唔見得光架？」我問。

莉娜怔了一怔：「其實...係我公司個老闆...」

她現正於一間船務公司裡當秘書，主要的服侍對象正是她口中的那位老闆。

「吓！？」我和君詠均感到驚訝，因為她的老闆是一名有婦之夫，想不到竟然被我說中，那的確是一段見不得光的戀情。

「佢有老婆架喎！？」我一時抑制不住自己的反應，聲音大得連附近的食客都紛紛回頭望向我。

簡直就是臭男人！既然已有家室，還要在外面拈花惹草。

莉娜說：「唉...其實我都知咁係唔啱...但係...我真係控制唔到，原來成日同一個人對住，真係會日久生情，況且...係佢主動撩我先既...」

這不是藉口，難道你不懂得拒絕人家嗎？他向你調情，你就要受落嗎？

家中出現了婚外情，現在自己的朋友竟當上了另一段婚外情中的小三，我頓時感到氣憤，我討厭小三！

突然，我對眼前的莉娜生了種說不出的厭惡，很想從此不再與她講話，很想她立即從自己的面前消失。

「咁你地而家發展到咩地步？咩左未？」君詠問。

莉娜又再點頭。

連那種關係都發生了，整件事立即變得更污穢和令人作嘔。

君詠一臉認真地說：「嘩...真係識左咁多年先咁同你講，我雖然食仔無數，但我係有我自己既操守，亦都好清楚愛情遊戲既規則，有婦之夫我係一定唔會搞，呢樣野我一直都謹守，所以你同我講你做二奶，我一定係唔會撐你，但係同時我又明呢種事係好難控制到，既然你已經踩左隻腳落去，事情亦都發生左，我只可以奉勸你一句，切勿過份認真，同埋記得要小心啲玩，因為一個唔覺意就會攞出個大頭佛。」

君詠的態度比較開放，她所說的，我無法完全認同。做小三就是不對，破壞別人家庭就是不該，無論是什麼原因也好，這段愛情於我眼中看來都是有違道德標準。

莉娜沉默不語，只是一直悶悶不樂的攪拌著杯中那些漸漸在溶化的冰塊。雖然自己是有點氣她，但望見了她那楚楚可憐的模樣，心立時又軟了下來，畢竟相識已久，深明她是一個重感情，行事沒有機心

· 且很需要別人照料的一個單純女生。

也許，說到尾這並不是她的錯，錯的都是那些不懂得知足和移情別戀的男人。

#####

「男人都是花心的」最近，腦海中經常出現這句話。

媽媽搬走了接近兩個星期，家不成家，每日回家活像到酒店一樣，除了睡覺之外，便找不到讓自己逗留在此的原因。

負能量一直揮散不去，情緒被帶到工作之中，在公司裡一直提不起勁，就連澤森和榮哥都能夠從我的稿文中察覺出異樣，我實在太不專業了。

星期五晚上，我獨個兒坐車到了潮達那位於觀塘的Band房想要探一下班，為毫不知情的他帶來驚喜。我們已經好一陣子沒有見面了，很想念他身上的味道，很想跟他分享最近所遇到的不快，很想向他撒嬌，很想被他摟入懷裡。

路經樓下大排檔的時候，我買了點吃的才上去。

「叮噹！叮噹！」我按了很多次門鐘也沒有人應門，相信是裡面的音樂太吵了，將門鈴的聲音都覆蓋。

門終於打開了。

「嗨！阿嫂！」潮達的其中一名朋友前來應門。

我立即衝入內：「Surprise~」

望見了我手上那些香味四散的外賣，一臉疲態的大家立即醒神起來，而潮達知道是我來了，更是開心得像個有家長來接放學的小孩子一樣。

他毫不忌諱地於眾人面前跟我接吻，然後更將我整個人抱了起來。

「我地落去食枝煙先，轉頭先翻上黎食野！」其他人十分識趣地為我和潮達製造了二人世界。

距離上次見面，大概已相隔了兩個星期，· 假如我們常常纏在一起的話，或會很容易有生厭的感覺。

讓思念不斷累積，待它變得熾熱的時候，才一次過釋放，會有意想不到的激情效果。

潮達將他積累了兩個星期的想念，透過舌頭上的溫度傳遞了給我。

他的熱情，為我提供了安全感；他的奔放，打退了我內心的空虛。

.....

回家的路上，手牽著手的我們在幽靜的街上踱著步。

「阿堅...之前你咪講過想去旅行既？」潮達突然問。

「係啊！」心想難道他終於肯抽時間與自己去旅行了？

「對唔住啊，我諗又要押後喇...」他說。

「哦...點解？」失望實在難掩，因為我真的很想跟他一起走出腳下這個繁忙的都市，到外地呼吸一下不一樣的空氣。

「因為...」他像是害怕望見我失望的樣子，所以不跟我正視：「我想專心考埋最後個結他試，儘快拎埋個證書先...加上最近有個朋友屋企有啲急事，問我借左啲錢，所以...」

我打斷了他的話：「咁唔緊要啦，旅行既事，遲吓先再諗啦。」他是想說所以沒有閒餘的錢跟我去旅行吧，這麼難開口的說話，就不要讓他說出口好了。

有時候，眼見身邊的情侶們能夠經常到外地旅遊，有些更已經開始籌備婚禮，心裡真會感到有點羨慕，雖然已盡量叫自己不要拿別人的生活來跟自己的比較，可是我終究是個女生，望見別人的幸福美滿，難免會出現憧憬。

我知道潮達的路絕不易走，成功並不是一朝一夕，更有可能一路上只有失敗，因為懷才不遇於香港的樂壇裡並不是新奇事，正如已故的殿堂級組合主音兼結他手黃家駒所言，香港並沒有樂壇，只有娛樂圈。

「係喇...我諗住遲啲考晒試，拎晒啲證書之後，就去教吓結他，當係打多份工。」潮達說。

「好啊，可以將興趣同工作融合理一齊，我支持你！」我說。

來到我家樓下，即將要分別的時候，潮達突然問了一個令我感到意外的問題：「同我一齊，你開唔開心？」

「開心，當然開心啦。」這是我的真心話。

「我成日都帶你去食茶記，你有無覺得係委屈左自己？」他又問。

我搖頭：「無啊！」

眼神相當堅定，因為我希望他能夠從自己的眼裡看出，他的另一半不是一個貪慕虛榮的人。

「如果有一日我地真係要分開，唔知會係咩原因呢？」他仰起頭，望著清澈的晚空，話語中帶點唏噓。

「無啦啦講呢啲野做咩？」我垂下了頭，望著我們那不一致的步伐。

來到了大廈的閘門前，他又說：「假如你發現我變左心，你會點？」

空氣摻雜著一點點腐壞了的氣色。

「咪諗辦法令你回心轉意囉！」我回應。

心裡覺得奇怪，為何他今晚的表現會如此奇怪。

「送到黎呢度得喇，你早啲翻去休息啦。」道別的時候，我望見他的眼神閃過了一下憂鬱。

「好...晚安。」說罷，他便黯然地轉身離去了。

這是分手預告嗎？預告自己將會變心嗎？

那一天，真的會來臨嗎？

4.6

媽媽搬走了的日子已來到了第二個月。

某晚下班回到家的時候，我發現滿身酒氣的父親獨個兒坐了客廳裡的沙發上，他望著我，但我卻刻意回避他的目光，像是視而不見一樣。

眼前的這個人，我根本不想多望一眼。

我們沒有對話，沒有打招呼，沒有任何交流，感覺比街上那些迎面而來的路人更陌生。

我們對上一次談話是在何時呢...已經記不起了，自從發生了婚外情一事之後，我對他的感覺，就只有感到不屑。

要自己主動開口跟他講話？沒可能的事，因為他不配。

「美堅！」當我想推開房門的時候，父親突然叫我。

「點？」我沒有回頭，只是站在原地冷冷地回應。

「可唔可以傾兩句？」他身上那一家之主的氣勢已然盡失，此刻的他彷彿一頭喪家犬。

然後，我來到了沙發旁邊，儘管聽一下他有什麼屁想要放。他坐著，我站著，面對著他，我從未感到自己是如此高高在上。

「聽日可唔可以打個電話俾你媽咪，勸佢搬翻黎？」他露出了哀求的眼神。

「你自己唔打？」我雙眼裡定是充滿了恨意。

「打過喇...但係佢一直都唔聽我電話...」

「你係有誠意既，呢啲野就自己親自做翻。」說罷，我便轉身想要返入房間。

「你係咪好憎我？」

我不語，但沉默已是個答案。

「其實我已經無再同個女人聯絡。」

「我無興趣知，呢啲說話你留翻同媽咪講。」

「我以前從來都無諗過呢啲事會發生喺自己身上...」

我靜靜地聽著。

「以前細個既時候我唔俾你地拍拖，係因為我知道男人係有幾壞，所以擔心你地會俾人呢，會蝕底俾

人，會受傷害，但係估唔到對你地造成最大傷害既人竟然係我自己...」他的聲線不斷在顫抖。

幸好我現正是背對著他，因為我不想讓他看見自己那心痛欲哭的模樣。

「或者每個人既心底其實都有佢自己既黑暗面，一個男人之所以被視為好男人，只係因為佢心入面既黑暗尚未被引發出黎，我咁講並唔係想俾下台階自己，只係想話人類始終係一種有感情既動物，有啲感覺要變既時候，原來我地係阻止唔到...」

說到尾，還只是想為自己的不當行為找個藉口。

難道坦誠承認自己所犯下的過錯真有那麼難嗎？

「早知如此，何必當初？」最後我只拋下了這一句話。

#####

翌日早上，正當我準備出門上班的時候，竟收到了莉娜的電話。

「喂莉娜？」

「唔好意思啊，搵得你咁急...我屋企出左啲事，你可唔可以而家上黎我度？」

「發生咩事？」

「我一陣再解釋俾你知，你過左黎先得唔得？」

雖然不清楚目前是什麼狀況，但莉娜平時甚少有求於自己，加上我感到事態有點嚴重，於是我立即向公司請了半天假，然後坐計程車到莉娜所住的地方。

十多分鐘後，我來到了莉娜家的門前，隱約聽到裡面傳來了一連串玻璃破碎的聲音，我沒有想太多，只是立即敲門，想要看看裡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過了一會，雙眼通紅的莉娜打開了門，其臉上更印有兩行明顯的淚痕。

「發生咩事！？ 」我從門縫間察見屋內的地上滿是被打碎了的杯和碟。

「死女包！做狐狸精有報應架！」屋內傳來了一把女聲，是莉娜的母親。

「我而家走喇，你開心啦！？ 」莉娜向著裡面大喊。

我大概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好啊！走啊！我當生少個女！以後有咩事唔好翻黎求我啊！」連站在門外的我都感受到了伯母的怒意。

莉娜將幾個行李箱推到了大門外，並跟我說：「我要搬走啊，我一個人拎唔到咁多個箱，所以要麻煩你幫我手...」

眼見現場戰況激烈，我亦無謂多言，只是跟著照辦。

來到地下大堂的時候，我問：「咩事搞到咁激？」

「唔係我想搞到咁激架！係佢自己喺度發癲咋！」莉娜激動回應。

「伯母知道左你同你老闆既事？」我問。

「係...」

「佢無情點解會知？」

「尋晚我老闆揸車送我翻屋企，咁啱佢喺樓下同我地撞到正。」

「但係...佢頭先話你狐狸精...佢無理由知道你老闆已經結左婚架？」

「佢見到我老闆手上面戴住結婚介指，同埋佢咁醒，無野係逃得過佢法眼。」

很多年前，莉娜的爸爸是因為婚外情而拋棄了她們母女二人，伯母今天表現得如此激動，實在情有可願，自己的家庭是被第三者所拆散，現在自己的女兒竟是如此不肖，成為了另一個第三者，那種既痛恨又失望的矛盾，我是絕對理解。至於莉娜總是愛上一些年紀比自己大很多的男人，大概就是因為從小缺乏父愛的關係吧。

「咁你而家諗住點？」

「租個地方暫住先，但係搞到你，真係唔好意思...」

「傻架咩，識左咁多年，講啲咁既野...」事實上，我心裡也感到相當矛盾，既認為她不值得幫，卻又不可以不幫。

接著，我聯絡了一個從事地產的朋友，拜託他找了一處月租價錢適中，交通便利的地方讓莉娜先行暫住。

將莉娜安頓好之後，我便立刻趕回到公司，繼續忙碌的一天。

#####

最近，身邊總是圍繞著「婚外情」三個字，自己的家庭如是，朋友的感情生活如是，就連報章頭條都是報道著有關豪門爭產和明星偷食的新聞，這種事彷彿沒完沒了一樣，相當擾人。

晚上，我要到位於葵芳工業區的小型音樂廳，出席由一班搖滾青年所舉辦的音樂派對，而潮達當然亦是其中的一份子。

澤森聽了有關音樂會的介紹後，表示感興趣，於是當日下班之後，我們一同結伴前去音樂會。

「其實你同你男朋友係點識？」前往音樂會途中，駕著車的澤森問。

「我地係中學同學。」我說。

「哦...當初係佢追你，定你追佢？」

「其實...都無話係邊個追邊個既，我同佢識左之後，中間發生過好多野，後尾兜兜轉轉咁一齊左囉...」

憶述自己跟潮達由相識直至相戀的過程，很多原以為被遺忘了的思憶，此刻瞬間湧現於腦海。

「哈哈...咁你可唔可以講一件你地之間既難忘事？」

「唔...未一齊既時候，佢喺學校既音樂室度...自陣自唱左一首歌黎送俾我囉。」

《I Believe》，我絕不會忘記。

「嘩...佢都幾識畀女啲！」

「哈哈...係架。」

「佢對音樂真係好有熱誠架，作為佢女朋友，我真係好想為佢做翻啲野，當係出一分力都好，但係我一直都唔知自己可以點幫佢...」

「其實你已經做左架喇，仲好成功添！」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澤森指了指自己：「我咪就係因為受到你既影響，而去緊睇佢既音樂會囉。」

也對啊，我這個小粉絲的確再為潮達再帶來多一位觀眾...

不過，假如我有能力為他做得更多，那就好了。

.....

葵芳工業區。

入夜的街道上雖是有點冷清，但工業大廈的八樓卻是非常搖滾。

想不到一個那麼偏僻的地方竟聚滿了一班熱血青年，小型音樂廳裡，是來自不同地方，有著不同背景，卻有著相同夢想的人。

雖然大家互不相識，更可能是素未謀面，但現場的氣氛卻是意想不到的高昂，眾人打成一片。音樂果真是一種奇妙的東西，它不單能將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徹底地打破，令當下的環境變得和平親切，亦能將人們感染，使他們不自覺地完全投入其中，甚至暫時忘卻了自我。

表演者的情感和熱血全都透過混合於空氣粒子中的妙韻，傳達給了台下的觀眾。

雖然現場並沒有擺放椅子，我們整晚都是站著的，但只要音樂一響起，疲倦和雙腳痠軟的感覺便會隨即消散，身體亦會很自然地跟隨著節奏而擺動。

最重要的，能夠近距離地望著自己喜歡的人做最擅長做的事，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彈著結他的潮達表現得非常陶醉和享受，我最喜歡他現時這個模樣了，從他的身上，我感受到了自信，不羈，認真和感性。

潮達頭上的光環仍在，所綻放的光芒亦從來未有退減過，這樣子的他，真的很帥。假以時日，他定能飛得更高和更遠，對此我仍是堅信不疑。

音樂會差不多結束的時候，樂隊準備演奏這晚的最後一首歌曲。

追夢的同時，也不忘向音樂人致敬，他們要唱出的是Beyond的海闊天空，紀念某位搖滾戰士，某個本地的音樂傳奇。

相信即使不懂得音樂的人也定會懂得海闊天空這首歌吧。

聽著前奏，會有種莫名的感動在心中縈繞；認真細味歌詞，更會有種欲哭的感覺。

每個人都總曾經歷過被這首歌所感動的時候，假如某人答沒有的話，我肯定他是一個沒有夢想，或者還未曾成長，未經歷過窘境的人。

『背棄了理想 誰人都可以 那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潮達的夢想，就是我的理想，我決不會將理想背棄，那怕有一天，世界只剩下我倆。

音樂會圓滿結束。

搖滾令人感動。

當追夢者遇到了知音人，原來是一件很滾動的事。

5.1

一年時間又過去。

搬走了的媽媽仍然未肯原諒經已浪子回頭的父親，一方不願離婚，另一方則不肯作出讓步，婚姻一直處於膠著狀態。

而我嘛，每日都是不分晝夜地工作，日間為工事奔波，晚上同是為著自己的前路而奮鬥。

望著電腦螢幕中那堆密密麻麻的文字，雙眼變得乾澀，於是我除下了隱形眼鏡，然後伏了在桌上稍作休息。檯面上的時鐘一直在刻動著，再過幾分鐘，分針便要與指著正上方的時針重疊起來，新的一天即將要來臨，這時才看清楚原來時間一直都是這般悄悄地溜走。

工作逐漸變得得心應手，在報社裡我再不是一名新丁，除了副刊，現在我還會負責部分有關港聞的工作。

前陣子，我跟潮達吵了一場小架，直到現在雙方的關係仍是處於冷戰狀態。事情的起源是由於他的事業一直沒有起色，加上他間中會抱怨目前的正職工作並不適合自己，於是我便提議他到舅舅的麵包店裡當學徒，怎料他竟然大發雷霆，指我看不起他，更說男人的事不需要作為女人的我來操心。

互不瞅睬的日子已經來到了第十五天了，想念他的程度早已到達了極限，心裡一直希冀約他去看場電影，順道把他哄回，可是大家一直騰不出合適的時間，他有空時，我正在採訪；我放假時，他卻要突然加班。

究竟是天意弄人，還是這段關係已經變了？

#####

週末，我又再工作至夜深，是為了明天的假期做好準備。很多時候，澤森都會當我的柴可夫，今晚也不例外。

「聽日放假有咩搞？」車上的澤森問。

「無咩特別，拍吓拖輕鬆吓。」明明與潮達就正在冷戰中，明天能不能哄回他也是未知之數。

「你就好啦，我放假好孤獨架。」

「既然咁寂寞，點解你又唔搵翻個伴？」

「你錯喇，我係孤獨，而唔係寂寞。」

「吓...有咩分別？」

「當然有分別啦，孤獨係一種形式，而寂寞係一種心態。」

「你講野咁深奧既，我唔明啊。」

「一個人寂寞，代表佢內心既空虛，代表佢心裡缺乏一啲野，即使俾佢擁有全世界，仍然會感到寂寞，因為佢仲未得到自己心裡面最需要被填補既部分。但係孤獨既人唔一定感到寂寞，內心亦唔一定係空虛，有可能係佢自願以呢種形式去過生活。」

「咁哲學既，我唔明...不過算啦，其實我係想問，點解你唔拍吓拖呢？」

「哈哈...其實我之前有個拍左拖十五年既女朋友架，不過兩年前散左嚟...」

「因咩事散？」

「性格不合囉。」

「拍左十年先知性格不合？」

「係啊，咁人會變架嘛，人一變，價值觀同性格都可能會變，最後夾唔到，咪要分開。」

「咁點解到而家都仲唔搵過個？」

「唔...因為揀唔啱囉，哈哈！」

「係咪你要求高咋？」

「其實主要係因為我仲未放得低佢，同埋我諗我到而家都唔拍拖，係出於對前度既一份尊重...」

「尊重！？」

「即係同一個人一齊左十幾年，我諗至少要用幾年時間先可以完全放低對方，喺完全放低之前，我係唔會再開始一段新既關係...」

「咁你仲有幾耐先可以放低？」

「哈哈...唔知架，不過我諗都應該差唔多架喇...同一個人相處得耐左，會變左做習慣，要重新適應另一個習慣，係一件好花時間同心機既事。加上個人又大左咁多，副引擎都鈍晒啦，已經再搵唔翻以前既動力去重新追求同經營一段戀愛。」

澤森說的話全都是我心裡所想，所以我十分害怕有朝一天會跟潮達分開，因為我知道自己一旦變回單身，便不會再有談戀愛的勇氣。

車子駛到了我家樓下，跟澤森道別過後，我獨個兒來到了公園，想要散一下步和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坐在長椅上的我仰起頭，望著掛於樹上的鳥巢，突然回想起還未跟潮達在一起的時候，自己那段被雀屎擊中的經歷，然後當時十分體貼的他立即為自己清理...

想一想，原來那已經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這時，附近傳來了貓兒的叫聲，我瞥見公園的另一邊有一名男人正在餵貓。

心想都這麼夜了，還竟然走到這裡餵貓，那個人真是有善心。

突然，我隱約聽到了一下貓兒的慘叫聲，起初以為是錯覺，回頭一看，我看到了那個餵貓的人原來是戴上了鴨舌帽和口罩，心裡便生了懷疑，難道這個人是最近當紅的花貓殺手？

那個人的動作有點鬼祟，更不時回首，像是擔心有人在附近看到了他所做的一切，為了避開他的視線，我立即蹲下了身，躲了於草叢堆後。接著，我隱約看到他將地上一具疑似貓屍的物體放進了黑色膠袋中，然後便匆匆離去。

我尾隨著這名嫌疑犯，心想假如他就是花貓殺手的話，我可以找個機會將罪證和對方的容貌用相機拍下來，幫助警方將這名虐畜狂徒緝拿歸案。

我一直小心翼翼，不敢跟得太貼近。來到了某條後巷的時候，他沒有再前進，只見他蹲了在地上，從膠袋中掏出了奄奄一息的貓兒，然後用鐵鎚往其頭上一錘...

雖然我跟這名變態隔著了一段距離，卻仍能清楚看到貓兒那慘死的模樣。

他一直鎚，一直鎚，牆壁沾滿了向外四濺的鮮血...

我立即掏出相機，想要將他暴行拍下，可是當我再次抬起頭的時候，那名變態已經不知所蹤，現場只遺下倒臥於血泊之中的貓兒。

這時，一股寒意自脊椎冒起，潛伏於體內的危機感告訴我身後正有人逐漸逼近。

還未趕得及回頭，突然有人從後伸手將我的口捂住，我試圖掙扎，正當想大呼救命之際，我發現這個人原來是澤森。

「殊！」他一根手指豎在嘴巴前面，示意我不要作聲。

「點解你會喺度？」我將音量壓至最低。

「離開呢度先講！」說罷，他領著我從後巷回到大街上。

「頭先我遇到花貓殺手，我差啲可以影到佢既罪證架喇。」我說。

「你咁樣做好危險架，你要記住自己只係記者，而唔係偵探，假如剛才你俾佢發現，真係唔知佢會對你做出啲咩，你可能有生命危險，下次唔好再係咁喇！」澤森的態度和語氣相當嚴厲。

「哦...」無故被罵，心裡先是有點不甘，之後平心靜氣地想了想，明白他只是在緊張自己而已。

「但係點解你會知我喺度？」我又說。

澤森回應：「頭先我開車走既時候，見到你鬼鬼鼠鼠咁入左後巷，咪落車過黎睇吓你搞乜。」

「唉...俾個變態佬走甩左，好唔抵...」

「算啦，呢啲事係應該交翻俾警方處理，你一個女仔半夜生更咁樣好危險架！」

事情總算有驚無險，翌日我到了警署向警方講述了有關那名花貓殺手的身型特徵，希望能為案件盡一點綿力，為社會做一點事吧。

.....

翌日下午。

我買了潮達和自己都十分喜愛吃的煎饅三寶，然後前去他的Band房。

「叮噹！」我滿心歡喜地按了按門鈴。

怎料，門打開的時候，我竟發現安瑩已經坐了再裡面，桌上還放滿了外賣。

「咦？你今日放假咩？」潮達跟我說。

「係啊，諗住俾個驚喜你嘛...」可是，感到驚的人是我。

潮達說：「你都買左野啊？咁啱既，安瑩啱啱都買左啲外賣上黎俾我地食。」

我跟安瑩點了點頭示好，心裡有種說不出的惆悵和失落...

自從，打開門望見了她之後。

「係咩...早知我就唔買咁多啦。」我說，心裡滿是晦氣，卻不敢將其表現出來。

安瑩常出現於潮達身邊，她彷彿比我更像潮達的女朋友。

「你坐陣先，一陣一齊去睇場戲，好唔好？」他問。

原來我們心有靈犀，大家都是想約對方去看電影。

「唔使特登陪我啦，你繼續夾band啦，我諗住黎見下你架咋。」

「今日星期日，都應該俾自己休息下既。」

之後，安瑩先行離去，而潮達跟我到電影院看了一齣愛情電影。

晚飯的時候，我將昨晚幾乎能緝捕殺貓兇手的事告訴了潮達。

「哦...咁好彩有阿森喺度咋啲，你都見唔到個兇手去左邊，話唔定其實佢已經發現左你，準備埋伏你，但係由於阿森出現所以先嚇走左佢。」他說。

「都有機會係咁，所以諗諗吓...其實尋晚都真係幾險。」

「係呢...阿森佢係咪無女朋友架？」

「無啊。」

「咁平時加班加夜左，係咪都係佢車你翻屋企？」

「係啊。」

「其實佢人品都唔錯啊...」

「唔...都係既，入左呢間報館咁耐，都係多得佢教我野，我做野先可以上手得咁快咋！」

「咁你真係要諗吓點樣報答人地對你恩情喇！」

然後潮達若有所思的望著窗邊的鳥兒說：「其實有時我都想可以好似啲雀仔咁喺天上面自由自在咁飛，唔使翻工，唔使諗儲錢買樓，唔使為將來而煩惱...你呢？你有無咁諗過？」

「嗯...」我點了點頭，然後將他的手臂挽得更緊。

從事藝術的人總是那麼感性，和難以捉摸。

5.2

某晚，莉娜約了我和君詠到尖沙咀某間酒吧飲酒，她平時甚少會主動提議到酒吧，所以我們肯定最近應該是發生了什麼事，她不是想要報喜，就是報憂，但依據她那於通電時的平淡語氣，我猜是後者居多。

「唔好意思啊，遲大到添...」由於今天的雨勢頗大，路上人多車多，遇上交通擠塞的我於是遲到了接近半個小時。

「唔緊要，我都係啱啱到咋，今日勁塞車。」穿了一襲深藍色低胸連身裙的君詠說，其身材顯得非常惹火，胸前那條深而長的事業線吸引了在場不少男人的目光。

莉娜的目光有點虛浮，一直若有所思的凝望著面前那杯只喝剩三分一的啤酒，彷彿想要看透些什麼一樣。

「講到邊啊你地？」我問。

君詠遞給了我一枝啤酒：「飲啖野先啦！」然後向著我擠眉弄眼，用眼神互相交流，大家都覺得莉娜今晚定會不醉無歸。

這時，莉娜終於開口講話，她淡淡地說：「我又回復單身喇。」說罷，她喝光了手上那杯酒。

早就知道不會是宣佈喜事，只是沒有過這段婚外情完結得那麼突然。

一向不勝酒量的莉娜很快便會醉至不醒人事，所以我今晚並不打算喝太多，否則誰來照顧眼前這兩位烈女？

君詠：「幾時散架？」

莉娜：「尋日...」

我：「原因？」

莉娜：「前幾日我自己一個行行下街，突然有個女人走過黎攞左我一巴，仲鬧左我一聲賤女人，當下個一刻我真係呆左...事後諗翻，我認得個女人好似就係我老闆個老婆。」

君詠：「吓唔係啊？無啦啦打人都有既？」

紙包不了火，我早就猜到這段關係會有曝光的一天。打人雖是不對，但卻情有可原願換了是我，在街上遇見欲搶去自己丈夫的女人，或許也會禁不住衝動，上前一洩心頭之恨。

「咁分開係你提出，定你老闆提出？」我問。

「佢提出...佢話唔想搞大件事，所以就同我講分手...」莉娜邊哭邊說：「但係我真係好鍾意佢，我唔想就咁就完...」

那一記耳光，看似還未能將莉娜打醒，繼續這樣下去，是沒有好結果的。

君詠：「但係你仲喺佢間公司度做緊野架啲，朝見口晚見面咁點算？」

然後，莉娜從袋裡掏出了一張十萬元的支票，付款人是她老闆的名字，收款人當然就是莉娜，不用解釋都知道，這張支票是所謂的分手賠償。

君詠替莉娜感到不值：「唔係啊？你老細咁孤寒架？十萬蚊就想又食又拎？佢當你係雞啊？」

莉娜：「佢尋日叫我入房，俾左呢張支票我後，我就明白咩事，於是我主動辭職...唉！而家人又無，工又無...」

「睇開啲啦，其實你從一開始就應該知道，有啲野唔係屬於你既話，就唔好抱住能夠擁有既期望。」我說。

這刻，我反而是替莉娜感到高興，因為事情總算出現了轉捩點，繼續無意義地浪費自己的青春的話，實在太傻了。

「而家食左佢老婆一巴啲，十萬蚊點補償得到啊？計我話，聽日一於上多次去公司，叫佢俾夠三十萬！」我知道君詠只是在說笑和希望紓緩一下當下的氣氛而已。

莉娜沒有作聲，只是一臉失落地搖著頭，相信支票上的銀碼是多少，對她而言根本並不重要。

「咁你之後諗住點？」我問。

莉娜：「仲可以點...根本就唔到我話事...」

君詠：「係架...做得第三者，其實好多野都唔到你控制，從一開始，你已經係演緊一個不討好既角色，仲要註定你最尾會係一個輸家...不過唔緊要啦，經一事長一智，男人周街都係，快啲放低呢段感情，然後重新投入生活啦。」

我：「係囉...緣份既野，好難講既。」

這一晚，她們二人各解決了一打啤酒，由於君詠的酒量較好，所以離開酒吧的時候還能保持清醒和自行走路，至於不省人事的莉娜則需要我們的攙扶和護送。

在馬路旁等待計程車的時候，莉娜一副想要吐的樣子，為免她待會在車上吐滿一地，我們於是將她帶到後巷處先讓她吐個夠。

借酒消愁，強行將自己灌醉，看似有點犯賤，可是，有些時候若我們不將心內的悶氣發洩出來，會很容易變成抑鬱。

莉娜吐了整整五分鐘，我不斷為她掃背，希望能讓她感到舒服一點。

正當我們準備離開的時候，我發現後巷的盡頭出現了三個男人，臉上露出了獠笑的三人正在向我們逼近，直覺告訴我，他們一定是圖謀不軌，想打我們幾個女生的主意，於是我和君詠立即扶起莉娜，轉身便走。

怎料，後巷的另一邊又出現了兩個男人，將我們的去路堵住了，兩邊的人馬很明顯是同一夥。

無路可逃的情況下，我開始感到膽怯，這班人到底想對我們做出什麼？

「喂姐姐仔...咁夜仲唔翻屋企？」其中一名男人正在摩拳擦掌，表情非常猥瑣：「要唔要我地送你翻去啊？」

「你地想點？再行埋黎我報警架！」君詠立即從手提包裡拿出手機。

另一名壯漢突然撲上前將君詠壓在牆上，並將她的手機奪去。

有見及此，我靜悄悄地從褲袋中掏出了手機，然後雙手放在身後，準備打電話報警求助。

「八婆，你隻手做咩啊？」那名壯漢抓住了我的手臂，且相當用力，整條手臂頓時感到發麻。

「啊！」我痛叫了一聲，然後不斷放聲大叫：「放手啊！非禮啊！」

可是現在已為夜深，加上我們身處的位置為僻靜之地，附近暫時未有出現任何途人的身影。

一眾大漢逐漸逼近，面目變得越來越猙獰。

心想這次真的糟糕了...早知如此，就不該走到這裡來。

突然，遠方出現了一把雄壯的男聲：「停手！」

大漢們此時齊齊回頭望去，我隱約看見一名身穿黃衣的矮漢正從遠處迎面奔來。

望真一點，那名矮漢的身上所穿的，是一件類似道袍的當西，他越奔越快，速度異常驚人，不知道是否因為喝了酒從而令自身反應變得遲鈍了的關係，他彷彿化作了一道金黃色的光。

於晃眼的一瞬間，黃衣矮漢便已經凱旋而至。

「郁佢！」大漢們齊聲喊道。

然後，現場一片混亂，完全不懂得應如何形容眼前的打鬥畫面，我們只見矮漢以肉眼無法看清的手法和速度將幾名大漢通通摔倒了在地上。

「走！」他抱起了醉醺醺的莉娜，並示意我們跟著。

我們一直跑一直跑，來到了大街上某個巴士站的時候，他便將莉娜放下：「呢度應該安全喇，你地就喺度搭車翻屋企啦！」

我氣喘吁吁地說：「嘎...唔該晒...好彩有你咋...如果唔係...我地都唔知點算。」

矮漢沒有作任何回應，只是定了眼般凝視著身旁的君詠。

「多謝你啊...呢位大俠，應該點稱呼你好？」君詠露出了傾慕的眼神。

沒有半點氣喘的矮漢將身上的道士袍除下，並將其塞進了黃色布袋之中：「叫我阿光得喇。」

「唔知你介唔介意俾你個電話我地呢，你今日救左我地...或者搵日請你食餐便飯當係報答？」此刻的君詠就像個向偶像索取親筆簽名的小粉絲。

「好啊，無問題。」這位光哥從褲袋中拿出了卡片：「上面有我電話。」

君詠興奮地將其接過，我看了看上面的資料，發現眼前這個人果真是一位副其實為人辟邪驅鬼的道士，因為我曾經於電台節目中聽聞過他的名字。

光哥對著君詠說：「呢位小姐...你印堂有啲發黑，仲烏雲蓋頂，呢排最好唔好去咁多夜街...」他從黃布袋中掏出了一些東西後又說：「我呢度有一道符，如果可以既話，今晚開始就將佢掛喺床頭，可以保你平安架。」

這名叫阿光的男人，渾身散發著一股獨特的魅力，聽著他說話的時候，心裡會有種安然的感覺。

「即係咩意思？你想話佢撞到啲咩野？」我問。

光哥：「咁又未至於，不過最好小心啲啦，時運既野好難講。」

女事主君詠看似毫不在意，只是一直含情脈脈地凝望著一臉英氣的光哥。

光哥看了看手錶後說：「我都係時候走喇，有緣既話，遲啲再見。」

跟這位英雄道別過後，我們三人便坐車回到莉娜的住所，由於時間已經太晚和太疲累了的緣故，我和君詠都選擇留在莉娜家借宿一宵。

莉娜於躺上床後不夠兩分鐘便已經呼呼大睡，滿身酒氣的君詠則先洗了個澡，然後便赤條條的攤了到床上，進入昏迷狀態。而我對今晚的事仍然心有餘悸，一時未能進睡，加上對眼前這個亂糟糟的家有點看不過眼，於是便動手處理了一下家務。

我望著床上這兩位酣睡中的好朋友，心生感慨。

兩個睡在一起的女人，愛情路上卻有著那麼不一樣的命途，一人風花雪月，身邊伴侶貨如輪轉，視天長地久為無物；另一人則渴望得到被愛，卻一直遇不到對的人，只有被傷害的份，情路坎坷。

如果有一種女人，須要經歷過「痛」才會成長，莉娜毫無疑問就是這一種。

君詠曾經自誇過去的每一段戀情均是無比浪漫和美好，當然啦，因為她的愛情全都是非常短暫，根本沒給予它變質的機會。

處理好家務後，臥於沙發上的我想著想著，最後不自覺地睡著了...

依稀記得，我夢見了大家被圍困於後巷時的情境，但是，前來拯救自己的人不是那名道士，也不是潮達，而是澤森。

5.3

「其實當初點解你會睇得上我既？」在巴士上，潮達問。

「無端端點解咁問？」靠在他肩膀上的我回應。

「無...諗翻起原來我地都已經一齊左好耐，但係我好似一直都無問過點解你當時會鍾意我。」他說。

「仲記唔記得，我地第一次正式見面係喺邊度？」我問他。

他想了想，然後說：「學校既音樂室囉。」

「講樣野俾你知啦，其實我第一次見你，係喺我地屋企附近既便利店門口。」

「便利店？我舊時翻工個間？」

「係...有日我經過便利店，見到有個小妹妹俾人整跌左杯雪糕，之後佢喊起上黎，而喺入面做緊野既你就跑出黎安撫佢，仲翻入去拎左杯新既雪糕出黎俾佢食添...其實由個一刻開始，我已經鍾意左你，但係當時我連你叫咩名都唔知，直到後來先知原來我地係讀埋同一間學校...你話緣份既野係咪好奇妙？」

「哦...係咩...我對呢件事又無咩印象啫...」

「嗰陣你有對住我笑架！」

「真係唔記得喇。」

「我咁平凡，你對我無印象都好正常既。」

「但係有一件事我諗你真係唔知，我第一次見你的而且確係喺音樂室。」

「嗯！？」

「有一日放左學之後，我喺音樂室個雜物房度搵野，期間我聽到外面有人彈起《我的野蠻女友》主題曲既前奏，但係一聽就知係門外漢...於是我就望出去睇吓到底係咩人...結果俾我發現一個可愛得黎又傻奸奸既四眼妹喺度彈琴，但係彈黎彈去都好似彈唔到咁，最後仲發晒忤憎...可能當時環境太暗，所以你睇唔到我掛...但就係因為嗰次，我開始對你有印象。」

「乜原來我地未識嗰陣，已經俾你睇到我的啲醜態？過左咁多年先知，我真係好瘡啊...」

潮達笑了兩聲，然後輕撫著我的頭髮，再輕吻了我的額頭一下。

簡單的一吻，有時更勝於千言萬語。

「其實你有無諗過，第日會係點樣同我求婚？」

「吓...我無諗過要求婚架啫。」

「搞錯啊，你唔係咁懶啊？結婚一世人得一次...」

「但係如果而家講左，到時咪無驚喜？」

「到時我都唔記得左啦！講啦，我而家聽，可以而家幻想下同開心下呀嘛！」

「唔...我諗我會搵個機會帶你翻去舊時中學既音樂室，然後喺嗰度向你求婚，夠晒特別啦！？喺邊度識，就喺邊度求婚。」

「哈...都好啫！虧你諗得出。」

.....

工作到倦了，閉目養神期間，偶爾會想起舊時的甜蜜畫面和對話。

不知道是錯覺還是什麼，最近總覺得潮達有意避開我，通電話和見面的次數逐漸遞減，而且感覺也變得有點不一樣了...

我對他的思念依舊沒有變，可是他跟我牽手的時候，掌心與掌心之間彷彿失卻了舊時的一份緊緻；跟我待在一起的時候，他的眉頭經常皺起，講不夠幾句話便顯得有點不耐煩...

最明顯的，是我們四目交投的時候，從他的眼裡，我彷彿再也無法看到自己。

畢竟這是我談過的唯一一場戀愛，故對於面對情感轉淡一事，這可說是第一次。

「男人都是花心」的想法再次於腦海中浮現。

如果潮達變心了，那我應怎麼辦？

如果他跟別的女人發生了關係，我又會有何感覺？

這陣子經常胡思亂想，曾想出過一百種可能性，卻全都是得出壞的結果。

原來愛情並不只有七年之癢一個危機嗎...

.....

星期五，晚上。

經過Band房樓下的時候，我發現潮達正在與一名西裝男爭執，而安瑩則躲了在潮達的身後。

「我地既野，關你咩事啊？咪多管閒事啦死老襯！」西裝男相當兇惡，像是想動手打人一樣。

「我係佢朋友！」潮達指著身後的安瑩：「朋友有難，我而家睇唔過眼，得唔得啊？」潮達大聲回應，氣勢絕對不輸給對方。

「哦！原來識左條契家佬啊！？唔怪得呢排搵親你都話有野做啦，原來係去溫仔！」西裝男向著安瑩大罵。

安瑩激動反駁：「我無！你唔好屈我！」

我大概明白目前的狀況了，那個西裝男應該是安瑩的男友，中間定是發生了什麼事，而潮達則正為此維護著她。

「唔使扮野喇，你都係嫌我俾唔夠錢你者！？」西裝男從衣袋裡掏出了一疊鈔票，然後拋向了安瑩的身上：「噏！錢啊！錢啊！執啦八婆！」

這時安瑩忍不住哭了起來，而潮達則伸手將西裝男推開。

西裝男像發了狂一樣，往潮達的臉上轟了一拳，然後更將他推跌在地上：「死老襯想郁我？」

得寸進尺的西裝男欲再出手，我見狀立即上前喝止：「喂！停手！」

「你頭先做既野講既野，我全部拍低晒！」我用手機鏡頭對向他：「睇你身光頸靚咁，應該都有頭有面？你都唔想我將條片擺上網，然後俾人起你底架？」

其實我什麼都沒有拍下，只是在嚇唬他而已。

「嚇鬼啊八婆？我未驚過啊！」他說。

「一係你同個兩位差人哥哥講囉。」我指著街口附近兩名正在巡邏的警員。

西裝男一臉憤慨，卻又不敢再輕舉妄動，他向我豎起母指：「你好野！」然後回頭對著安瑩說：「睇路啊！我仲會再搵你地架！」

望著西裝男走遠了之後，我立即回身視察了一下潮達的傷勢：「你點啊？」

他的兩邊手肘均被擦傷至流血。

「無野，小事黎者...」他說。

安瑩一邊哭著，一邊用小手巾為潮達進行包紮：「唔好意思啊，搞到你受傷...」

「傻啦...都唔關你事。」潮達。

「頭先個男人係咩人？」我問。

「上到去Band房先講。」

之後，安瑩跟我娓娓道來，那個西裝男原來是她的前男友，是一名家境富裕的二世祖，更是這間Band房的業主，難怪此單位從來未被加租。

起初安瑩是貪圖對方的財富才跟他在一起，後來一起久了，對方的真性情逐漸原形畢露，脾氣暴躁的他經常對她呼呼喝喝，有時更會動手打她，對她就如奴隸一樣。

忍耐多時的安瑩於前幾天主動向他提出分手，怎料心有不甘的他今天竟然想向安瑩發難，碰巧潮達在場，於是便發生了剛才的事。

「呢啲咁既人渣，唔使驚佢既，有咩事咪報警。」潮達說。

「佢並唔係善男信女，佢今日話會再搵我地，真係唔知佢下一步會做啲咩...有時連我都唔知佢心入面到底係諗緊咩。」安瑩的憂心盡顯於臉上。

「唔使擔心啲，有我喺度。」潮達安慰她說。

一直坐在旁邊聆聽著的我，心中感到有點忐忑和不安。

是因為看見他為別個女人的事表現得如此上心...還是擔心不自量力的他會惹上麻煩？

好像兩者皆是。

「既然事情發展到咁既地步，而佢又知道你就係呢個單位既租戶，咁呢間Band房佢一定唔會繼續租俾你地啦？」我說。

潮達回應：「唔租咪唔租，我都預左。香港咁多工業大廈，我唔信搵唔到地方俾我地夾Band。」

為了一件本是與自己無關的事，他竟然願意如此豁出去...

潮達又說：「阿堅啊...你一陣係咪翻屋企架喇？」

「係啊。」

「因為安瑩佢最近搬左新屋，好多野都未搞掂，我一陣諗住過去幫吓佢手，不如你自己翻去先。」感覺上，他彷彿不再是我認識的那個他。

安瑩一臉不好意思：「吓...唔使啦，其實我自己一個都搞得掂...」

潮達說：「得架喇，你最近發生咁多事，你之前幫左我咁多，而家都輪到我幫番你啦。」

「唔緊要啊，還掂我都想自己一個人行吓街，你地去啦，唔使理我。」我討厭故作大方的自己。

跟他們道別過後，我並沒有立即離開，反而是到了附近的海旁散步。

攀過欄杆，坐到石壘上，迎著冷冷的海風，我終於明白澤森口中那孤獨和寂寞的分別了...

寂寞是一種心理，孤獨是一種形式。

形式上我並不孤獨，但此刻的內心卻是無比寂寞。

是自己少到來海旁的關係嗎，怎麼我現在才發覺海水的味道原來是這般腐臭？

怎麼我總覺得，路過的途人全都向自己身上投放著奇怪的目光？

我嗅了嗅自己的衣服，那種腐臭味彷彿是從自己身上發出來...

已經腐壞了嗎...屬於我的愛情。

5.4

自從莉娜失戀和失業了之後，生活便開始變得糜爛。一蹶不振的她並沒有積極找尋新工作，這段日子裡，她不是整天躲在家無中所事事，就是於酒吧流連，讓悲傷無限放大。

某夜下班之後，我忽然心血來潮想要探望一下莉娜，可是她的手機一直沒有人接聽，心想她定是頹廢得連電話也不想去接。

在大門前，我敲了很久的門，莉娜也沒有前來應門，但鐵閘並沒有鎖上，我猜想她應該是身在屋內。由於我擁有莉娜家的後備門匙，於是便直接開門，打算看看她到底在裡面搞什麼鬼。

「莉娜！？你係咪喺入面啊？」進門後，發現廁所門是關著的，於是我敲門叫道。

依然是沒有回應。

我隱約聽見門後傳來了潺潺水聲，心想或許她正在裡面洗澡吧，可是又沒理由不回應一聲...

這時，站在門外的我察覺現場的空氣中蘊含了一點點血腥的味道，一股莫名的不安和恐懼立即湧現於心頭，然後，我二話不說便推開了洗手間的門。

進去後，濃烈的血腥味立即撲入鼻子裡，情急之下，我拉開浴簾，竟發現全身赤裸的莉娜軟軟的攤了在被鮮血染紅了的浴缸上...

「哇啊～！」望見了眼前這個恐怖畫面，感到大駭的我連續驚呼了幾聲。

發生命案嗎！？

當下腦海雖是一片空白，卻不忘立即掏出手機打電話報警，然後冷靜地將自己目睹的一切和身在的位置告知了警方。掛線後，我發現坐廁上放著了一個沾了點血花的信封，於是戰戰兢兢上前查看了一下...

看完了後，我明白發生什麼事了...

原來莉娜是割脈自殺。

信封裡的，是莉娜的遺書，裡面講述她為情所困，由於情傷所帶來的痛苦超越了所想，加上對自己一直以來的犯賤感到相當悔恨，故希望藉著自殺來為一切劃上句號，還說很想跟自己的媽媽和好朋友說一聲對不起...

每讀一字，內心便抽痛一下。

之後的內容，由於被自己所落下的眼淚沾濕了，字體都化開了，所以無法再讀下去。

我望著氣若遊絲的莉娜，從沒有想過她的心靈竟是如此脆弱。

傻妹子...為什麼如此看不開啊？

被男人拋棄而已，有什麼大不了！？你的身邊還有家人和朋友，不是嗎？

幾分鐘後，警察和救護員都紛紛來到了，他們立即將奄奄一息的莉娜送進醫院，途中我一同坐上了救護車，待在她身邊，握著她的手，希望能夠給她一點點的溫暖和勇氣，並讓她知道，一直以來，她從不是孤單一個。

.....

不幸中之大幸，經過一番搶救之後，醫生總算將徘徊於鬼門關的莉娜拯救了回來，但由於她失血過多，暫時仍是處於昏迷狀態。

不知道是命運的安排還是什麼，若不是我的出現，莉娜或許已經一命嗚呼。

是巧合也好，是命運也好，有些事，彷彿是冥冥中註定了一樣。

莉娜被搶救的期間，我聯絡了伯母，告知了她莉娜的情況，雖然莉娜一直沒有搬回到原來的家，伯母亦沒有就莉娜成為小三一事作出過原諒，兩母女的關係一直還是非常惡劣。可是，當伯母知道莉娜差點賠上了性命的時候，便立即憂心忡忡的趕來了醫院的病床旁邊，更一直握著莉娜的手哭個不停...

二人雖說過要斷絕母女關係，可是，骨肉相連這個事實是永遠無法改變的。

由心而發的真摯情感，是無法裝出來的，我看得出，伯母仍是相當著緊這個女兒。

「呢個傻女...點解要自殺咁傻啊...」幾乎哭斷腸的伯母說。

「其實...佢同個男人已經分左手，可能只係一時睇唔開，所以先...」我說。

「太傻喇！為一個拈花惹草既男人而死，值得咩！？」伯母顯得相當激動。

「其實莉娜既心底一直都係好寂寞，好想有人錫...」我上前握著了伯母和莉娜的手說：「原諒佢啦，我會勸佢搬翻黎同你一齊住，唔好再俾佢自己一個人咁孤獨。」

哭不成聲的伯母點了點頭。

經過了這一晚，圍繞於自己身邊的不快事情終於少了一件。

之後，莉娜留院了大概一星期便獲批准出院了。為了女兒的事，伯母最近花了不少心神和時間，幾乎沒有好好的睡過一晚，為免她操勞過度，於是我和君詠陪同莉娜出院，將她送回到那個真正的家。

莉娜的故事，總算能以大團圓作為結局。

#####

自從位於觀塘的Band房不再被續租之後，潮達就像失了蹤般，一直都聯絡不上。大概於一個月前開始，他經常不接聽自己的電話，就算接了，聊不夠兩句他便嚷著有事忙要掛線，除此，他一直不肯透露自己的行蹤，處於被動位置的我彷彿一直被牽著鼻子走。

問他的朋友，只知道他仍未找到合適地方作為新Band房的落腳點，還指潮達最近突然少了跟他們聯繫。

女人的疑心不禁令我生了一個想法：他這陣子變得如此古怪，一定是與安瑩有關。

他真的變心了嗎？他不再愛我了嗎？我有什麼地方不及安瑩？不及她那般楚楚可憐嗎？

我跟潮達已經沒見面兩個多月了，在一起十年了，這是兩人分別最久的一次，感覺比異地戀還要遙遠，明明大家身處同一個地域，卻像玩捉迷藏般不斷你閃我躲。

.....

十二月十二日，晚上。

澤森打了個電話給我。

「喂！我好似見到你男朋友喎！」他說。

前陣子，我將自己和潮達之間的事告訴了他。

「吓！？真係？你有無認錯？」

「無認錯，我肯定係佢。」

「咁佢而家喺邊？」

「旺角行人專用區，好多人做街頭表演嗰度。」

「自己一個？佢喺度做咩？」

「係啊，得佢自己咋，佢喺度自彈自唱。」

「可唔可以麻煩你唔好走，企喺度望實佢先，我而家即刻過黎！」

「無問題！」

終於找到他了，無論如何，今晚一定要弄清楚到底我倆之間發生了什麼事。

.....

旺角。

我的步伐從未如此急促過，一直在人群密集的道路上穿梭，即使不小心與途人的身體撞上也沒有回頭道歉，因為我怕稍一停下來，自己心愛的人便會再次跑掉。

內心急得如正在焚燒一樣。

忽爾的冷淡，令我感到十分難受，假如不把他捉緊的話，他會漸漸遠離自己的世界，我清楚的感覺到。

來到了旺角行人專用區，我環顧了一下四周，始終找不到澤森和潮達的位置，於是我致電了給澤森。

「你到未？」他問。

「我到左喇，你地喺咩位置？」

「你喺行人專用區既中間一路咁行過黎，就會見到我地架喇。」

於是我繼續往前走。

走了一段路後，終於，前方不遠處出現了自己一直期待著的身影。

頭戴鴨舌帽的潮達正站於街道上彈著結他，附近圍了不少途人，我走進了人群堆中，更特意繞到了他的身後，好讓他看不見我，無法再作出躲避。

演奏完了一曲之後，現場掌聲響起。

潮達除下了結他，然後對現場的聽眾們說：「多謝晒各位今晚既支持，以後我每逢星期六晚都會出現喺呢度彈唱俾大家聽，有緣既話，我地之後再見。」

說完之後，圍觀的途人紛紛散去。

看見他的結他聲和歌聲吸引了一班知音人，心裡是由衷的替他感到高興。

知音人全都散去了，就只有一位聽眾仍然待在原地，然而他終於都注意到這位忠實支持者的存在...

在人來人往和異常嘈雜的街道上，兩人如定了鏡般對望著。

他凝望著我，其眼神變得有點不一樣了，從他那露出厭惡的雙眼裡，我看不見預期中那應有的情感...

這是他從未有過的眼神，至少這十年來，我從未跟這種眼神對上過。

「咁得閒既？」他的表情十分冷酷。

說完之後，他彎身收拾著地上音響器材，再沒有望向我。

很冰冷的感覺，冷得猶如身體沉入了冰海一樣。

「到底發生咩事？」我緩步走上前，當踏出了第一步，才頓覺當下的腳步原來是那麼沉重。

「你朋友喺個邊等緊你喎。」他指著站在不遠處的澤森。

「呢個幾月黎你去左邊？點解唔搵我？」思緒開始變得越來越亂。他表現得越冷酷無情，我的心便越

感到刺痛。

他沒有回應，只是繼續蹲在地上抹拭著他那個專用的結他。

這時我才發現，一直繫於結他上的，那個印有「堅」字的迷你結他鑰匙扣，原來已被解拆了下來。

「你到底做咩者？我地之間發生左咩事啊？」他的沉默，令我變得焦急。

他終於望向我的雙眼：「你係咪翻屋企，一唔一齊？」

快要哭出淚來的我點了點頭。

跟澤森揮手道別之後，我便與潮達一起乘車回家。

在車上，他的視線一直停留於窗外的街景上，沒有吭出半句說話。我跟他講話，他卻只以點頭和搖頭來回應，從見面的那一刻開始，他便是如此無情。

感到沒趣的我，只好一同沉默下來，心想也許車上太多人了吧，下車之後，我們再平心靜氣地聊一下。

車停了，我們一如以往地在較鄰近我家的那個站下了車。

「夜喇，早啲翻去休息。」他淡淡地拋下了這一句後，便想轉身離去。

「你同我企喺度！」在寂靜無人的街道上，我終於忍不住要咆哮。

他回頭：「咩事？」彷彿完全事不關己一樣。

「你而家算點啊？你因咩事要刻意避開我？因咩事要突然間變到咁冷淡啊？」鎖於眼眶中的淚水此刻汨汨流下。

「我地一齊左幾耐？」他問。

「今日係十二月十二號，我地啱啱好起埋一齊十年喇！」我一邊哭一邊說。

「浪費左你十年既青春，對唔住。」他再次想要轉身離開。

我立即衝了上前，擋了在他身前並捉緊了他的雙臂：「咩對唔住啊？咩浪費我青春？你講咩啊？」

假如跪下來就能夠把他挽留的話，我不介意立即就做。

「我唔想傷害你。」他的目光有點飄浮

「我唔明啊！咩傷者？到底係咩原因令你變成而家咁？」眼前影像變得越來越朦朧，卻又不敢將淚水拭去，因為我怕一旦放開手，十年的感情會就此無疾而終。

他嘆了一口氣後說：「個答案你唔會想知。」

「係咪因為安瑩？」此刻的我就像一個瘋婆。

他不語。

而不語即是默認。

「我有咩比唔上佢？」

他搖頭。

「因為新鮮感？難道十年既感情都比唔上一刻既新鮮感？」

他又再搖頭。

我快要跪下來。

「咁係咩原因啊？」

「安瑩佢有左。」

晴天霹靂。

「咁即係點！？」

雖然十分害怕，但我還是想確認一下，他說出的答案，會否跟自己所想的一樣...

有時候，女人就是這麼犯賤，明知故問...

但，我想知道的，並不是他會給我怎麼樣的一個答案，而是他會用一個怎麼樣的方式將答案講出。

「佢個肚係我既。」他的平靜，帶著無比的殘酷。

這是最不期望聽到的一句話。

建築了十年的情感，瞬間崩落。

他回應得十分輕描淡寫，彷彿不曾愛過我一樣。

目前的局面，已完全超出了自己的預算，這一種背叛，我沒法原諒。

淚止住了...

我緩緩地將環抱著他的雙手垂放了下來...

眼前一切開始天旋地轉著，身體彷彿比我更受不住這個刺激。

頭很痛，我不斷用手輕搥著自己的太陽穴，好讓自己能清醒一點。

胸口那苦悶難挨的感覺不斷膨脹，更覺有點窒息，於是猛力地吸進街上那的淒美的冷風，空氣卻彷彿突然降低了含氧量，窒息感無法被舒緩。

暈眩的感覺變得越來越強烈，故只好閉著目。

什麼希望跟我白頭到老，在音樂室跟我求婚的，原來全都是假的...

「都話左你唔會想知道個答案，其實你...」

「我明白...」我示意他不要再講下去。

這次轉身離去的人，是我。

已經沒什麼話可以說了，既然事情已發展至這種地步。

雖然是「突然死亡」，但至少我不用背負著「莫須有」罪名去為這段關係劃上句號。

因為做錯了的人，是他。

故事並沒有因為添上了句號而變得圓滿，但，完結並不一定要圓滿，就如自己一直相信的人，也不一定會對自己忠心。

這場歷時十年的愛情遊戲，終於分出勝負，結果是我輸了。

原來被自己最深愛的人背叛，感覺是這麼不好受，那種彷彿被人用利器往自己心坎裡狠狠地刺下去的痛，簡直是生不如死。

差不多回到家的時候，手機突然震動了幾下，螢幕上顯示了潮達傳來的文字訊息...

「對不起，這些年來，我知道你付出了很多，但這間接為我帶來了痛苦。」

無論多少句對不起，都不足以彌補我所承受的傷害

我不明白，為何自己的愛會為他帶來痛苦？

「痛苦什麼？」

「因為你付出太多了，我們之間的愛並不對等...這些都是我虧欠你的，去找一個比我更懂愛你的人吧。」

男人都是這樣子嗎？明明是自己做錯了，還把說話講得那麼理直氣壯。

記得他曾經問過，假如有天發現他出軌的話，我會否給他一次機會...

答案是不會。

最後，我為這段已死的愛情留下了最後一句遺言...

「分手吧，請不要再找我。」

5.5

十年感情所造成的傷害，讓它復原的話，到底要花上多少時間？

有人說要用上對等的時間，有人說是當找到下一位對的人的時候，有人說這些傷口直到死的時候也不能痊癒。

那麼，結論是因人而異吧。

而我呢？

相信花一輩子也無法完全復原，用十年時間築起的感情橋樑，就算一下子把它炸掉，也總仍會有完好的殘餘部分吧，即使那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就算將這僅餘的部分都拆卸下來，瓦礫落下時所捲起的塵土仍會於空氣中繼續飄揚...

彷彿沒完沒了一樣。

潮達的臉，他所給過的愛連同傷害，如同一道永不磨滅的烙印。

#####

分手後幾天，莉娜出院後的一星期。

君詠和我買了些補品和餸菜到莉娜家，打算探望一下她，順道做了一件以前三人經常一起做，卻已經久違了的事，那就是煮飯仔。

由於莉娜手上的刀傷還未痊癒，未能拿起鑊鏟的她，只好站在廚房裡的一旁看著我們造飯。

「其實割脈係咩感覺既呢？」穿了一件粉紅色圍裙的君詠一邊洗菜一邊說。

「痛囉，不過只係割落去嗰下痛，之後就無咩特別感覺...不過望住自己啲血不斷流，其實感覺都幾恐怖。」站於雪櫃旁的莉娜回應。

自從她往鬼門關走了一趟後，從她的身上，我再沒有感受到那股能影響身邊人的憂鬱氣場。

「咁你既靈魂有無出到竅，望到自己既肉體？」君詠又問。

「咁又無啲，我剩係感覺到身體變得越黎越凍，可能係失血過多既關係，就算合理眼，都會有種好頭暈既感覺，最後就連謹餘既知覺都無埋。」

「乜你都會信有靈魂出竅呢家野咩？唔似你啲，你一向都咁理性。」我說。

君詠：「信啊...你仲記唔記得嗰日喺後巷度，救左我地個矮仔道士？」

「記得！」我和莉娜齊聲應道。

君詠：「其實我之後有約佢食過餐飯架，佢仲講左好多關於靈異既事俾我知！」

莉娜：「對人有意思？今次竟然睇中左個道士啊？你真係好鍾意集郵啫，咁職業既男人都俾你試過晒。」

君詠：「唉...可能真係風水輪流轉，過往從來都唔會有男人拒絕自己，佢係唯一一個。」

莉娜：「唔係呀嘛？連你都搞佢唔掂？」

君詠：「個道士先生好怪架，佢話佢從來都唔會同女仔約會，聽講仲好似話未拍過拖...」

我：「咁佢又肯同你約會？」

君詠：「佢話佢之所以賞面同我食飯，係因為我同佢一位好重要既朋友樣貌有幾分相似啫...」

「女飛人既不敗神話終於被人打破嚟。」我說。

君詠：「我而家先知原來俾人拒絕既感覺係咁難受。」

對君詠而言，這一定是她所遇過的最大的情傷。

「係呢...你之後有咩打算？」我對莉娜說。

莉娜：「我諗我暫時唔會投身工作...」

「休息一下都好既...」

莉娜：「我或者會去澳洲Working Holiday一年，當係散心又好，咩都好...還掂個衰人之前俾左張十萬蚊既票我，我唔想留住啲錢，但又唔想俾翻啲錢佢，所以就拎黎做今次旅遊既經費。」

君詠：「好啊，我支持你，就等我送份旅遊保險俾你，當係慶祝你重獲新生啦。」

「吓...乜要送禮物架？我救左佢一命啫，係咪應該由佢黎送翻禮物俾我呢？」

這時，鑊裡的火勢突然變猛，將我嚇得整個人彈後了去，莉娜和君詠望見我如此狼狽的樣子，均哈哈大笑。

莉娜對著我說：「我地三個之中，愛情方面可稱得上穩定既，就好似只有你一個。」

對啊，我本也慶幸找到了一個能夠與自己長流細水的人。

君詠：「話時話，你係我識得既人當中，拍拖拍得最長久既一個，你同阿達係犀利既！」

以前的我，同樣會認為跟一個人在一起十年是一件蠻厲害的事。可是事實卻告訴了我，時間能夠育成愛情，亦能毀滅愛情。

君詠：「係啲，你同潮達諗住幾時結婚？」

聽到了一個背叛了自己的人的名字，原來的歡欣情懷頓時被沖進了谷底。

「未知啊，過多幾年先再諗啦。」

我沒有將自己和潮達的事告知她們，主要是不想再回憶起當晚的事，其次是因為不想好友們為自己的感情事而憂心。

君詠：「仲過多幾年？過多幾年就三十幾架喇，我地既青春無幾多架咋！」

對啊，女人的青春有限，我已經將自己大部分的青春都奉獻了給潮達。

我不語，只是點頭以作回應。

君詠：「我當你係朋友先同你講心底話，其實喺香港地夾Band玩音樂邊發到圍架，莫講話生活，連生存其實都有困難啦。你諗吓喇，一隊Band有幾個人，搵到錢又要幾個人分，再加上從事藝術既人通常前路都係坎坷...我唔係話睇唔起從事藝術既人，只係有時做人既野要實際啲囉，藝術邊可以養妻活兒架？」

君詠的意思，我當然明白。

沒有出人頭地的一天，不要緊，我願意等，因為總會有成功來臨的一天...

但是，對方並沒有給予我去等的機會。

「我都明...但係每個人都有自己既目標，有自己想做既事，局外人唔可以用自己既標準去量度人地架嘛。」我說。

為什麼我還要為他講好話？

君詠：「咁呢個問題你要自己好好諗吓喇，到底佢係咪真係俾到幸福你。」

我從沒有質疑他是否能給予自己幸福，因為我一直也認為，能和他纏在一起便是幸福的原點。

豆大的淚珠落下，鑊裡的火勢稍微變猛了點。

但，我今次再沒有被嚇退，也沒有想過要退縮，即使於感情路上。

吃過晚飯後，三人慵懶地躺到床上繼續聊天，記得小時候，大家還是初中生的那些年，我們偶爾會結伴到離島遊玩兩日一夜，租住的房裡只有一張床，三人同是這樣子攤在同一張床上互訴少女心事...

那時候的大家，是最開心，最無憂無慮和最純真的了。

6.1

半年後。

跟潮達分開了一事，我一直沒有向任何人提起過，除了澤森。

澤森一向觀人入微，亦很了解女生的內心，故無論我心裡有何喜怒哀樂，他都能一一看穿。

「最近心情好似好翻啲喎？」在報館內，澤森慰問我說。

現在總算再沒有以淚洗面，但是心頭仍有種扛上了千斤大石的感覺。

「有人做聆聽者俾我發洩吓，感覺會舒服啲。」這段日子裡，若不是他扮演樹洞來讓我抒發心中的哀愁，我早已變成抑鬱。

「聽講最近中環碼頭個度，開設左個喜年華，今晚有無興趣一齊去？當係玩吓散吓心囉！」

「都好喎，我以前細個好鍾意去呢啲地方架，等我今晚捧翻隻大公仔走先！」

心裡是由衷的感謝這一位朋友，因為他並沒有陪我走出黑暗深淵的義務。

.....

下班前，我收到了一個電話。

「喂堅姐姐！？」是潮敏，她的語氣怪怪的，像是感到非常害怕一樣：「唔好意思啊...你得唔得閒啊？」

「做咩事？」

「我而家陪緊媽咪入醫院啊，頭先行行下街，佢突然暈低左無晒反應，仲叫極都唔醒，我又搵唔到阿哥同阿熙，而家唔知點算啊...」

我緊張得整個人從座位上彈了起來：「咁你報左警未？」

「報左喇，我而家喺救護車上面。」

「你等我！我而家即刻過黎會合你！」

接著，我向老總交代了一聲之後，便立即乘計程車前去醫院，途中撥了多個電話給潮達，可是卻一直被轉至留言信箱。

來到醫院的時候，我望見潮敏一臉憂心的坐了大堂裡的長椅上。

「伯母呢？」我問。

「啱啱入左急症室。」她說。

「阿達個電話仲未打得通，我試吓再打多次俾佢。」

電話始終未能接通。

過了大約十五分鐘，為伯母診症的醫生出現了，他指伯母現時的身體狀況並無大礙，但須留院觀察兩天，伯母的血壓偏高加上最近缺乏休息，以致身體機能負荷過度，才會突然在街上昏厥。醫生又指伯母患有隱性心臟病，出現突發性心臟病時後果不堪設想，嚴重者可於短時間內休克，最後更可能猝死。

伯母可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假如未能及時將她送來醫院的話，搶救的黃金時間或許會被延誤，從而危及到性命。

我來到了病床旁邊，只見久沒見面的伯母臉上增添了不少滄桑，白髮和皺紋也多了不少。

從潮敏口中得知，原來潮達於幾個月前突然搬離了家，而自從他搬走了後，便很少再露面，甚至連電話都不打回家一下，整個人變得奇奇怪怪，只有他找別人，而別人是無法找到他...

為何一個人可以說變就變？為什麼變化竟可以是這麼大？

為什麼...為什麼...為了一個能給予他新鮮感的女人，竟忍心把身邊的一切都捨棄？

我再撥了電話給潮達，而這一次終於打通了，於是我將伯母在街上暈倒入院的事都告知了他。

十多分鐘後，他終於出現了。

這是我們分開後的第一次會面。

望見這張熟悉的臉，原以為經已被淡忘了的，那些沉澱了的往事立即被召喚回來，並將我拉進了回憶的漩渦之中。

潮敏發現他後，立即撲入了他的懷抱並哭著說：「阿哥你去左邊啊？」

「阿媽呢，佢而家點？」潮達問。

潮敏說：「佢暫時無事，但係仲未醒，醫生話要留院觀察吓啲。」

他一直在逃避我的目光，不敢跟我正視。

待他們聊完之後，我跟他示意一起到外面聊一下，然後我們來到了醫院正門的自動門外。

以前，每當經過自動門的時候，他總會扮演超能力者將自動門打開，可是此情此境已不復再。

「點解剛才你個電話打極都唔通？」我質問他說。

「因為我喺酒吧」他說。

「酒吧！？」

「係...我而家份工，係喺酒吧度做駐場結他手...」

突然，心裡無名火起，望著他的臉越久，怒火便燒得越旺，心裡也越感到不屑。

「我諗住...」正當潮達想開口說話之際，我狠狠地往他的臉上打了一下。

就連自己的手掌都感到了疼痛和發熱。

他呆了，我也呆了，就連自己也說不出動手打他的動機，總之我就是恨他。

「你可唔可以關心多啲你身邊既人啊！？成日剩係掛住自己既夢想！」我嘗試為剛才給他的那一記耳光找個合適的理由。

「我知道...」沒有待他把話說完，我又再出手，給了他第二記耳光。

是因為他背叛我，所以我懷恨在心，根本就是私人恩怨。

本想再來第三下，可是卻無法打下去，因為我感到了痛....

心裡的痛。

雖然此刻心中滿是恨，但畢竟眼前的人曾經是被自己深深愛過的人，所以我不忍心...

不忍心打散那些殘留於心目中的，那些他曾經給過自己的好。

他表情木然，我欲哭無語。

不可以再為他流淚，絕對不可以...

至少不能夠在他面前。

已經沒什麼話可以說了，為免讓如此敗壞的氛圍持續下去，我只好轉身，然後離開。

就連道別的話都不講一句，因為我找不到彼此再見的理由。

#####

黃昏。

我收起了愁緒，然後跟隨澤森來到了位於中環的嘉年華。

那兒的摩天輪終於建成了，雖然稱不上為五光十色，但映照於巨輪上的淡淡夜光卻散發著一股浪漫愛戀的氣色。

在嘉年華裡，我們玩了多個攤位遊戲，於擲飛鏢和擲豆袋的遊戲中，我贏得了四只小玩偶。

玩至有點累了，我們便稍作歇息和買了一些小食，吃飽後，二人再重新投入戰場。在嘉年華裡逗留了差不多兩個小時，差不多已走遍所有角落和玩完所有遊戲。

我們來到了最後一個還未參與過的攤位遊戲，那是射靶遊戲。

「我唔識揸鎗架喎，不如你玩啦，我唔玩喇。」我說。

「好啊。」澤森。

「乜你咁水皮架，全部公仔都係我贏翻黎既，你就一隻都無。」

「我未認真者...

「車...扮晒野！」

「我廢事關關都贏個大獎翻黎，然後傷到你弱小既自尊心咋！」

「講到自己咁勁，咪喺呢度射個頭獎翻黎睇吓囉！」

「好啊！」說罷，澤森便一臉神氣地將幾個遊戲代幣交了給工作人員，然後工作人員將一把裝了四發棉製子彈的獵鎗交給了澤森。

這個遊戲的玩法非常簡單，假如玩家能夠以一發子彈便將遠處所有垂直而放的膠罐射倒便可得大獎，花兩發便二獎，如此類推。

澤森熱身了一下，鬆了鬆筋骨，然後便提起鎗對準目標。

他握鎗的姿勢有板有眼，鎗拿得很定，看不出有半點手震。他十分專注，無論是現在，抑或是平時工作的時候；同樣也十分認真，無論是面對遊戲抑或愛情。

望著他的側臉，我感到了放鬆和安然....

以前的我並不懂這是安全感。

他單起眼，聚精會神地看著準心，然後扣下板機，棉彈準確無誤地命中最底下的一個銀色膠罐，其餘的膠罐繼而全部掉了下來，一擊即中。

工作人員敲起巨鐘，全場的目光均投到了我們身上，而我更頓時成為了全場的焦點，因為工作人員將一只超大型的小熊維尼玩偶交到了我手上。

「你好無用啊，你睇吓人地男朋友幾犀利，一吓就中到頭獎喇！」我聽到附近某位女生跟她身邊的伴侶說。

此刻的我竟感到有點不知所措，兩邊臉更開始發熱。

假如我還是十年前的我，定不會知道這是正在蘊釀愛戀的反應。

.....

嘉年華之遊結束了，由於二人均意猶未盡，於是便買票坐上了新建的摩天輪。

幸好掛隊的人不多，我們只須與另外兩名男人擠身於同一卡摩天輪裡。

「今日真係大豐收！」我捧著手上體積大小不一的玩偶說。

「其實係啲遊戲本身難度唔高者。」澤森疲態盡現。

這時，我發現坐於自己前方的那名西裝男竟然睡著了，心想坐上了摩天輪，不是為了欣賞一下香港的迷人夜景嗎...

望真一點，他有點眼熟，卻一時想不起到底是在那兒會面過。

摩天輪差不多要停下的時候，那個男人終於醒來了，他抬起頭，其神情就像如夢初醒一樣。

望見了他的正面，我終於記起他是誰了，原來他是我的中學時代的一位同學，我對他的印象頗為深刻，因為全班裡就只有他一人姓司徒。

「你知唔知，今晚係你呢一年黎，笑得最開心既一晚。」坐在旁邊的澤森說。

「係咩...」從玻璃的倒影上，我望見自己的臉上現出了一抹紅暈。

澤森又問：「仲記唔記得你之前問過我，點解分左手之後，咁耐都唔搵翻個女朋友？」

「記得。」

「係因為我一直都等緊一個好似你咁既女仔出現。」

戀愛的氣氛漸濃，我也認同當下是示愛的最佳時機。

可是，我卻不知道該如何作出回應。

內心非常矛盾，澤森無疑是一個各方面和條件都很好，很懂我，很容易相處，跟自己情投意合的男人，但我卻拿不下主意，一直猶豫於應否再踏出多一步。因為情投意合並不代表一切，它只能促進戀愛的初期發展，令進度變得快一點而已，卻不能保證二人最終能否磨合得來。

面對著澤森，我卻步了，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是因為被傷害過，所以沒有相愛另一次的勇氣？

還是心裡仍未能騰出讓別人闖進來的空間？

我不是喜歡澤森嗎？為何每當閉上眼的時候，腦海中卻會閃現出潮達的樣子？

說到尾，我始終無法把放下潮達，雖然他是以一根刺的形式存活於自己心裡，但是，那是我最捨不得拔掉的一根刺。

摩天輪停定了，我沒有講話，而澤森也沒有再作任何表示，彼此像是有著各自的顧慮。

大家同是成年人，所以他一定知道，假如太急進的話，最後只會將事情弄巧反拙，而我亦清楚，假如不把感覺弄清楚的話，他只會淪為協助我治療情傷的救生圈。

6.2

冬天。

莉娜從澳洲那邊回來了，皮膚一向白裡透紅的她變得一身黝黑，朝氣蓬勃，整個人就像脫胎換骨一樣，相信澳洲的生活為她帶來了不少改變。

無論生活有多忙碌，朋友總是要見的。

碰巧這陣子是中學母校的開放日，君詠於是提議一起回去這見證著我們成長的地方走一趟，順道探望一下已經好久不見的老師。

走進校園，看到多條猶如彩虹般的旗幟高掛於半空中。校舍的容貌變得不一樣了，以前的既舊又黃的牆身已全部被翻新，籃球場地板上的裂痕亦已被修補，小食部的工友已換上了新的面孔...

而昔日還是處於豆蔻年華的我們，經過十年歲月的磋跎後，來到今天，均已長大成人，更已經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除了探望了一下以前曾教導過我們的老師，我們還走遍了校園裡的每一個角落，這下才發現，原來很多人和事已經變成了永不復返的回憶...

包括我曾經深愛過的他。

「要學懂怎樣放下，人們才能以輕盈的身軀踏上新的旅途，人生如是，愛情如是。」澤森曾經這樣講過。

可是，我應該如何放下呢？

走著走著，我來到了位於最底層的音樂室。

站在門外，環境幽暗的室內彷彿瀰漫著一種壓迫感，令我感到了恐懼，將我鎖在原地...

於我而言，眼前這地方蘊含著十分重大的意義，因為它代表著我的愛情...

我跟潮達的那段情，就是從這裡開始。

我深呼吸了一下後，然後把門推開...

緩緩地走到鋼琴前，坐了下來...

然後嘗試將《我的野蠻女友》的主題曲『I Believe』彈一遍...

由於已很久沒有彈過鋼琴的關係，技巧變得生疏了不少，每彈幾下，便出現一個走音。

一幕幕往事，此刻猶如走馬燈般在腦裡重新播起...

憶起某些傷痛的時候，澤森的臉偶爾會在腦海中閃過，這下才發現，一直以來當我感到無助，遇到危難和需要別人幫忙的時候，他總會現身於自己的眼前...

也許是時候放下了，應該給個機會澤森，同時也是給個機會自己，讓自己從迷夢中解放。

為了將上一段愛戀所殘留下來的情絲都一一斬斷，我從手提袋中裡掏出了一束鑰匙，並解下了那個陪伴了自己多年的鑰匙扣，那個印有「達」字的迷你結他鑰匙扣...

然後，我於草紙上，將心裡的感覺寫了下來...

『只剩下鋼琴陪我站在這裡，夢想中屬於我們的婚禮，卻成了單人結婚進行曲。

在這場愛情角力的拔河裡，愛我還是愛你，你選擇了自己。

撒嬌的，可愛的，黏人的，愛哭的，照片裡，曾經的都是你喜歡的，如今我還在原地，你卻走回你的記憶。

你說我愛你太多，就快要把你淹沒，你害怕幸福短暫一秒就崩落。

分開是一種解脫，讓你好好的想過，我想要的那片天空，你是不是能夠給我。

你說我給你太多，卻不能給我甚麼，分不清激情，承諾，永恆或迷惑。

愛情是一道傷口，我們各自苦痛。

沉默是最後溫柔，是因為我太愛你。

堅』

寫好後，我從雜物房中尋來了一卷膠紙，然後把這封信，連同結他鑰匙扣，一併貼了到鋼琴椅的底部...

一段刻骨銘心的初戀，從此被埋葬於這個載滿了無限青春的校園裡...

閒話到此，遺憾到此，結論是回憶總要到此，雖則你難忘記，這戀愛遺物終需棄置。

最終章

三年後。

生活仍然忙碌，友情亦依舊穩固。

每個星期天，我，君詠和莉娜三人都會來到我家附近的咖啡室聚會一下。

「唉...生左仔先發覺原來做阿媽係咁難...」剛誕下了嬰兒，成為了別人媽媽的莉娜說：「湊仔真係一門學問！而家先咁細個，都唔知幾時先湊得佢大...」

她雖看似是在埋怨，卻仍然一副慈母的模樣，呵護著懷中的寶寶。

「唔緊要啦，你老公對你咁好，辛苦啲都抵啦！」一邊咬著珍寶珠，一邊吃著蛋糕的君詠說。

「咪係囉！咁有福氣，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你！」我說。

這時，寶寶突然哇啦哇啦地大哭。

「BB知道你講佢所以唔鍾意你喇，黎黎黎，過黎俾姐姐抱，姐姐請你食珍寶珠！」母性大發的君詠從莉娜手上接過了寶寶。

「傻架咩，咁細個點識食珍寶珠啊！？同埋係食都唔食你個枝啦，上面有你的啲口水咁污糟！」我說。

莉娜：「咪係...你諗住幾時同你個捉鬼天師拉埋天窗啊？」

沒錯，君詠跟之前那個拯救過我們的道士在一起了。

「吓...順其自然啦...」君詠尷尬得兩邊臉都漲紅了。每當我們提起她的男人，她都會變成一隻依人小鳥。

莉娜：「講開又講，呢位道士先生又幾犀利架喎，竟然可以令到你收心養性，仲將你調教得貼貼服服。」

「因為佢實在太特別喇...佢既魅力，唔係一般人可以有架。」君詠一臉含羞答答。

「但係同個有陰陽眼既人起埋一齊，唔擔心自己都會撞到嗰啲野咩？」我問。

「唔驚啊！咁佢會保護我架嘛，除左佢，呢個世界唔會再有第二個人可以好似佢咁樣保護我架喇！」君詠現在的模樣，就像個童話故事裡的天真小公主。

莉娜故作不屑：「真係誇張...頂你唔順！」

每星期的這一天，我們都會在這裡分享一下自己的近況，有時會話說當年，有時會談女人經，總之有數之不盡的話題。

傍晚時分，大家都有其他事要忙，道別過後，大家又再分道揚鑣，而我則仍然留在咖啡室裡，等待著澤森駕車前來接自己，然後一起去試婚紗...

沒錯，我跟澤森訂婚了，在一起的時間也已經來到第三年了。

「鈴...鈴...鈴」後方傳來玻璃門與風鈴撞擊時所發出的聲響。

我以為是澤森到來了，於是回頭一看，竟看見了一張令我臉上笑容退去的面孔...

是一個女人，身旁還站著了一個挺可愛的小女孩...

她是安瑩，而那位小女孩應該就是她的女兒吧。

安瑩望見我後，先是怔住了，然後竟朝著我所在的方向走來...

二人四目交投，我有禮貌地跟她點頭。

「你好。」她走到了我身邊說：「可唔可以坐低傾兩句？」

我們之間有話可以聊嗎？

我沒有講任何話，只是再次點了點頭。

她坐下來了，而小女孩則坐到了她身旁。

「想飲啲咩？」我揚了揚手，向侍應生示意為我們下單。

「朱古力咖啡...唔該。」

「小朋友呢？佢鍾意飲啲咩？」

「佢要杯橙汁得喇...」

侍應似乎正在忙，於是我親自走了到櫃檯，為她們點了一杯朱古力咖啡和一杯橙汁，順道為自己製造一點緩衝情緒的時間。

回到座位後，我說：「過得好嗎？」

安瑩的表情怪怪的，她沒有講話，只是抿著唇，然後點了點頭。

「阿達呢？佢最近好嗎？」

然後，安瑩竟然掩面哭了起來。

到底是什麼事？我感到非常迷茫。

「無野呀嘛，你地之間唔係有啲咩事啊？」我遞給了她紙巾。

安瑩哭著說：「其實有樣野我一直都好想同你講...」

想跟我說對不起嗎？

不用了，這不是個別人士的錯，而且感情的事，難分誰對誰錯。

安瑩一直在哭，眼淚像止不住的一直在流，話說得斷斷續續：「其實...個細路...係我同我前度男友生...件事完全唔關潮達事...」

晴天霹靂的感覺，猶如同一時間將一百杯份量的咖啡因灌進體內般震撼。

「唔明！？你前男友？」我感到很困惑。

「係...即係當年喺觀塘Band房樓下你見到個男人...」

「但係...阿達佢並唔係咁講嘞！？」對於事實的真相，我越來越急切想要知道。

「其實佢...一直都係講緊大話呢你...佢只係...」

「講大話？點解佢要講大話？」

安瑩沒有答話，反而是拿出了手機，然後將其遞了給我：「呢度有條短片，你睇完之後就會明架喇...」

我心存懷疑地接過了手機，螢幕上是一段大約五分鐘的短片。

到底出了什麼狀況，要把事情弄得如此神秘？如果安瑩的話是真的，那麼，潮達當年為何要說謊來欺騙我？

我戴上了耳筒，然後按下了播放鍵...

.....

片段中的背景是一間雪白的房間，頭頂著鴨舌帽的潮達坐了在一張白色大床上，腿上放著了那枝他專用的木結他。

他的身體消瘦了不少，樣子也變得憔悴了，相信他應該承受了不少的壓力。

片段出現了一把女聲，我認出那是安瑩的聲音：「可以開始喇。」

接著，瘦骨嶙峋的潮達舉起了手上的紙牌，上面寫著：

「我突然很想彈唱一首歌，這首歌於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他再舉起另一張紙牌：

「一直未有機會於公開場合唱出這首歌，今次唯有透過拍片來滿足一下自己，順道為我和這首歌留下一個記錄。」

第三張紙牌：

「由於我喉嚨有點不適，唱起來聲音會有點怪，如果演繹得不好，請見諒。」

片中的潮達放下所有紙牌，然後緩緩地彈起結他來...

是《我的野蠻女友》的主題曲，單是聽著前奏的第一下，我便能知道。

他終於開聲了，但是聲音卻十分嘶啞，口齒更像是有點不清...

I Believe 當我在妳家門口 下雨了 你看了也會難過

I Believe 妳不說話的時候 也是一種 其實妳在回應我」

他一邊唱，一邊在咳嗽，狀甚痛苦。

「雖然不曾說 相信妳正在懂 就算牽的不是我的手 我不真的難過」

咳....咳....

「那延續太久的一時衝動 在妳身後的獨角戲 聚光燈沒亮過

懷疑 是自己編造的內容 妳從不真的認得我

不知道在高興什麼 妳的笑容有時候也寧可 當作妳在為我加油

不知道在妄想什麼 只告訴自己 *I Believe* 一定會有結果

在很久以後 留在妳身邊的是我...」

唱到這裡的時候，潮達口裡突然吐出血來...

鏡頭後的安瑩「啊」的大叫了一聲...

不斷在搖晃的鏡頭向潮達身所在的方向急速移近，

最後停留於一個白色的櫃子上，我清楚的看見，櫃面上放著了一個結他鑰匙扣...

上面印著的，是一個「達」字。

最後畫面變黑了，片段亦結束了。

.....

把短片看完了，我仍然無法搞清楚目前的狀況，但雙眼卻流下了幾滴莫名的眼淚。

望見他如此不堪的模樣，我感到了心痛。

「點解佢好似講唔到野咁既？最後仲咳出血？」我問。

「其實...佢同你分手既時候，證實患上左鼻咽癌...拍呢段片既時候，癌症已經惡化到去第四期...」安瑩仍然是哭著。

什麼鼻咽癌？她在說什麼？

「我唔明啊！？即係點！？」我說。

「佢個排之所以成日戴住帽，係因為化療開始令佢不斷甩頭髮...」

「點解我完全唔知？」我的思緒越來越凌亂。

「係佢叫我地千奇唔好話俾你知...」

為什麼要對我刻意隱瞞！？

「你地！？呢件事仲有邊個知？佢屋企人都知？」

「本身唔知，佢地都係去到後尾先知...」

「但係...佢屋企人無理由唔話俾我知架！？」

「一切都係阿達既吩咐...係佢叫所有人瞞住你...」

不可置信...到底事情的來龍去脈是怎麼樣？

我一定要問清楚...

至少，我要當面問他，問他為什麼要編造這一個謊言...

「佢而家喺邊？喺醫院？」

安瑩哭不成聲，只是一直在搖頭。

為何答不出...？

不回答我，代表什麼...？

難道他已經...

安瑩說：「佢臨走之前...話好多謝你一直以黎都咁愛佢...」

他...真的離開了嗎？

記得剛才於短片的尾段，那個結他鑰匙扣上面刻著的是個「達」字...

難道...潮達曾經到過學校的音樂室，並發現了我收藏於鋼琴下的那封信？

重新組織整件事情的發生經過，我開始明白到底是一件怎麼樣的一回事了...

情緒從未試過如此激動過，淚流的程度也從未如此奔騰。

頭開始有暈眩的感覺，就跟我們分手的時候一樣。

雙手用力地握緊椅柄，我才得以穩坐。

「佢仲有無講過啲咩野？」我問。

「佢話...佢對你唔住，好希望得到你既原諒...佢曾經寫過一封信俾你，但最後都係無寄出到...」

「咁封信呢？封信而家喺邊？」此刻的我，活像個瘋婦。

「我都唔知...我一直都想搵翻出黎，等適當既時候可以拎俾你睇，但係搵唔到...」

靈機一動之下，我猜到潮達將寫給自己的那封信放了在那裡。

眼淚滴落了咖啡中的奶暈上，形成了幾下悲傷的漣漪。

我奔出了咖啡室，然後上了一輛計程車...

目的地，是舊時的中學，我們的母校...

「Hah...會陪著妳的人是我」

#####

到達了學校後，我立即跑到了位於地下的那個音樂室，黑漆漆的室內空無一人，只有一份被埋下了的

回憶。

我推開門，來到了鋼琴旁邊，然後伸手摸到鋼琴的底部，那裡貼著一個結他鑰匙扣和一封...

那個結他上面印著的，是一個「堅」字。

我連忙拆開了信，由於室內的光線不足，故無法看清紙上的文字。

已經急不及待了，我沒有再花時間前去把燈打開，只是立即拿出手機，以螢幕上的光來照明...

信紙上，是他留給自己的，最後的話：

『累了，照慣例努力清醒著，也照慣例想你了。

好怕一放心睡了，心跳在夢中，不聽話的，就停止了。

聽著呼吸像浪潮拍動著，越美麗越讓我忐忑。

我還能珍惜什麼？如果我連自己的脈搏，都難掌握。

快樂，什麼時候會結束呢...哪一刻是最後一刻。

想把你緊緊抱著，可知你是我生命中的，最捨不得...

如果我變成回憶，退出了這場生命，留下你錯愕哭泣，我冰冷身體，擁抱不了你。

想到我讓深愛的你人海孤獨旅行，我會恨自己，如此狠心。

如果我變成回憶，終於沒那麼幸運，沒機會白著頭髮，蹣跚牽著你，看晚霞落盡。

漫長時光總有一天你會傷心痊癒，若有人可以，讓他陪你，我不怪你。

如果我變成回憶，最怕我太不爭氣，頑固的賴在空氣，霸佔你心裡每一寸縫隙。

連累依然愛我的你痛苦承受失去...

這樣不公平，請你盡力，把我忘記。

達』

原來，細水一直都在長流，只是換了別個方式而已。

如果他註定變成回憶，她慶幸不曾將這段回憶錯過。

十年青春，換取的，是最美麗的時光，和一份最真摯的愛。

音樂室內，兩點殘光正在閃動著...

最後，化為了兩行細水，泫然落下。

《完》

續章 - 我願意

十多年後。

「老婆，你行得未啊？」身子發福了不少的澤森說。

「就得就得！等多陣！」狀甚狼狽的美堅再三檢查了一下家中的門窗是否已被關好。

這天，是他們的寶貝兒子正式升上中學的第一天，為見證兒子走上人生另一個新的轉捩點，兩位廿四孝家長特地請了半天假，想要一起陪同兒子踏上新的旅途。

「潮勇啊，記得要聽老師話呀吓，上堂要專心啲，同埋唔好蝦其他同學仔啊...」
路途上，美堅一宜在嘮叨著。

「都唔可以俾其他同學仔蝦架，知唔知？」澤森。

活潑天真的潮勇十分用力地點了點頭：「知！」

澤森：「爸爸講過，無論遇到咩問題，你都一定要點架？」

潮勇：「要勇敢！」

就如他的名字一樣。

.....

美堅和澤森目送潮勇走進班房之後，便準備一起離開校園。

「呢度係你母校黎啫，要唔要入去逛兩逛懷念吓？」澤森問。

美堅若有所思：「唔...都好啫。」

澤森：「咁你慢慢喇，我去個洗手間先！」

美堅：「好...一陣喺樓下等啦。」

然後，美堅走到了位於地下的那間音樂室，那個見證著某段初戀開始的地方...

裡面的燈是關著的，相信暫時仍未有學生來這裡上音樂課。

站在音樂室門前的美堅，忽然憶起了很多住事。

過了一會，她緩緩的走了上前，深呼吸了一下之後，然後將門推開...

「咔嚓...」那道時光之門，經過多年之後，終於，再一次被打開...

室內，一道白光映了在正中央的位置。

燈光下，站著了一位穿著白色西裝，腳邊放著一枝木結他的小男孩。

他回頭，一臉深情地望著美堅：「你終於黎喇...」

男孩那青澀的臉帶點帥氣，那個只有一邊嘴角向上微揚的笑容，還是依舊的，震撼著女孩的內心。

「過黎啊。」他緩緩地伸出了手，示意她走近。

這時，一道七彩的光芒從男孩的掌心四射...

鏡頭一轉，只見點點星光由美堅的頭頂落下，然後圍繞著她的全身，神奇的魔法使她臉上的皺紋逐漸退去...

她，彷彿回到了過去，回到了中學時代，掛著了一副黑框眼鏡，一頭及肩的爽朗短髮...

望見了自己心目中的白馬王子，美堅臉上頓時浮現出兩抹心動的紅暈，更不敢與男孩的目光接上。

男孩舉起了右手，彈了彈手指，發出了清脆的「躡！」一聲。

身後一班樂隊隨即奏起音樂來。

他上前牽起了美堅的手，把她領到了白光底下。

他體貼地為她掃了掃那撮遮蓋著眼睛的頭髮，然後在數十人的熱烈注目下，引導她跳起舞來。

「我唔識跳舞架...」美堅低聲道，心裡既害怕又興奮。

「唔使驚，我會教你...」他單了單眼，向她示意不要害怕。

他向左踏，美堅跟著...

然後跟著向後踏，向右踏，再向左踏...

他輕摟著了美堅的腰，鼻子互相貼著對方的鼻子，一片濃情蜜意。

「你知道嗎？失去了你，我如同失去了整個世界。」

「我當然知道。」

無聲的對話，往往是最真誠，最能由心而發。

音樂完了，男孩突然單膝跪下，然後從衣袋裡掏出了一只閃閃發光的戒指...

「你願意嫁俾我...讓我照顧你一生一世嗎？」他那雙螢光波動著的雙眼，彷彿正在蘊釀淚水。

然而，美堅的眼淚早已落下：「我願意...」

哭笑不得的他緩緩地站了起來，先為美堅拭去臉上的淚水，再將戒指套了在她的無名指上...

他用兩指輕輕托著了她的下巴，頭慢慢地傾前...

她雙眼緊緊閉起...

下一刻，幸福便要來臨，既緊張，又期待...

兩片軟軟的唇，互相點上...

青春的氣色，像是大家都剛為對方獻出了寶貴的初吻；複雜的眼淚，卻彷彿因為彼此間曾一起經歷過很多很多...

現場掌聲雷動，祝福著，眼前的這一對新人。

.....

「思念是一種很玄的東西 如影隨行

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懷裡 失去世界也不可惜

我願意為你 我願意為你 我願意為你 被放逐天際

只要你真心 拿愛與我回應 什麼都願意 什麼都願意 為你」

兩顆相依的心，在另一個永恆不滅的平行時空裡，終於再一次重遇。

縱然一切已成了回憶...

但，她堅信，曾經深愛過，已經是一生一世。

至少，他的一世，成就了她餘下的一生。

《完》